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 近世中國秘史

捫蝨談虎客編

第一編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八月出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五輯

精裝：十冊  
定價：新台幣五千元正

主編者：沈雲龍

發行人：李振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縣永和市中央街一三三巷八號

郵政劃撥戶第〇〇〇二七八四一三號  
電話：九二一二六五九號

印刷者：聯和印製廠有限公司

台北市寶興街二十一號

經銷者：臺灣全省各大書局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四四九號

# 序

捫蝨談虎客。好讀雜史。如嗜痂然。居常語余。爲國民者安可以不知國史。願讀吾國史。勞多而結果少。如披沙揀金沙。億萬不得金一。厭沙而金亦埋沒。一一揀之。則窮數十寒暑。爲前人浪筆閑墨之奴隸也。吾欲以吾所揀得者。都錄而貢諸學界。爲學者省節其有用之日力。如何。余亟贊之。歲甲辰六月。客以所集晚明迄今日遺事八篇見示。余讀之曰。斯八者。雖東雲一鱗。西雲一爪。然固二百年來荦荦大事。讀之則民族興替之大原。躍躍言外也。宜布之便。客丐余命名。余略思索。以今名進。客曰。凡我所採集。皆前人文集筆記。或乃採官書文牘。秘史之號。毋乃不稱。余曰。記事者豈能自有所杜撰。又豈能以數百年之遺聞。一一皆得諸口碑。勢不能不以官私記載爲取材明也。茲編所采。往往及禁書。即不爾。亦散在群籍。爲尋常學子所罕見者也。字以秘史。誰曰不宜。客請序。遂書此歸之。近世中國秘史印成後一日。飲冰室主人記。

# 自序

長夏六月。赤日。燿怒。炎炎。俯空。自辰。達酉。無寸時。假借。旱雲。層疊。沆不成。雨鬱。蒸。瘴。增。東南。作風。暈。披襟。權迎。謂少蘇息。乃挾炎沙。針膚。熬骨。攝氏。氣候。表隨。風。陡。騰。九十七。八度。汗自頂放。踵流。續如溜。空氣。壓人。前後。喘幾不屬。蠶。蟲。蠅。蚋。蝨。蚤。蚤。蛾。蛾。作。聯。隊。形。包。圍。上。下。前。後。左。右。公。然。對。面。恣。搏。噬。欲。避。不。得。避。逝。將。去。汝。適。太。平。洋。海。岸。清。曠。所。赤。足。散。髮。被。倭。服。作。海。水。浴。心。目。一。期。二。三。素。心。人。剝。毛。豆。下。麥。酒。調。冰。凌。凌。然。歌。詩。聲。出。金。石。和。之。相。與。呼。曰。此。間。樂。此。間。樂。及。誦。王。仲。宣。雖。信。美。而。非。吾。土。之。句。又。未。嘗。不。歎。歎。而。反。也。反。所。寓。丈。室。嗜。昔。種。種。現。象。忽。復。團。繞。相。與。爲。緣。吁。吾。又。安。適。耶。吾。又。安。適。耶。發。篋。陳。海。外。史。乘。孤。燈。徹。夜。讀。忽。歎。忽。泣。繼。以。起。舞。倚。枕。臥。則。夢。栩栩。然。與。彼。中。偉。太。人。物。游。遊。然。覺。喏。然。曰。是。又。昨。日。太。平。洋。岸。海。水。浴。之。類。也。寓。鄰。邦。人。所。設。學。校。校。有。圖。書。室。室。有。國。文。書。籍。雜。史。別。史。類。百。種。餘。且。昔。依。架。下。瀏覽。者。今。月。而。

強。心。目。所。接。者。與。其。時。節。及。其。境。界。吁。一。致。已。嗚。呼。茹。荼。殄。藥。誰。則。云。樂。憎。藥。  
諱。病。飲。戚。滋。多。僕。本。恨。人。願。抹。幾。行。眼。淚。語。儂。家。傷。心。事。與。父。兄。子。弟。共。其。苦。  
辛。不。願。掉。銅。毘。綽。鐵。板。過。屠。門。而。嚼。也。乃。最。錄。入。篇。無。以。名。之。名。之。曰。近。世。中。  
國。秘。史。布。之。云。爾。甲。辰。六。月。晦。捫。蟲。談。虎。客。自。序。於。日。本。橫。濱。之。捫。蟲。談。虎。處。

## 例言

- 一本書所據，皆官書及私家著述。無一字無來歷。特於每篇目之下注出。
- 一加圈點及眉批。以醒讀者之目。編者言外之意。亦往往寓焉。
- 一篇末略加短評。但取談言微中。茲編乃記載。非論著也。案而不斷。讀者當自得之。並茲短評。已駢枝耳。
- 一本書既全采原文。不加改竄。則其稱謂及評論。間緣夫原著之感情。各各異狀。其抑揚褒貶。亦不一致。明眼人讀之。自不以辭害意也。
- 一本書所載。雖寥寥八篇。然於二百年來民族及政府興替得失之林。亦略具焉。去取之間。微有權衡耳。
- 一近日學校教科書。於國史無一善本。近世史尤感缺乏。此篇可以爲中學校教師參考之用。頗增興味也。
- 一尙有他篇。當續輯布。故是編以第一編名之。

#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六輯

## 目錄

- 近世中國秘史 第一編……………捫蝨談虎客編
- 近世中國秘史 第二編……………捫蝨談虎客編
- 清季中外使領年表……………佚名輯
- 最近三十年中國外交史：民十九年版……………劉彥著
- 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民十二年版……………遠東外交研究會編
- 戰後太平洋問題 附美國人所見太平洋問題……………姚伯麟著
- 亡國鑑 附國恥錄……………殷汝驥編
- 山東問題彙刊 上……………張一志編
- 山東問題彙刊 下……………張一志編
- 五卅痛史……………民十四年版……………晨報編輯處編  
清華學生會編



# 近世中國秘史目錄

## 思陵殉國記

## 錢忠介公遺事

## 康雍乾間文字之獄

一 莊廷鑑之獄

二 戴名世之獄

三 查嗣庭之獄

四 陸生椿之獄

五 曾靜呂留良之獄

六 謝濟世之獄

七 胡中藻之獄

目錄

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  
書太監安得海伏法事  
李秀成供狀  
咸同間用兵軼聞

一 文文端公相業

二 記宰相有學無識

三 記陳玉成苗沛霖之伏誅

四 記石達開之就禽

五 記胡官交驩事

六 叙益陽胡文忠公御將

記第一次中俄密約

- 
- 一 中俄密約之由來
  - 二 中俄密約原文
  - 三 李文忠與總署來往密電

目錄

# 近世中國秘史

(第一編)

捫蝨談虎客編

## 思陵殉國記

(采勝朝遺事本)

崇禎皇帝。御諱由檢。光宗第五子。熹宗弟。初封信王。熹宗七年。丁卯秋七月崩。遺命以上繼大統。遂即位。按熹廟大漸時逆璫將擁立以魏良卿爲輔母后臨朝稱制張后心事急矣宜遂謝恩上因拜命即匿上別宮熹廟遂崩魏忠賢及輔臣施鳳來等侯詔于外頃之英國公張維賢入即挺腰搜宮上遂得立明年戊辰改元崇禎上英斷天挺。承神廟。熹廟之後。反前弊。黜邪黨。勵精謀治。勤勤然有中興之思。然疆事日警。中原內虛。加以饑饉。荐至。寇攘橫出。拮据天下。十有七年。而神器遽沒。遂死社稷。嗚呼。神謨睿慮。曾不一舒其懷。其留憾何有極耶。余癸未仲秋入都。迄甲申之變。所見聞者。具述其略。其他政紀。職在太史。非余野陋之所能及。近叙危亡之故。故曰睿謨留憾。以俟作史者取裁焉。崇禎十六年癸未七月。上將行秋郊禮。以

北兵爲明亡  
主因

貢士大典。禮臣俱董閩事。初十日。命成國公朱純臣代之。先是北兵以千午秋入南。至河陽徵兵。四方明年春始集。而北兵且出。上命督臣范志完遏其歸路。以隻輪不返爲功。輔臣周延儒請視師。誓不負詔。上從之。二臣以大捷告。而北兵盡出。初聞捷時。上大喜。賜太平宴。及二臣奸覺。上怒甚。罷延儒放歸。收志完及趙光汴下獄。以北兵入故。公車道梗。貢士更以八月二十七日放榜。會元陳名夏一榜凡四百人。九月十四日殿試。楊廷鑑宋之繩。陳名夏進士。及第。當是時。闖獻二寇。交馳于楚豫荆襄之間。裂熾甚嚴。國家力屈兵殫。朝廷罔措。上懸奇謀異勇富國強兵四方召募。而應者卒鮮。于是進士陳丹衷疏荐副總兵成大用。以招練廣西土司。力掃羣寇。疏上。上大悅。冬十月。授陳丹衷河南道監察御史。奉勅徵廣西賦稅爲兵餉。使協成大用練兵廣西。而闖寇已陷秦關矣。語詳疆場裏草中。十一月。以潼關陷告。命余應桂爲秦督。李化熙總制三邊。余應桂憂懼而泣。及陛辭。請曰。不益兵餉。臣雖去無益。上爲之嘿然。中樞速之行。至

流寇之熾

西安府

將相之誤國

大吏相繼降賊

財政之末路一至此

晉一無所為。逡巡河上。而西安已全陷矣。賊既入西安。遂定僭位。渡河而東。余應桂方閱兵河上。聞賊將至。遽走太原。是月殺舊督臣范志完。趙光汴。吏部文選司吳昌時。鎮臣薛敏中。光汴九江人。乙丑進士。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北兵破蕪州。十家資二十七萬。七子各與三萬。以三萬奉老母。自携三萬入京。周延儒遣長隨楊姓索銀五千。光汴勉與三千。補補遊。總督未幾受事。竭資犒士。延儒志完。盡放北兵以出。而光汴與戮傷已。十二月。以邱瑜。李建泰。范璟。文方岳。貢為相。是月舊輔周延儒復徵入京。賜死。十五日。成五城。清道。馳西域。所獻千里馬。城上試之。尋罷。二十日。賊從沙渦渡河。攻平陽。知府張嶙然以城先降。而三晉聞之。風靡矣。崇禎十七年甲申春正月朔旦。朝罷。上揖閣臣。賜茶。閣臣並云。庫藏久虛。外餉不至。一切邊費。刻不可緩。所恃者皇上內帑耳。上嘿然。良久曰。今日內帑難以告諸先生。語畢。潛然淚下。初十日。賊牒文兵部。署以大順永昌年號。約戰。言三月十日至。兵部執訊之。乃京師人從涿州還。道遇逆旅人。暴病。云山西巡撫移文。期是日到。誤期當斬。病劇。與銀千兩。使遞兵部。以為詐。斬之。上以賊急。召對輔臣。曰。諸臣獨無能為。脫分

憂乎。李建泰奏言。臣本西人。頗知賊中事。願於本地募餉百萬。治兵勦賊。否則退守西河。毋使東渡等語。又新進士石崧。奏願單騎走陝。北連甘寧。外接羌部。召募忠勇。勸輸義餉。勦賊立功。否亦內守西河。扼吭延安。使賊不得東渡。上欲用之。建泰復言。俟臣到西。酌其可用用之。十六日。命李建泰督師勦賊。告廟賜劍。御正陽門樓。餞之曰。先生此去。如朕親行。上日送之二里許。方還宮。以兵部主事凌嗣監軍。是日風沙大作。占者以爲不利于行軍。而建泰所乘之輜扛折斷。時京營總兵王家美率兵五千從行。十七日。從兵逃回者三千。建泰氣沮。遲遲而行。日行不過三十里。時進士程源送建泰至真定。曰。相公此行。當兼程抵太原。收拾三晉。以蔽神京。若三晉失守。無可爲矣。十九日。吏部奏秦寇窺渡。三晉披靡。賊馬未到。而城池已空。僞檄方傳。而人心胥亂。議復保督。重察警。厚邊防。緝煽惑。急練戰。謹聯絡。六事。而緝煽惑之秦人爲科道官者密廉之。恐爲伏奸以應寇也。二十八日。平陽陷告。沿河州郡。悉置僞官。余應桂及諸將聞平陽

無兵

陷。望風爭避。太原無兵矣。

二月初八日。賊至太原。以數卒上城。開門而入。殺太原知府。撫臣蔡懋德布政趙建極死之。先是李建泰至昌平。兵頗不戢。百姓閉門不敢納。兵譁三日。乃入城。薊鎮總督王永吉請撤甯遠入保。太常卿吳麟徵具疏力贊其事。時真定知府邱茂華移家屬于城外。摠制徐標執茂華。其部卒以求中軍不得怨標。伺標登城守禦。刦縛殺之。劈獄出茂華。茂華遂牒所屬州縣約叛降賊。是月上以太監盧惟甯高起潛杜勳等十人。爲天津通州薊鎮宣府山海山東兩淮江浙兩粵各鎮監軍。二十六日。命戶部尙書倪元璐歸翰林詹事。專候聽講。以大理寺丞吳履中爲戶左官尙書事。二十八日。上命閣臣傳五府六部各官入。授以手劄。各修戰守事宜彙進。上御文華殿。各札即進。左諭德李明睿少詹項煜請上南還。都御史李邦華請太子監國南京。上反覆觀之。怒甚。少間。漸平。事竟留中不發。

南還議不行



思陵爲死社稷之義所誤

鎮將之跋扈

人心腐敗亡徵決

三月初一日。召對陳州生員張鏐中左門。進三策。首請皇太子監國南京。擇一二忠愛老臣輔之。左諭德李明睿亦請南遷。日日上奏。戶部尙書倪元璐都御史李邦華請太子監國南京。上曰。朕方責諸臣以大義而使太子出。是倡逃也。其謂社稷何。科臣光時亨具奏以爲不可。議遂寢。是日昌平兵變。官衙民舍焚劫。迨盡。撫臣何謙捕斬亂首。撫之。初二日。榆林陷告。廷議調甯遠撫兵吳三桂。山左撫兵劉澤清。薊督王永吉等爲內捍。三桂道遠未進。澤清不奉詔。道遮吏科給事中韓如愈殺之。以如愈嘗糾其跋扈故也。澤清嘗云。天下有變。山東不爲他人有耳。初三日。傳諭守城。盤詰出入。命輔臣魏藻德兼兵部尙書。駐天津調兵。方岳貢兼戶部尙書。駐濟甯督漕。有北人上言。各官不可使出。出即潛遁。無爲朝廷用者。後遂止遣。命輔臣陳演。蔣德璟致仕回籍。初四日。賊陷甯武。鎮臣周遇吉戰死之。命襄城伯李國楨。練京營兵守西直門。欽天監奏。帝星下移。詔百官修省。而大僚官職飲酒高會如平時。初五日。李建泰以病告。兵士逃亡。

略盡。上特發內帑數萬。調宣府太監杜勳山海摠兵唐通協守居庸關。初六日。會議措餉。凡在獄如曾櫻侯恂等皆援充餉贖罪。吏部尙書李遇知議以勳戚世臣加爵大小諸臣諭獎各捐助餉銀。上然之。江南大僚士民共舉舊司馬張國維爲浙直舊總制。練兵輸餉。報如議。加摠兵唐通吳三桂左良玉黃得功伯爵。劉澤清鄭芝龍世襲都指揮使。協勦羣寇。立功加侯。先是榆林舊摠兵姜讓降在賊中。至是讓先騎至大同。大同摠兵姜瓖迎賊。賊陷大同。巡撫衛景瑗死之。初七日。召對新翰林官於中左門。探花陳名夏先有招募山東義勇等事疏。上因言淮楊要害。宜練兵重鎮。廷對稱旨。即御前拜命爲戶兵兩科都給事中。許以不日重用。名夏又荐檢討方以智中書劉中藻。以智具疏請出淮上招募豪傑。中藻亦請出外募兵。俱未報。初八日。上招戶部侍郎吳履中入問庫內現銀幾何。荅曰存八萬。上曰以備城守。雖各邊月餉亦不可發。履中亟言若無九邊。京師安守。上不聽。是日賊至陽和。副摠兵姜瑄叛降。官民驅牛載酒預備天

庫  
八萬金之國

膳進食。至有掠民子女以獻者。京師各門。鎖鑰益嚴。初九日。賊陷宣府。巡撫朱之馮死之。大同陷報。以司禮監掌印太監王承恩爲京城內外提督。初十日。太康伯張國紀捐銀助餉。又遣東廠太監徐本正進國紀爲侯。並諷諭嘉定伯周奎助餉。奎止捐銀一萬。其餘勳戚。無及萬者。上又懸令助餉陞爵。捐餉及萬者。建坊。太監王承祚曹化淳捐至五萬。其餘至三萬二萬不等。王之心捐銀一萬。而本正獨加多于承祚化淳所捐。魏藻德首捐五百金。陳演旣放未行。復召至上前。演云。歷官已來。俱屬清苦。從未向吏兵二部討一缺爲詞。而百官相率共議出餉。或于衙門。或以直省。各彙集出之。如浙江六千。山東四千之類。郝晉等<sup>山東</sup>共輸銀三千一百。刑部尙書張忻捐九百金。然所派亦不甚均。多有擁厚資而不樂輸者。先後所捐僅至二十餘萬。而內臣有怨望者。或題宮闕壁云。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十一日。頒罪己之詔。捐加派之餉。募拾李自成者爵伯賜銀。及賊降者皆許帶罪立功。因諭各路官兵。凡忠勇之士。倡義之主。有志

專制國若有  
愛國者惟君  
主人耳

賊犯京師

數千之守兵

封拜者。水陸並進。鐫板印上用御璽。張示各處。十三日增各門兵餉。止給錢白文。是日賊至居庸。唐通杜勳叛降。盡獻帑餉。撫臣何謙帶罪協守居庸。逃去。賊遂入關。乘勢席捲。人心震懼。上自三月初三日。始召羣僚大臣議事。絕無要疾。上願舉朝無人。每回宮必痛哭而入。各門分設大將軍。立營守之。每日以部屬輪督九門。三大營兵屯於門外。統師衛宮而已。十四日居庸陷告。起用舊司禮太監曹化淳。督守彰義門。十五日京城九門俱閉。風沙大作。正陽門武安侯廟左旂竿。劈爲兩截。橫于道上。十六日賊由紅門川突攻昌平州。摠兵李守鐸及監軍太監並逃去。日晡犯十二陵。焚享殿。伐松柏。自西安連營達沙河。無隙地。直犯阜城門。終夜焚掠。火光接天。是日上召對各官。各官惘然無措。都城女牆。共計五萬四千有餘。京營向無實籍。多爲大璫隱佔。加以癸未疫死甚衆。其精銳者又爲新遣內臣。運去時登牌。止老弱數千人。太監萬餘人。凡三女牆。止一人瞭望。放炮射箭。不撤晝夜。且無造飯者。兵皆飢餒不堪。初時有太監送飯。盛

二人之愛國

以木桶。聽卒攢食之。至是不復送飯。城兵遂有死者。十七日。賊分兵東至高碑店。西薄西直門。炮聲震天。人情恇擾。鉛子飛入城中如雨。西直門塌其一角。登陣。太監褚憲章放砲炸死。上令各監局掌印以下大小太監俱充城哨。于是每女牆始得一人。而缺炊灶。兵卒以錢抵市。取食上城。兵餉倍艱。是日厚載門有小民捐銀三百兩。又有一老人年六十餘。久居彰義門外。時避入城中。一生所積止四百金。痛哭出輸戶部。爲之上聞。皆官以錦衣千戶。時上召九卿科道議事。命兵部速調兵。諸臣束手無策。上泣下。諸臣亦相視泣下。或言當今之急。乏員。無如考選科道。至是新授御史一十八人。添督九門。起用舊給事中章正宸。而戶部侍郎吳履中。復申捐資贖罪之議。遂出曾櫻等于獄。時賊攻甚急。城守勢艱。會議各省紳民協力登陣。分守各門。並出資養兵。魏藻德謂上曰。營兵屢經守城。然尙胆怯。百姓非素習。益畏懼。一人驚走。搖惑衆心。反致誤事。上以爲然。遂禁官不得登城。登城者惟大司馬及京營巡視各官數人而已。卿寺科道。

都不得上。而閉紫禁城東西長安各門甚嚴。輔臣入閣。詳驗得入。是日。賊遣叛監杜勳。縋城入講和。盛言李闡人馬強衆。議割西北一帶。分國而王。並頒犒賞軍銀百萬。退守河南。當局茫然無應。內臣告上。上密召見之。平嘉。輔臣魏藻德在焉。勳具以前事白上。且言闡既受封。願爲朝廷內遏羣寇。尤當以勁兵助制。遂藩。但不奉詔與觀耳。因勸上如請爲便。上語藻德曰。此議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決之。藻德嘿然不荅。鞠躬俯首而已。上憂惑不能坐于龍椅。後蘇立。再四詢藻德定計。終無一辭。上命勳且回。俟朕定計。即有旨約封。復縋勳還營。勳既出。上以藻德不言。甚怒。因推龍椅倒地而入。藻德遂出。薄暮坐西直門。太常卿吳麟徵登城。望賊勢甚難支。急馳入朝。欲面陳要事。遇藻德於朝門。語之故。藻德云。皇上已煩甚。方休息。不必入也。手挽之出。十八日辰刻。上命取箭簾數千掛紫禁城內。先時召對。每傳翰詹官四員侍上。自二月二十七日始。只詞臣楊士聰與焉。自辰至午。上久不出。詞臣因言左吳俱封伯。而劉鎮近在東省。獨不

內監之結局

與。恐有他變。請魏范諸老出閣議之。即具揭封東安伯。左都御史李邦華奏言。新御史周亮工朱朗錄劄令尹皆嘗著効城守。宜急用之。疏既入。因至前門。欲登城一望。兵士拒之而返。賊攻平則門。守將賀珍與戰死之。時浹旬陰慘。日色無光。大風驟雨。雷電交作。午刻雨止。賊攻彰義門。叛監杜勳嘗射城上。監軍太監曹化淳忽啓門。賊遂入。薄內城。及暮。內監有諷上遠狩者。上同內監登萬壽山頂。四望逾時。知事不可爲。遂回乾清宮。一鼓遣內監密勅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鞏永固各帶家丁護送出城南遷。劉鞏並至內殿。見上曰。法令素嚴。臣等何敢私蓄家丁。即率家人數百。何足以當賊鋒。上頷之。又召首輔魏藻德言事。語密不得聞。久之。上顧事急。將出宮。分遣太子二王出匿。進酒酌數杯。語周皇后曰。大事去矣。爾宜死。袁妃遽起走。上拔劍追之。曰。爾也。宜死。刃及肩。未仆。再刃之。仆焉。目尙未瞑。皇后急返坤甯宮。自縊。上復巡壽甯宮。長公主年十五。上目之。怒曰。胡爲生我家。欲刃之手。不能舉。良久。忽揮劍斷其公主右臂而仆。並刃

坤儀公主于昭仁殿。而遣宮人諷懿安皇太后及皇太妃李氏並宜自縊。上自仗劍至坤甯宮。見皇后已絕。呼曰。死的好。遂召提督王承恩至前。語良久。硃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總督內外諸軍務。以輔東宮。並放諸獄囚。事具成國公語中。因命酒與承恩對酌。漏下三鼓。上携承恩手。幸其第。脫黃巾。取承恩及韓登貴大帽衣靴着之。手持三眼鎗。隨太監數百走齊化崇文二門。欲出不得。至正陽門。將奪門出。守城軍疑爲奸細。弓矢下射。守門太監放砲向內急。蒼云。皇上也。而砲遂止。上遽還宮。易袍履。與承恩走萬壽山。入巾帽局。並綰。時上無他服。止着暗龍短祆一襲。跌一足而崩。諸內監宮人。各紛紛從東華門出。咸以爲紫禁走矣。時賊以五鼓攻正陽門。各門率用木枝梯城。先攻東直門。光時亨首降。御史王章不屈被執。而德勝齊化阜城宣武正陽五門。一時俱啓。十九日。平旦。城中鼎沸。守城者爭下裂棄戎衣。征靴而走。賊率入城。抱箭而投。大呼曰。投箭開門者不死。于是軍兵爭而投箭。城內民舍。各設永昌香案。是時自成騎兵



如是

破西直門。執襄城伯李國楨。至鞏華城。自成至門。僞軍師宋獻策曰。先安民乃可入。自成從之。拔箭去鏃。向後發三矢。約曰。軍兵入城。有敢傷一人者斬。以爲令。乍有黑氣湧門而出。獻策曰。此凶氣也。宜避之。因導自成於午刻由德勝門入。先是叛監杜勳亦從德勝門射書約降。故開門以待。司禮監王德化率內員三百人迎于門外。自成許以照舊掌印。而曹化淳導李自成從西長安門入。大內。自成又發三矢射承天門。乃入宮。見袁妃公主于地。嘆上太忍。令扶還本宮調理。後袁妃不知所之。公主強起。出就嘉定伯第。是日。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左都督劉文耀、駙馬鞏永固、皆閉門自盡。東閣大學士范景文、戶部尙書兼翰林學士倪元璐、左都御史李邦華、副都御史施邦耀、大理寺卿吳麟徵、刑部侍郎孟兆祥、兵部侍郎王家彥、翰林侍讀周鳳翔、右春坊馬世奇、諭德劉理順、簡討汪偉、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太僕寺寺丞申佳允、錦衣指揮王國興、李若璉、御史陳良謨、吏部員外許直、兵部郎中成德、主事金鉉、

大行驛乘

觀政進士孟章明皆死之。語其大行驂乘，自成不知聖駕所在，乃懸令募獻者，爵萬戶，侯賞金萬，首告者賞金千，并令搜太子二王。二十日，嘉定伯周奎獻二王入朝見闕，闕令都督劉宗敏收養之。午刻，賊卒李才得上崩駕信，縊于巾帽局。墨書遺詔于前襟云：自朕躬失守社稷，無顏冠服，終於正寢。又云：各官俱赴東宮行在，自成命以兩扉鼻上及承恩俱置東華門側，用錢二貫，市柳木棺以殮之。枕以土塊，覆以蓬廠。既而皇后周氏亦從東華門出，置龍文棹上，籍以錦褥，覆以錦被，而上猶暴露。遂徹錦被覆上馬。二十一日，遷帝於茶庵，自成用太監王德化言，易上以硃漆梓宮及皇后梓櫬，而上穿空靴，或問之，一內監曰：鳳不裹頭，龍不裹脚。時在旁痛哭者，兵部主事劉養貞也。內臣請祭葬，俱以帝禮。自成許葬以帝，祭以王。于是光祿寺稍備供品以獻。二十二日，具帝冠服后段服，數內侍爲帝梳髮，尙冠入殮。都民有叩頭痛哭者，官員有過拜者，有迂道從南遠行者。二十七日，黎明，僞旨令叛監畧具儀從，移先帝及后梓櫬于城外二

王俱着青巾喪服至梓宮前拜。愁慘不言。因過成國府用飯。成國夫人朝二王。舉五兵催送梓宮。二王至門而返。尙不果葬。四月初三日黎明。藎葬帝及后於田貴妃墓。臨者不過太監百姓而已。

捫蝨談虎客曰。二千年來亡國之痛慘。未有甚於前明者。二千年來亡國之君之名譽。亦未有過於思宗皇帝者。至今吾粵人每歲三月十九日。猶望空設祀。謂之拜月神。辰蓋哀慕垂三百年。未衰焉。嗚呼。此其故可思矣。雖然。當癸甲之際。乃至邊疆無一將。朝閣無一臣。陣戍無一卒。庫帑無一錢。而迎賊迎虜者。又其素所蒙養所倚異者也。痛哉。痛哉。何爲而至於此。西哲有言。專制國無愛國者。有之。其惟君主一人耳。觀於思宗皇帝之末路。不其諒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洛陽銅駝會見。汝再埋荆棘中矣。悲夫。

# 錢忠介公遺事

(采鮎埼亭集)

世祖章皇帝定鼎二年。五月。江南內附。六月。浙江內附。閏月。明故刑部員外郎錢公肅樂起兵於鄞。大兵之下。浙也。同知寧波府事朱之葵通判孔聞語迎降。貝勒即令之葵知府事。以聞語同知府事。公方居憂。在東吳丙舍中。嗜血。聞信慟哭。絕粒誓死。諸弟已爲之治身後事。鄞之貢生董公志寧首倡謀義。聚諸生於學宮。王公家勳張公夢錫華公夏陸公宇鄞毛公崇奎和之。遍謁諸鄉老而莫敢應。卽所云六狂生者也。初十日。之葵輸糧於貝勒。至姚江。姚之故九江道僉事孫公嘉績故吏科都給事中熊公汝霖已起兵。之葵以道斷回鄞。公於是夜與疾至城東觀變。是日。孫公以書來鄞。約其門下士故吏科都給事中林公時對爲之後繼。次日。林公謀之諸鄉老。終莫敢應。六狂生皇皇。計無所出。宇煥故與公同研席。相善。遂聞公已至。大喜。挽公入城。途遇志寧。遂定謀發使。以

六狂生

倡義始末

十二日集紳士於城隍廟。諸鄉老相繼集。之葵聞語亦馳至。時諸人皆未有定意。離席降階。迎此二人。而公遽碎其刺。拂衣而起。百姓聚觀者數千人。譁聲動地。有戴爾惠者。布衣也。大呼曰。何不竟奉錢公起事。觀者齊聲應之。舉手互相招。擁公入巡按署中。俄頃海防道二營兵暨城守兵。皆不戒而至。遂以墨纒視師。之葵乞哀於百姓。百姓爲之請。乃釋之。故總兵王之仁在定海。已納款。得貝勒令仍舊任。鄞之故太僕謝三賓。家富耦國。方西行。見貝勒歸。害公所爲。乃貽書之仁。謂滄滄警警。出自庸妄。六狂生。而一穉紳和之。將軍以所部來斬此七人。事即定矣。某當以千金爲壽。公時年未四十。故有穉紳之誚。會公亦遣客倪懋熹以書告之仁。勸其來歸。之仁兩答書。約以十五日至鄞。而密語懋熹。令具燕犒。三賓不知也。方以爲殺公在旦夕。屆期。之仁至城東。請諸鄉老大會於演武場。坐定。之仁出三賓書靴中。對衆朗誦。三賓遽起。欲奪其書。之仁變色。因問公曰。是當殺以祭。否。語未畢。長刀夾三賓而下。三賓哀號。跪階下。請輸萬金。

迎魯王監國

以充餉。乃釋之。于是沈公宸荃馮公元禮亦起於慈。自鄞慈合兵。聲勢響應之。仁既以關內鎮兵至。而關外黃斌卿亦遣將以翁洲鎮兵至。張名振亦以石浦鎮兵至。知慈谿縣王玉藻。知定海縣朱樊華。知奉化縣顧之俊。新授知鄞縣袁州佐。知象山縣姜圻。皆以兵餉來。會寧守乏人。以通判羅夢章行守事。而太常莊公元辰助登陣焉。公以是月十八日奉箋迎請魯王監國。二十八日再奉箋勸進。七月十一日會師西興。王途中加公太僕寺少卿。既至。再加右僉都御史。分汎瓜瀝。公四疏辭新命。兼力言爵賞宜慎。不可蹈赧王覆轍。濫予名器。因固請以原銜署事。并辭諸弟姪從軍之授爵者。十月。樞輔張公國維約諸軍以初八日始連戰。十日。公與諸軍斬戮皆有功。而第七戰尤捷。是役也。前鋒鍾鼎新。用火攻首擊殺緋衣大將一。諸將呂宗忠等各斬數十級。俞國榮等直抵張灣。取其軍械以歸。時浙西諸府州並起義兵。蘇松嘉湖列營數百。而浙東又建國。杭州孤懸危甚。以兵急攻平湖。平湖之主兵者爲屠翰林象美。書生不曉軍事。

始會戰

第一次失機

分地分餉之  
議

驕將之害

公請以兵由海道急援之。不聽。說者謂監國初起。江上適有浙西首尾相應之勢。若用公言。則大兵進退兩顧。杭州不復能守。可逕渡三吳。以窺白下。而坐失此會。此足以見聖朝之得天命也。未幾而分地分餉之議起。故總兵方國安自浙西來。軍最盛。之仁次之。號爲正兵。諸義兵倚毗焉。而皆無遠略。國安尤暴橫。於是議取浙東之正餉。以予正兵。而義兵取給於富室樂輸之餉。謂之義餉。識者已知其無成交爭之不能得。未幾正兵并取義餉。而義兵遂無所取給。司餉者不能應。公所派爲鄞奉二縣義餉。國安檄二縣不必支應。蓋以爲之仁地也。於是公屢疏入告。王不能詰。但以閣臣張公國維。敘公十捷功。再加右副都御史。公疏言。臣郡臣邑。因臣起義兵。桑梓膏血一空。曾莫之救。而今日遷官。明日加級。是臣無惻隱之心也。沈宸荃。陳潛夫之才畧機謀。方端士之勇官階。並出臣下。而臣反受賞。是臣無羞惡之心也。臣部將鍾鼎新等。斬級禽囚之事。皆出其力。臣以未得取杭。不欲爲請殊擢。而臣自受之。是臣無辭讓之心也。臣少見

不能入杭誓  
不受官

閩中願附之  
議

偉識

四十日無一  
餉

史冊所載。冒榮苟祿。惡之若仇。而臣自蹈之。是臣無是非之心也。又言。臣近者十道並舉。冀杭城可復。聞主上起行中廷。盼望捷音。不能安坐。而臣終不能絕流而渡。臣今不能入杭。誓不再受一官。王不許。而閩中願附之議。又起。時唐王即位閩中。以詔來。張公國維。熊公汝霖。以唐魯皆係宗藩。非有親疎之分。同舉義兵。非有先後之分。今日之事。成功者帝。若一稱臣于唐。恐江上諸將。皆須聽命于閩。則王之號令不行。因議却之。朱公大典與公議。以大敵在前。而同姓先爭。豈能成中興之業。即權宜稱皇太姪。以報命。未爲不可。若我師渡浙江。向金陵。大號非閩人所能奪也。於是議大不合。原諸公之論。各有所見。皆未可非。但當和衷以求其平。而方王諸帥。忌朱與公。遂謂公不受副都之命。爲懷貳心。於閩公不得已。鬱鬱受官。而餉仍不至。王以內臣客鳳儀李國輔兼制軍餉。公力言中官不可任外事。於是諸藩既惡公。而內臣又從中梗之。公兵至四十日。無餉。然感激公忠義相依不散。至行乞於道。卒無叛者。於是公連疏乞餉。數十上。

饒忠介公遺事



疏十七死之

而餉終不至。太僕寺卿陳公潛夫之起兵也。以家財養軍。及財竭。支四百金之餉於餉臣而不得。公言潛夫破家爲國。今聽其軍之餓死而不恤。何以鼓各營。因爲潛夫請餉。并力言軍費之當均。王是公言。而無若方王何。公疏言國有十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翹車四出。無一應命。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甚巨。謚贈蔭恤。未協輿情。勅部改正。遲久未上。二也。張國俊以威嚇倚強藩。權伴人主。三也。諸臣以國俊故相繼進言。主上以爲不必。幾于防口。四也。新進鼓舌搖唇。罔識體統。五也。反覆之徒。借推戴以呈身。觀望之徒。冒薦舉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欲息同姓之爭。李長祥面加斥辱。凌蔑至此。七也。咫尺江波。烽煙不息。而衰衣博帶。滿目太平。燕笑漏舟之中。廻翔焚棟之下。八也。所與托國者。強半宏光故臣。鴟音不改。九也。此猶枝葉也。請言根本。七月雨水不時。漂廬舍以千百。以水死。浦潮衝入。西成失望。以饑死。壯者殞鋒鏑。弱者疲轉輸以戰死。絳粟赤紙。日不暇給。以供應死。東南澤國。倚舟爲命。今士卒爭舟。小

方王馬阮張  
客之罪

民束手。以無藝死。入鄉抄掠。雞犬不遺。以財死。富民即曰應輸。非有罪於官也。而拘繫之。有甘心雉經者。以刑死。沿門供億。淫污橫行。以辱死。劣衿惡棍羅織鄉里。以爲生涯。以憂死。今也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繼也合藩鎮之兵馬。不足衛小民之一髮。瀟灑乎。將以髮死。由前九亡。并此而十。臣不知所稅駕矣。時國俊外仗方王。內與客李二奄比。而馬阮在方軍。遙相呼應。見公疏皆恨甚。國俊遂飽兼金。引三賓以禮部尙書直東閣。相與共擠公。王加公兵部右侍郎。再疏力辭不受。會傳閩中遣大學士黃鳴駿來浙。欲盡科八府之糧以去。閩中故無是舉。乃馬士英阮大鍼交搆二國之言。公致箋於鳴駿。以公義動之。即此可以見公之未嘗有私于閩。而諸帥之謗不止。孫公督師西出。將由龜山渡。而揚聲由江口。林公時對方監其軍。商之于公。公復書謂宜防陰平之詭道。不當專備江口。且孫公軍營似亦不當在盛嶺瓜瀝龍塘諸地。時公懼馬阮之爲患也。於是公以無餉。與孫公嘉績連名。請以兵歸開遠伯吳凱。不許。尋以謀

痛哭棄軍

江上軍遂破

言王師將自海道來，乃移公守瀝海。公既終無所得餉，疏言：臣兵不得不散，但臣以舉義而來，大仇未復，終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願率家丁數人從軍，自効。王溫旨慰留，而諸將益蜚語，以爲公將棄軍逃入閩，先是閩詔之頒浙也，并賜倡義諸臣勅命，加以官爵。公嘗奉表稱謝，遂爲諸帥口實，甚且有令壯士刼取公首者。公於是棄軍，拜表即行。言：臣從今披髮入山，永與世辭。主上請加踪跡，斷不入閩，以遭殄滅。遂之溫州避人。王得疏大駭，知公不可留，乃降旨令往海上，同藩臣黃斌卿鎮臣張名振共取道崇明以復三吳。時方有由舟山窺吳之計也。斌卿以舟迎公入翁洲，王加公吏部尙書兼理戶部事。公辭不受，是爲丙戌之五月。不三旬而江上破，公之解兵也。閩中有使召之，公以江上之嫌不赴。及江上破，公由海道入閩，請急提兵出關，不可退入廣東，并陳越中十弊以爲戒。閩中優詔答之。以右副都御史召公，疏言：故大學士孫公嘉績之忠，爲之請卹，而閩中又破，公避難於福清，展轉文石海壇之間，與諸弟無得所米，則食

題壁語

琅江之觀

海上軍之經

麥無所得。麥則食。薯其後。并無所得。薯則食。薯之枯者。拾青茅以當薪。常夜步絕谷。足盡裂。乃祝髮。以免物色。然其題壁云。一下猛想時。身世不知何處。數聲鐘磬。禪歸途。還在遠邊。識者以爲非繇流也。乃稍稍有從公問學者。公賴其情。脯以自給。已而聞鄭彩扈監國至。驚門來往。諸島間。禡牙舉事。丁亥六月。王至琅江。公入覲。王大喜。時文臣在王側者。祇熊公汝霖。而孫公嘉績之子廷齡。年尙少。馬公思理。位雖在熊上。然非越中舊從也。彩推馬公熊公道闇而已。署兵部。公至。以公自代。公泣陳無功。請以侍郤署部事。不許。公疏言。兵部之設。所以統理羣帥。歸其權於朝廷。今雖未能盡復舊制。然當申明約束。使臣得行其法。不相凌辱。可乎。國家多難。大帥往往拚敗爲功。以致日壞。江干王之仁報捷。諸書其餘習也。臣願海上諸臣。持勿欺二字。以事主上。可乎。臣在化南。有感。臣忠義願攜貨來投者。有願奪降臣家財以充餉者。聚之可數百人。臣亦不敢私以自衛。藩臣入關。當驅臣兵爲先鋒。但願諸將。稍存部臣體統。一切爭兵并船不

相○加○遺○以○爲○朝○廷○羞○可○乎○。殺○功○之○舉○。往○往○及○官○而○不○及○兵○。誰○肯○致○死○。臣○請○凡○兵○有○能○獲○級○奪○馬○者○。竟○授○守○把○等○官○。可○乎○。又○言○近○奉○明○旨○。江○上○之○師○。病○在○不○歸○于○一○。今○宜○以○建○國○公○彩○爲○元○戎○。登○壇○錫○命○。平○夷○閩○安○蕩○湖○諸○鎮○。此○建○國○之○左○右○手○。令○其○選○擇○偏○裨○。或○爲○先○鋒○。或○爲○殿○後○。合○而○爲○一○。弗○令○異○同○。如○鄴○下○九○節○度○之○師○。其○次○則○編○定○什○伍○。弗○令○雜○然○而○進○。雜○然○而○退○。孟○浪○以○戰○。並○得○旨○允○行○。又○疏○言○。主○上○允○臣○前○疏○。委○任○建○國○。則○兵○出○於○一○矣○。復○命○建○國○合○挑○各○營○之○兵○。選○其○健○者○。請○自○今○以○往○。一○切○封○拜○。暫○行○停○止○。特○懸○一○印○。令○於○衆○曰○。有○能○爲○建○國○所○挑○之○兵○爲○先○鋒○立○功○者○。不○論○守○把○等○官○。竟○與○掛○印○。如○此○則○奇○傑○之○人○至○矣○。或○謂○各○藩○以○私○錢○養○其○私○兵○。孰○肯○令○其○挑○之○以○去○。則○即○令○各○藩○自○挑○敢○死○善○戰○之○兵○。各○爲○一○營○。各○懸○一○印○。令○曰○。有○能○將○本○營○所○挑○之○兵○立○功○者○。竟○與○掛○印○。可○耶○否○耶○。王○以○爲○然○。於○是○兵○威○頓○振○。連○下○興○化○。福○清○。連○江○。長○樂○。羅○源○。三○十○餘○城○。侍○郎○林○汝○肅○都○御○史○林○壘○皆○起○兵○。郭○三○才○以○大○兵○援○閩○。亦○來○降○。遂○圍○福○州○。而○浙○東○山○寨○亦○各○起○兵○。遙○

與鄭成功之  
交涉

應。前此六狂生家居者。謀取寧紹台諸府。與公兵爲犄角之勢。復爲三寶所告而死。公又疏薦故太僕寺卿劉沂春。初仕召中不納款。繼歸閩中不□□。廣東糧道吳鍾巒素行之忠義方直。乞特勅召用。得旨沂春右副都御史鍾巒通政使。二人猶不起。公貽書以君父之義感之。二人始翻然就道。而閩中遺臣無不出。又因福州之敗。請卹宗臣統鎔等諸將葉儀等。以鼓忠義。王是之。王之初至閩也。招討鄭成功。待以寄公之禮。而不稱臣。仍稱隆武三年。蓋脩浙中頒詔之怨也。至是公頒明年戊子監國三年歷。海上遂有二朔。然公嘗有書與成功。獎其忠義。勉以恢復。故成功不以爲忤。於是王大媿歎。始知公前此江上之議。出於平心。非貳於閩。嘗謂公曰。先生所上奏疏。予皆貯藏之。燈下時時覽焉。明年王次閩安。公請立史官紀事。尋晉公大學士。疏辭者四面。辭者三。終不許。鄭彩之下諸城邑也。自以八閩可指顧定。是時諸將稱大營者六。自彩而下。平夷侯周鶴芝。同安伯楊耿。閩安伯周瑞義。興侯鄭遵謙。蕩湖伯阮進定。遠伯鄭聯。兵

鄭彩之驕橫

力亦無以大相過。皆惡彩之專。顧彩益橫。及害熊鄭二公。而逆節大著。故公力辭相位。既不得請。每日繫牯於駕舟之次。稟擬章奏。即於其中接見賓客。稟擬封進。牽船別去。匡坐讀書。其所稟擬。亦不過上疏乞官部覆細小之事。大者則彩主之。雖王亦不得而問也。公每入見。即流涕不止。曰。朝衣拭泪。昔人所譏。臣不能禁。王亦爲之潛然。彩初與公頗和睦。自熊公死。并疑公。時督相劉公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城將陷。總兵涂登華欲降而未決。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舟中國公。公貽之書。謂將軍不聞宋末乎。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舟中乎。後世卒以宋祚歸之。而况不爲宋末者乎。登華乃詣彩降。彩欲使其私人守之。劉公不可。彩掠其地。公與劉公書。不直彩。而書爲彩邏者所得。彩恨甚。以爲公樹外援。以圖之。朝見之次。故誦公書中語。以動公。公憂憤交至。而彩自是亦知爲諸藩所惡。不復協力。逍遙海上。連江失守。公聞之。以頭觸枕。祈死。血疾大動。遂絕食。王賜藥。亦不復進。六月初五。卒於琅江。遺言以故員外郎章服入殮。訃聞。主

忠介公之略傳

父子兄弟爲  
類相繼死國

六狂生之末  
路

震悼。輟朝三日。賜祭九壇。王親製文祭之。贈太保吏部尙書。諡忠介。蔭一子尙書司丞。公生於萬歷丁未正月望日。得年四十有二。夫人董氏。以是年四月卒。平日兆恭尙書司丞。曰翹恭。先亡。公嫂陳氏姪克恭皆死島上。殞於琅琦。自公入海。其家被籍。而夫人之父光遠。破家爲公輸餉。參幕府事。公旣入海。光遠自縊而死。公卒後。第四弟御史肅圖。第五弟檢討肅範。挈兆恭依劉公於福寧。城陷。肅範死之。肅圖以兆恭走翁洲。庚寅六月。兆恭亦卒。公遂絕。又七年。第九弟推官肅典。亦以義死於鄞。又一年。第七弟職方肅遵。亡命佯狂。死於崑山。父子兄弟翁婿相繼死。國良可慟也。而曩所謂六狂生者。董公志寧。王公家勤。華公夏。以戊子謀翻城。應翁洲不克。家勤夏死之。志寧逃入翁洲。辛卯。城陷。死之。張公夢錫。在山寨。庚寅。寨破。死之。陸公宇焯。以癸卯謀應海上。逮死。惟毛公聚奎。亦累被逮。亡命得免。公諱肅樂。字虞孫。一字希聲。學者稱爲止亭先生。浙之寧波府鄞縣芍藥泚人。錢氏於劉爲右姓。七世祖以侍郎管廣西布政使。與最有



## 惠介公之政

名曾祖鳳午。封禮部主事。祖若慶。知臨江府。萬歷直臣。以忤江陵幾死者也。父益忠。瑞安訓導。贈副都御史。大夫人楊氏。繼傅氏。臨江在獄中。公年九歲。寄呈所作帖括文。臨江喜曰。曷虞翁有孫矣。故字曰虞孫。登崇禎丁丑進士。釋褐知太倉州事。嘗謂人曰。吾不敢得罪天地。自揣歸家之日。量口炊米。裁身置屋。如斯而已。州有母訴其子者。公撻之。其母請置之死。公曰。汝止一子。殺之將以他人爲子。未必勝所生也。且悔之矣。語未畢。母子抱哭而出。有兄弟訟者。公曰。汝以小忿傷天性。吾撻一人。則汝結怨且終身矣。可退思三日來。及期兄弟慙媿請罪。吳中素難治。羣不逞之徒。結社成聚。輔以博棍鹽梟。肆行無忌。又多仗庇有力之門以爲護符。而黠吏陰陽其間。凶徒結黨。殺人焚其屍。或以屍誣置之。他人家以陷之。公痛治之。其風遂息。推官周之夔。逢迎烏程。發難於太倉折色。思以牽連起黨禍。以公在事中之夔。終無以難也。每鄉令其耆老會同保長。公舉善惡注冊。善者以朱榜旌賞之。惡者以白榜捕責之。常思行義倉法。庚辰歲

稔言於大吏。令民敢輸米升。得數萬石。次年大旱。藉此以賑。是歲又苦蝗。即以餘米賞民之捕蝗者。素病嗜血。以旱徒步禱烈日中。鰲瘠骨立。民環而泣曰。侯病甚矣。其姑返。公曰。無歲將無民。又焉用我。相對而哭。皆失聲。是役也。公病以此幾不起。公狀貌最文弱。見者易之。而大義所在。守之甚剛。常熟□侍郎□□。林居延攬天下士多歸門下。聞公名。因百方招致之。公卒不往。□□晚節披猖。始知公之先見。太倉巨室有子坐罪。知公不可以私干。乃求武進吳公鍾釐言。之以其爲公房考也。公卒不可。竟取其子罪之。時公以初至。不甚與薦紳接。蓋素知吳中薦紳。多以苞苴把持有司也。薦紳以此望公。既而始知公之公。其署崑山也。方大旱。崑民揭竿劫粟。圍朱太守大受第。而太倉亦告變。公急以兵誅其渠。而嚴飭巨室之閉糴者。不三日而兩地皆安堵。其署崇明也。以兵擊殺海盜魁三人。擒二人。始知公之才略。善得士。如歸莊宋龍陸世儀盛敬。其後皆以名節樹立於易代之際。以考最遷刑部員外郎。丁瑞安親家居。國難已重。時時

從邸報中悲憤時事。雖在倚廬。而每飯不忘。多見之于詩。初公之少也。嘗夢日墮其手。公以手扶之。稍稍上而卒不支。日漸小漸晦。卒隨臂而下。心竊異之。私以語其外舅董光遠。及在海上。相傳唐王在大帽山。一日公夢兄弟四五人。大臨盡哀。醒而疑之。未幾則北來報王之計也。蓋公之忠義。出於性成。故神明與天通。而寤寐之間。先爲呈告。甲申之難。聞紫荆關總兵丁孟榮死。闖賊爲之立傳。又聞醴陵尉邱繼武死。獻賊貽書湖廣大吏表章之。福州之陷。聞齊巽起兵。賦詩自慰。流涎節烈。不啻口出。嗚呼。公之在江上也。厄於方王。公去江上不旋踵。而列戍崩潰。方王同歸於盡。公之在海上也。厄於鄭氏。公死海上。未卒。哭而聞土盡。失鄭彩。亦見摧於延平。以死則甚矣。庸妄人之害國。以自害也。雖然。浙東列郡並起事。事敗之後。獨吾鄉山寨海槎。相尋不息。諸義士甘港族之禍。敢於逆天而弗顧。卒延翁洲之祚。至辛亥而始斬。則公之感人者深矣。公殞瓊江者六年。福清葉文忠公之孫尙寶進展。謀爲葬之海寧。故職方姚翼明。時被緝

海上。尤力助之。乃乞地於黃蘗山僧隆琦而修甃道焉。平彝侯周鶴芝定西侯張名振與諸義士故儀部紀許國等。皆襄事。故大學士長樂劉公沂春爲之碑。都御史華亭徐公孚遠爲之誄。諸義士爲置墓田。別有葬錄紀其事。其後總督陳經征海。道出墓下。親往致祭。人比之鍾會祭孔明之墓。隆琦亦異僧。既葬公。棄中土居日本焉。公所著有正氣堂集。越中集。南征集。共若干卷。亂後不完。今存者十之五。予編次爲二十卷。公死幾三十年。仲弟肅圖始舉子。以爲公後。曰。濬恭。惟公乙酉以後之事。見於碑誄者。皆互有缺畧。聖祖修明史。史臣爲公立傳。據諸家之言。亦不詳也。越九十五載。濬恭年已七十。欲修墓於黃蘗。乃乞予詳節公文集中諸事跡。合之侍御所作家傳。并諸野史之異同。參伍考稽。以爲公神道第二碑銘。其銘曰。

真人御世兮。六宇偃兵。孤臣空懷故國兮。終何所成。浙有方王兮。閩有鄭天降。魔君兮。莫之能爭。公魂西逝兮。錢江。公魂南去兮。瓊江。來歸舊宅兮。甬江。導以。

義○旗○兮○堂○堂○前○揚○波○兮○後○重○水○看○寒○芒○兮○箕○尾○可○憐○孤○兒○七○十○兮○賦○大○招○公○歸○  
來○兮○聽○吾○誄○

捫○蠡○談○虎○客○曰○全○謝○山○鮎○埼○亭○集○於○晚○明○愛○國○諸○義○烈○表○彰○不○遺○餘○力○真○一○  
代○良○史○哉○謝○山○浙○人○也○故○其○於○浙○中○之○士○特○詳○浙○中○倡○義○最○俠○烈○而○關○係○尤○  
鉅○者○莫○如○錢○忠○介○吾○故○采○忠○介○碑○銘○作○代○表○云○嗚○呼○明○之○亡○不○亡○於○天○時○而○  
亡○於○人○事○思○陵○一○誤○赧○王○再○誤○畫○江○三○誤○海○上○四○誤○明○知○覆○轍○而○故○蹈○之○其○  
亡○其○亡○夫○復○奚○尤○然○以○義○俠○之○衆○也○如○彼○名○義○之○正○也○如○彼○才○畧○之○優○也○如○  
彼○而○竟○不○克○一○報○大○仇○雪○大○恥○亦○可○見○烏○合○揭○竿○之○不○易○成○立○也○事○雖○不○就○  
而○長○留○一○共○憤○之○紀○念○於○歷○史○上○使○後○世○知○黃○帝○子○孫○未○嘗○無○人○則○亦○可○以○  
瞑○也○夫○嗚○呼○

# 康雍乾間文字之獄

## 一 莊廷鑑之獄（採結埼亭集）

明相國烏程朱文恪公。嘗著明史。舉大經大法者筆之。已刊行於世。未刊者爲列朝諸臣傳。國變後。朱氏家中落。以蕪本質千金於莊廷鑑。廷鑑家故富。因竄名已作刻之。補崇禎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語。歲癸卯。歸安知縣吳之榮罷官。謀以告訐爲功。藉此作起復地。白其事於將軍松魁。魁移巡撫朱昌祚。朱廉督學胡尚衡。廷鑑並納重賂以免。乃稍易指斥語重刊之。之榮計不行。特購得初刊本上之法司事聞。遣刑部侍郎出獄。時廷鑑已死。戮其尸。誅弟廷鉞。舊禮部侍郎李令哲曾作序。亦伏法。并及其四子。令哲幼子年十六。法司令其減供一歲。例得免死充軍。對曰。予見父兄死。不忍獨生。卒不易供而死。序中稱舊史朱氏者。指文恪也。之榮素怨南海富人朱佑明。遂嫁禍。且指其姓名以證。并誅

告訐作俑

僇作序者及其子孫

嫁禍同姓

判官連坐

匿任官以隱  
現死

購書者死

書賈死

校對者死

刻工及書  
者

死者七十餘

其五子松魁及幕客程維藩械赴京師。魁以八議僅削官。維藩戮於燕市。昌祚尙衡賄獄者。委過於初申覆之學官。歸安烏程兩學官並坐斬。而二人幸免。湖州太守譚希閔蒞官甫半月。事發。與推官李煥皆以隱匿罪至絞。滄墅關權貨主事李尙白。聞圍門書坊有是書。遣役購之。適書賈他出。役坐其隣。一朱姓者少待。及書賈返。朱爲判其價。時主事已入京。以購逆書立斬。書賈及役斬於杭。隣朱姓者。因年踰七十。免死。偕其妻發極邊。歸安茅元錫方爲朝邑令。與吳之鏞之銘兄弟嘗預參校。悉被戮。時江楚諸名士列名書中者皆死。刻工及寫書者同日刑。惟海寧查繼佐仁和陸圻當獄初起。先首告。謂廷鑑募其名列之。參校中得脫罪是獄也。死者七十餘人。婦女並給邊。蓋浙之大吏及獄獄之侍郎。鑒於松魁。且畏之。榮復有言。雖有冤者。不敢奏雪也。之榮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產給之。後仕至右僉都。

二 戴名世之獄 (採鮎埼亭集)

南山集之由  
來

夷貳族

牽連三百餘  
人

桐城方孝標。嘗以科第起官。至學士。後以族人方猷丁酉主江南試。與之有私。並去官。遣戍。遇赦歸。入滇。受吳逆僞翰林承旨。吳逆敗。孝標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鈍齋文集。滇黔紀聞。極多悖逆語。戴名世見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錄孝標所紀事。尤雲鏐方正玉爲之捐貲刊行。雲鏐正玉及同官汪灝朱書劉巖余生干源皆有序。板則寄藏於方苞家。都諫趙申喬奏其事。九卿會鞠終。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棄市。未及冠笄者發邊。朱書王源已故免議。尤雲鏐方正玉汪灝劉巖余生方苞以謗論罪絞。時方孝標已死。以戴名世之罪罪之。子登嶧雲旅孫世樵並斬。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剝孝標尸。尙書韓菼侍郎趙士麟御史劉灝淮揚道王英謨庶吉士汪份等三十二人。並別議降謫。疏奏。聖祖惻然。凡議絞者改編戍。汪灝以曾效力書局赦出獄。方苞編旗下。尤雲鏐方正玉免死。徒其家。方氏族屬止謫黑龍江。韓菼以下。平日與戴名世論文牽連者俱免議。是案也。得恩旨全活者三百餘人。康熙辛卯壬辰間事也。



三 查嗣庭之獄

雍正四年。江西正考官爲禮部侍郎查嗣庭。試題目「維民所止」。有訐者謂維止二字是取雍正二字去其首也。獄遂起。今將當時上諭全錄。於此事始末可見矣。

雍正四年九月乙卯。諭內閣九卿翰詹科道等。查嗣庭向來趨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經薦舉。朕令在內廷行走。授爲內閣學士後。見其語言虛詐。兼有狼顧之相。料其心術不端。從未信任。及禮部侍郎員缺需人。蔡珪又復將伊薦舉。今歲各省鄉試屆期。朕以江西大省。須得大員以典試事。故用伊爲正考官。今閱江西試錄。所出題目。顯露心懷怨望。譏刺時事之意。料其居心澆薄乖張。平日必有紀載。遣人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則有日記二本。悖亂荒唐。怨誹捏造之語甚多。又於聖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肆訕謗。以翰林改授科道爲可恥。以裁汰冗員爲當厄。以欽賜進士爲濫舉。以戴名世獲罪爲文字之禍。以趙晉正法爲因

罪狀如是

漢官之稱得  
天下果正乎

江、南、之、流、傳、對、句、所、致、以、科、場、作、弊、之、知、縣、方、名、正、法、爲、冤、抑、以、清、書、庶、常、復、  
考、漢、書、爲、苛、刻、以、庶、常、散、館、爲、畏、途、以、多、選、庶、常、爲、蔓、草、爲、厄、運、以、殿、試、不、完、  
卷、黜、革、之、進、士、爲、非、罪、熱、河、偶、然、發、水、則、書、淹、死、官、員、八、百、人、其、餘、不、計、其、數、  
又、書、雨、中、飛、蝗、蔽、天、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書、寫、至、  
其、受、人、屬、託、代、人、營、求、之、事、不、可、枚、舉、又、有、科、場、關、節、及、科、場、作、弊、書、信、皆、甚、  
屬、詭、秘、今、若、但、就、科、場、題、目、加、以、處、分、則、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爲、出、於、無、  
心、偶、因、文、字、獲、罪、爲、伊、稱、屈、者、今、種、種、實、蹟、見、在、尙、有、何、辭、以、爲、之、解、免、乎、  
解、  
等、漢、官、讀、書、稽、古、歷、觀、前、代、以、來、得、天、下、未、有、如、我、朝、之、正、者、况、世、祖、聖、祖、重、  
熙、累、洽、八、十、餘、年、深、仁、厚、澤、淪、肌、浹、髓、天、下、億、萬、臣、民、無、不、坐、享、昇、平、之、福、我、  
皇、考、加、恩、臣、下、一、視、同、仁、及、朕、即、位、以、來、推、心、置、腹、滿、漢、從、無、異、視、蓋、以、人、之、  
賢、否、不、一、各、處、皆、有、善、良、各、處、皆、有、奸、惡、不、可、以、一、人、而、概、衆、人、亦、不、可、以、一、  
事、而、概、衆、事、朕、惟、以、至、公、至、平、之、心、處、之、爾、等、當、仰、體、朕、心、各、抒、誠、悃、交、相、勉、

勳。殫竭公忠。無負平日立身立德之志。或有一二心術不端者。亦宜清夜自省。痛加悔改。朕今日之諭。蓋欲正人心維風俗。使普天率土永享昇平之福也。爾等承朕訓旨。當曉然明白。勿存疑愧避忌之念。但能恪慎供職。屏去習染之私。朕必知之。朕惟以至誠待臣下。臣下有負朕恩者。往往自行敗露。蓋普天率土。皆受朝廷恩澤。咸當知君臣之大義。一心感戴。若稍萌異志。即爲逆天之人。豈能逃於誅戮。報應昭彰。纖毫不爽。諸臣勉之戒之。查嗣庭讀書之人。受朕格外擢用之恩。而伊逆天負恩。譏刺呪詛。大干法紀。著將查嗣庭革職。拏問交三法司嚴審定擬。

甲戌。諭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爾等多出自科甲之人。既誦法聖賢。讀書明理。當知君臣之大義。須上下一體。情分相聯。方克致昇平之治。人人共受其澤。自唐宋以來。去古已遠。習俗澆漓。人心詐僞。狂妄無忌。憚之徒。往往腹誅朝政。甚至筆之於書。肆其誣謗。如汪景祺查嗣庭。豈能逃於天譴乎。我國家恩養休

息。海宇晏清。八十餘年。萬民樂業。即爾等父母妻子。孰不沐浴膏澤。安享其福耶。且士人立身行己。以禮義廉恥爲重。乃至昏夜乞憐。上書投札。滿紙稱功頌德之語。何廉恥蕩然至於此極。又有將子弟姻戚門生故舊私書請託者。不知以素所親愛之人爲之請。若先有請託。彼心以爲勢力可恃。肆其狂妄。無所不爲。及實在臧託照拂。實屬無益而有損。蓋彼無倚恃。尙知儆惕自守。勉勵供職。欺發覺則受請託者不能爲之庇護。是非所以愛之而實以害之也。又爾等皆係各省州縣之百姓受制於有司者。如請託之風盡除。凡地方有司皆有所畏懼。而廉潔愛民。則爾等之子孫宗族。咸受其慶。不亦善乎。如請託之風不絕。則地方官員。各有倚賴。將肆其貪婪。則爾等之家產。不足飽貪官污吏之谿壑。爾等自爲身家桑梓計。亦斷應速改歷代之陋習也。查嗣庭請託賄屬之書札。不一而足。其日記所載狂妄悖逆之語。與汪景祺相爲表裏。而其誹議聖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逆不道之言。不可勝舉。實共工驩兜之流也。

四 陸生柟之獄

以論前史而獲罪者。自陸生柟之獄始。自茲以往。非惟時事不敢論議。即陳古經世之書。亦不敢讀矣。此真歷代文字獄所未前聞也。

雍正七年秋七月丙午。諭內閣據順承郡王錫保奏在軍前効力之陸生柟。細書通鑑論十七篇。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利言詞更屬狂悖。顯係非議時政。參奏前來。陸生柟由廣西舉人。部選江南吳縣知縣。朕覽其履歷。奏摺前惟頌聖浮詞。中間不過腐爛時文。無一語近於直言規正。亦無一事切於國計民生。而倨傲誕妄之氣溢於言詞。知其人必非醇謹。及至引見之時。舉動乖張。朕將伊摺內之語詰問數條。陸生柟總默然不能對。但聞朕教訓。轉多憤懣之色。彼時將伊扣缺。令以主事試用。蓋以其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辦事學習。以冀俊改也。後伊改授工部主事。引見時不惟毫無敬畏。且傲慢不恭。顯然逆抗形於詞色。夫主事職列部曹。外任知縣。歷俸多年。或卓異行取。始得升補。而

陸生柟以邊方舉人。筮仕之初。即膺茲職。尙何負於伊。而伊竟敢懟及君父乎。伊係廣西人。平日必有與李紱謝濟世結爲黨援之處。故敢如此。是以將伊革職發往軍前。與謝濟世同時效力。一則令其觀滿洲尊君親上之心。如此其謹懍。一則令其觀我朝兵營之制。如此其整嚴。一則令其觀各蒙古部落熙皞醇樸之風。如此其誠實。庶冀伊等化去私邪。勉於自新之路。詎意陸生柟素懷逆心。毫無悔悟。怙惡之念愈深。奸惡之情益固。借託古人之事。幾誣引古人之言。論以洩一己不平之怨怒。肆無忌憚。議論橫生。至於此極也。前錫保起行之時。朕諭以軍前效力之漢官等。果能安靜守法。自知罪過。則皆可貸其前愆。開予自新。或有私自著作。怨懟罔上者。亦未可定。今果得陸生柟所著之書。悖逆之情。盡行敗露。其論封建云。封建之制。古聖人萬世無弊之良規。廢之爲害。不循其制。亦爲害。至於今。害深禍烈。不可勝言。皆郡縣之故等語。古人之有封建。原非以其制爲盡善。而特矧此以驚駭天下也。洪荒之世。聲教未通。各君其國。各

子其民。有聖人首出。則天下之衆。莫不尊親。而聖人即各因其世守封之。亦衆建親賢。以參錯其間。蓋時勢如此。雖欲統一之而不能也。夏禹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周武王孟津之役。來會者八百侯國。豈非夏后周王之所封建乎。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定於一。孔子孟子。深見春秋戰國諸侯戰爭之流弊。其言已啓一統之先幾矣。至秦始皇統合六國制天下以郡縣。自漢以來。遂爲定制。蓋三代以前。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得而私。故以封建爲公。秦漢之後。土地屬之天子。一封建便多私心。故以郡縣爲公。唐柳宗元謂公天下自秦始。宋蘇軾謂封建者爭之端。皆確有所見而云然也。且中國之郡縣。亦猶各蒙古之有部落耳。歷代以來。各蒙古自爲雄長。亦互相戰爭。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統。歷前明二百餘年。我太祖高皇帝開基東土。遐邇率服。而各蒙古又復望風歸順。咸凜正朔。以迄於今。是中國之一統始於秦。塞外之一統始於元。而極盛於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員極廣。未有如我朝者。

也。至若賈誼晁錯欲削弱諸侯。乃慮分封之失而欲一之。非以郡縣爲失而欲分之也。李泌因藩鎮之兵連禍結。思以封建爲自固之謀。豈嘗謂三代之制必可復乎。今六合成大一統之天下。東西南朔。聲教所被。莫不尊親。而陸生構云。以郡縣之故。至於今害深禍烈。不可勝言。試問今日之禍害何在。陸生構能明指之乎。大凡叛逆之人。如呂留良。曾靜。陸生構之流。皆以宜復封建爲言。蓋此種悖亂之人。自知奸惡傾邪。不容於鄉國。思欲效策士遊說之風。意謂封建行。則此國不用可去之。他國殊不知狂肆逆惡如陸生構之流。實天下所不容也。又云。聖人之世。以同寅協恭爲治。後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盡滌。詐僞不能盡燭。大抵封建廢而天下統於一。相既勞而不能深謀。君亦煩而不能無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萬世等語。同寅協恭。固爲治之要。至於知人任相。惟在人君之明哲。漢唐以來。有賢君圖治於上。則必有良相助治於下。豈萬世無一知人之主乎。且同寅協恭之道。於封建何與。陸生構肆意妄言。支離繆戾。



第二罪狀如  
是

至於如此。其言建儲也。借引漢武帝戾太子事。發論云。儲貳不宜干預外事。且必更使通曉此等危機等語。書有教育子之文。禮有文王世子之篇。儀文明備。教戒周詳。凡以養成德性。欲其學於古訓。深知民情物理之微。周知人間疾苦。稼穡艱難之故。豈可禁之不聞外事乎。至於父子天性。家國一理。惟有至誠至敬。可以爲事親之道。危機之說。豈人子所忍形於言存諸心者乎。設使江充搆讒之時。太子能居易俟命。不詐出武庫兵發長樂衛。則決不至有胡城之難。是戾太子之禍。正由於曉危機也。又陸生栴云。有天下者不可以無本之治。治之等語。其意借鈎弋宮堯母門之事。以譏本朝之不早建儲貳。夫建儲之事。乃宗廟社稷萬世之業所關。天下蒼生萬民之命所繫也。儲不加慎重。而所立不得其人。其後不易之而不可。欲易之而不可以。至激爲多故者。前代史冊。歷歷可稽。孟子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又曰。爲天下得人難。言主器之重。必得其人。足以承先啓後者。然後可以付之也。我朝太祖高皇帝開創以來。未嘗豫建儲

位。而我太宗文皇帝繼位丕承恢宏大烈。世祖章皇帝紹業膺圖。撫有中夏。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御宇縣長。凡我朝聖聖相承。皆未由先正青宮而後踐天位。迺開萬世無疆之基業。錫億兆臣民之洪庥。遠朕繼登大寶。承重熙累洽之盛統。七年以來。中外乂安。是我朝之國本有至深至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昔宋孝宗時。虞允文請早建儲貳。孝宗曰。恐儲位既正。人性易驕。即自縱逸。不勤於學。寔有失德。所以未建者。庶幾無後悔耳。孝宗尙知立儲之不易。况我朝聖哲高遠之見。十倍於孝宗乎。如陸生柁借漢武之事以譏刺者。實爲彌天不可赦之罪人也。其論兵制也。則稱唐之府兵。云。李泌爲德宗歷敘府兵興廢之由。府兵既廢。禍亂遂生。至今爲梗。上陵下替。又云。府兵之制。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等語。唐初府兵之制。本於北周蘇綽之議。其後變爲彊騎。乃府兵廢弛。不得不出於召募也。德宗之世。召募者多市人不可用。故欲復府兵之法。然其時亦竟不能復。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無事耕種之農。豈能矟於武備。

有事徵發之擾。豈能兼顧農桑。以此爲制。不但棄其兵。並棄其民矣。古者六鄉六遂之法。遠不可稽。後世民以養兵。兵以衛民。彼此相資。唐宋以來。法制漸詳。軍農實稱兩便。安有惜養兵之費。而棄不教之民者乎。本朝設立八旗。京師重地。禁旅雲屯。又有巡捕三營。以詰姦禁暴。外省分設駐防將軍。以及提鎮。內外相維。訓練甚備。無事則分處什伍。兵不擾民。有事則整旅出疆。兵以衛民。此萬古之良法。今八十年來。太平無事。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逢長。孰非兵防衛守之力哉。民間雖有正供。以佐軍糈。然所出僅百分中之一耳。其得養兵之利也多矣。而陸生柎之爲此說者。蓋其懷蓄逆亂之心。鬱不得逞。故以國無養兵之費。以搖動人聽。冀或更制。以紊亂軍政。所謂執左道以亂政。言僞學。非以疑衆者。王法之所不宥也。其論隋煬帝云。後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爲隋之君臣者幾希等語。隋文帝以勤勞節儉爲治。史稱其倉庫實而法令行。至煬帝以驕奢淫佚。自取敗亡。非可緩之於天也。後之人主。不爲煬帝之行。豈至有煬帝之禍。又

第三冊狀如  
是

第四罪狀如  
是

何爲而望天幸乎。陸生楠之意。又何所指也。其論人主云。人愈尊權愈重。則身愈危禍愈烈。蓋可以生人殺人賞人罰人。則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雖怒之而不敢洩。欲報之而不敢輕。故其善必深。其發必毒。等語。人主身爲天子。富有四海。自堯舜禹湯以來。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豈有位尊而即危禍者乎。至於生殺賞罰。人主皆奉天命天討以行之。其生殺賞罰者。皆其人之自取耳。朕臨御以來。日理萬幾。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嘗以己意生殺人賞罰人。而陸生楠爲畏之怒之報之之說。試問在廷諸臣。朕自雍正元年以來。曾以藩邸舊人而擢用者何人。曾因當時宿怨而治罪者何人。且朕從前與外廷之人。毫無恩怨。又何所庸其畏。何所庸其怒。何所庸其報哉。且云善必深發必毒。此陸生楠指阿其那等而言。抑陸生楠自善此心也。阿其那等各案。內外臣工之所共知。無俟朕再爲告諭。陸生楠亦身列仕籍。豈無見聞。而爲此論。其狂悖恣亂不亦甚乎。又云雖怒之而不敢洩。欲報之而不敢輕。乃陸生楠自述其心也。

明矣。雖蓄怒而不敢顯言。是以託於論列通鑑。以微洩其憤。又怒而欲報。欲報而不能。但以身危禍烈等語。肆爲咒詛。其逆謀發露。公然形於紙筆矣。其論相臣云。當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詔誤國。許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當。亦不得使相臣知之等語。夫從來不廢密奏者。原欲周知天下之利弊。無專令參摺相臣之理。况尊賢之道。最要在於去讒。敬大臣之道。在於官盛任使。君臣一德一心。乃爲元首股肱之義。是以擇相之道。惟在得人。若既得其人。而又使人密奏。且奏或不當。而猶多方掩飾。是窺伺挾詐。教人以讒。而招人以排陷也。且相臣果屬檢邪。便當露章宣奏。而群小故爲排沮。或欲動搖大臣。或從門戶起見。人主自宜分別是非。以定邪正。豈可調停和處於其間乎。又云。因言固可知人。輕聽亦有失人。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無誤等語。舜命禹曰。無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庸。召公爽告武王曰。言以道接。朕於人言。必決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嘗拒人之言。亦未嘗輕聽人言。此內外臣

其餘難罪狀  
如是

工所共知者。陸生楠何爲而有此譏議乎。又云。爲君爲臣。莫要於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無術相防等語。君臣之間。豈容絲毫權術乎。三載考績。必以政事爲據。若不以政迹。人亦何由而知耶。其論王安石云。賢才盡屏。諸謀盡廢。而已不以爲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則並聖賢之作用氣象而不知等語。聖人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有何作用乎。宋神宗銳意求治。而安石任意更張。其失在於作用明矣。又云。篤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見。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聞也。人無聖學能文章。不安平庸。鮮不爲安石者等語。安石之誤國。在於不引其君於當道。非謂知天知人。惟有端居深拱。靜默無爲。篤恭於無聲無臭之表。而遂可使天下平也。故夫篤恭而天下平者。正由敬信勸威之道。而極言其效如此。非百務盡廢。上下睽絕。而後可爲治也。其文詞議論。險怪背謬。無理之甚。又其論無爲之治云。雖有憂勤不離身心。雖有國事。亦第存乎綱領。不人人而察。但察銓選之任。不事事而理。止理付元之人。察言動。謹幾微。防滯開。

慮疏虞。憂盛危明。防微杜漸而已。至若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等語。從古聖帝明王之道。未有不以勤勞自勵。而以逸樂無爲爲治者也。是以治天下莫大於用人理財二端。理財一事。自應付之臣下。至用人之權。不可旁落。今試以銓選之權付之大臣。大臣敢膺此任乎。無論稍存容私徇情之見者。固不可一日當此重任。即秉公持正之人。於用舍黜陟之際。不爲怨府。即爲禍源矣。至若懋昭令德。克勤小物。不泄邇。不忘遠。古訓昭然。漢宣帝綜覈名實。治理一新。光武務勤吏治。唐太宗書守令姓名於御屏。朝夕省覽。古來賢主。未有不本於勤勞者。豈可以用人大節。爲籩豆之事置之不問也。又云絳度數諫。昇縛順從。是以陷於朋比而不知。蓋有聖功。即有王道。使徒明而不學。則人欲盛而天理微。固不能有三代之事功。至力衰而志墮。未有能如其初等語。夫嘉謀嘉猷。入告於爾后。乃朕日所望於大小臣工者。即位以來。時時諭令諸臣以忠言讜論。面折廷諍。凡內外諸臣。條陳政務。有當理而可行者。必令廷臣詳議施行。並未嘗拒諫諍。

而喜順從也。至於人臣朋比。歷代有之。有以阿諛諂附爲朋比。亦有以傾險倖直爲朋比。如漢之梁實。唐之牛李。宋之紹述。明之門戶。是也。若唐虞之世。盈廷師濟。一德一心。謂之朋比可乎。以上皆陸生楠論斷通鑑中語。朕指出數條如此。陸生楠生當盛世。服習詩書。身叨乙榜。赴選朝官。非若曾靜之僻處深山曠野。不知天高地厚。冥頑不靈之人也。日觀其人。未嘗不小有才。謂宜感恩戴德。勉思報效。而乃懷不逞之邪心。於進身筮仕之時。肆無稽之橫議。於政教修明之日。對越大廷。則暴戾恣睢之氣形於詞色。遠逐邊塞。則猖狂怪誕之說。任意發舒。其意專以搖惑衆心。擾亂政紀爲務。朕實不知其怨望何自而生。憤懣何自而積。此真逆性由於夙成。狡惡因之紛起。誠不知天命而不畏。小人中之尤無忌憚者也。陸生楠罪大惡極。情無可道。朕意欲將陸生楠於軍前正法。以爲人臣懷怨誣訕者之戒。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擬具奏。

五 曾靜呂留良之獄（採大義覺迷錄）



曾○呂○之○獄○本○朝○諸○文○字○獄○中○第○一○巨○案○也○世○宗○至○將○其○始○末○自○著○一○書○名○曰○大○義○覺○迷○錄○頒○之○學○官○使○秀○才○人○人○同○讀○與○臥○碑○聖○諭○廣○訓○等○同○視○後○至○乾○隆○間○而○大○義○覺○迷○錄○始○爲○禁○書○雍○正○間○之○頒○之○學○官○世○宗○之○深○心○也○乾○隆○間○之○列○爲○禁○書○又○高○宗○之○深○心○也○各○從○其○時○要○之○皆○專○制○國○之○雄○主○矣○今○採○大○義○覺○迷○錄○中○上○諭○彙○列○之○共○省○覽○焉○事○之○緣○起○皆○仍○原○文○不○加○褒○貶○讀○者○當○能○得○之○於○言○外○也○

張熙與岳鍾琪之交涉

先是湖南靖州人曾靜。因考試劣等。家居憤鬱。忽圖叛逆。遣其徒張熙。詭名投書於川陝總督岳鍾琪。勸以同謀舉事。岳鍾琪拘留刑訊。究問指使之。人張熙甘死不吐。岳鍾琪置之密室。許以迎聘伊師。伴與設誓。張熙始將曾靜供出。岳鍾琪具奏。併其逆書奏聞。奉旨差刑部侍郎杭奕祿。正白旗副都統覺羅海蘭。至湖南會同巡撫王國棟。拘提曾靜審訊。據曾靜供稱。生長山僻。素無師友。因應試州城。得見呂留良評選時文。內有妄論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語。遂被

盡惑。隨遣張熙至浙江呂留良家訪求書籍。呂留良之子呂毅中。授以伊父所著詩文。內皆憤懣激烈之詞。益加傾信。又往訪呂留良之徒嚴鴻逵。與鴻逵之徒沈在寬等。往來投契。因致沈溺其說。妄生異心等語。隨將曾靜張熙提解來京。旋命浙江總督李衛搜查呂留良嚴鴻逵沈在寬家藏書籍。所獲日記等逆書。並案內人犯。一併拏解赴部。命內閣九卿等先將曾靜反復研訊。並發看呂留良日記等書。據曾靜供稱前因輕信呂留良邪說。被其蠱惑。兼聞道路浮言。愈生疑罔。致犯彌天重罪。今蒙一一訊問。並發呂留良日記等書。極其狂悖。又知聖朝深恩厚澤。皇上大孝至仁。心悅誠服。自悔從前執迷不悟。萬死莫贖。今乃如夢初覺等語。因俯首認罪。甘服上刑。內閣九卿等備錄供詞。進呈御覽。雍正七年四月乙丑。諭內閣九卿等。我朝肇造區夏。天錫人歸。列聖相承。中外從乂。逮我聖祖仁皇帝繼天立極。福庇兆民。文治武功。恩施德教。超越百王。普天率土。心悅誠服。雖深山窮谷。庸夫孺子。以及凡有血氣之倫。莫不尊親。詎意

逆賊呂留良者。悍戾兇頑。好亂樂禍。自附明代王府儀賓之孫。追思舊國。憤懣  
 詆譏。夫儀賓之後裔。於親屬至爲疏賤。何足比數。且生於明之末季。當流寇陷  
 北京時。呂留良年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後。伊親被教澤。始獲讀書成立。於順治  
 年間應試。得爲諸生。嗣經歲科屢試。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盜竊虛名。誇榮  
 鄉里。是呂留良於明毫無痛癢之關。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節也。乃於康熙六  
 年。因考試劣等。憤棄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後以博學鴻詞薦。則詭云必  
 死。以山林隱逸薦。則薙髮爲僧。按其歲月。呂留良身爲本朝諸生。十餘年之久。  
 乃始幡然易慮。忽號爲明之遺民。千古悖逆。反覆之人。有如是之怪誕無恥。可  
 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書。立逆說。喪心病狂。肆無忌憚。其實不過賣文鬻書。營  
 求聲利。而遂敢於聖祖仁皇帝任意指斥。憑虛撰造。公然罵詛。所著書文。以及  
 日記等類。或鐫板流傳。或珍藏祕密。皆人世耳目所未經。意想所未到者。朕播  
 閱之餘。不勝惶駭。蓋其悖逆狂噬之詞。凡爲臣子者。所不忍寓之於目。不忍出

之於口。不忍述之於紙筆者也。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呂留良於我朝。食德服疇。以有其子孫者數十年。乃不知大一統之義。其日記所載。稱我朝。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至致逆犯吳三桂書。亦曰清。曰徃。講。若本朝於逆藩爲鄰敵者然。何其悖亂之甚乎。且吳三桂耿精忠。乃叛逆之賊奴。人人得而誅之。呂留良於其稱兵犯順。則欣然有喜。惟恐其不成。於本朝疆宇之恢復。則悵然若失。轉形於嗟嘆。於忠臣之殉難。則污以過失。且聞其死而快意。不顧綱常之倒置。惟以助虐迎寇爲心。不顧生民之塗炭。惟以兵連禍結爲幸。何呂留良處心積慮。殘忍兇暴。至此極也。又如僞永歷朱由榔。竊立於流寇之中。在雲貴廣西等處。其來自相攻劫。貽禍民生。後兵敗逃竄緬甸。順治十八年。定西將軍愛星阿等。領兵追至緬城。先遣人傳諭緬酋。令執送朱由榔。大軍隨至城下。緬人震懼。遂執朱由榔獻軍前。此僞永歷之實蹟。豈有被執時。滿漢官兵轉於伊馬前皆跪之事。替說荒唐。誕謬極矣。總之逆賊呂留良於本

當時社會生  
計之現象

朝實有敵應之事蹟。則概爲隱匿而不書。而專以造作妖誣。快其私憤。又文集內云。今日之窮。爲義皇以來所僅見等語。夫明末之時。朝廷失政。貪虐公行。橫徵暴斂。民不聊生。至於流寇肆毒。疆場日蹙。每歲餉千百萬。悉皆出於民力。乃斯民極窮之時也。我朝掃清寇氛。與民休養。於是明代之窮民。咸有更生之慶。逮我聖祖仁皇帝愛育黎元。海內殷庶。黃童白叟。不見兵革。蠲租減賦之政。史不勝書。久道化成。休養生息。六十餘年。民安物阜。卽考義皇以來。史冊所紀。屈指而數。蒙上天之眷佑。可以比並我朝之盛者。不可多得。而乃云義皇以來。未有之窮乎。又日記所載怪風震雷。細星如彗。日光磨盪。皆毫無影響。妄捏怪誕之處甚多。總由其逆意中。幸災樂禍。但以捏造妄幻。惑人觀聽爲事。其失實不經。皆不顧也。夫災異亦古所時有。上天垂象。原以儆戒人君。令其修省。違德若以捉影捕風之語。指爲災異。傳諸後世。或謂從前太平盛世。尙有如此非常奇怪災異。儻遇日月星辰水旱之變。必生輕忽。漫不經心。凡所以啓後世人君之

浙省之民氣  
與呂留良之  
勢力

怠玩者。其罪可勝言乎。其他猖狂悖亂之詞。令人痛心疾首者。不可枚舉。呂留良生於浙省人文之鄉。讀書學問。初非曾靜山野窮僻冥頑無知者比。且曾靜止譏及於朕躬。而呂留良則上誣聖祖皇考之盛德。曾靜之謗訕由於誤聽流言。而呂留良則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呂留良之罪大惡極。有較曾靜爲倍甚者也。朕向來謂浙省風俗澆漓。人懷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以謗訕悖逆。自伏其罪。皆呂留良之遺害也。甚至民間氓庶。亦喜造言生事。如雍正四年。內有海甯平湖圍城屠戮之謠。比時驚疑相煽。逃避流離者有之。此皆呂留良一人爲之倡導於前。是以舉鄉從風而靡。甚至地方官吏。怵其聲勢之貴陵。黨徒之衆盛。皆須加意周旋。優禮矜式。以沽重儒之譽。如近日總督李衛爲大臣中。剛正之人。亦於到任之時。循沿往例。贈送祠堂扁額。况他人乎。此其陷溺人心。濁亂世俗。害有不可勝言者。數年以來。朕因浙省人心風俗之害。可憂者甚大。早夜籌畫。仁育義正。備極化導整頓之苦心。近始漸爲轉移。日歸於正。若使少

爲悠忽。不亟加整頓。則呂留良之邪說誣民者。必致充塞膠固於人心而不可解。而天經地義之大閑。泯沒淪棄。幾使人人爲無父無君之人矣。今日天道昭然。惡貫時至。令其奸詐陰險。盡情敗露。則不容不明正其罪。以維持世教彰明國法。且呂留良動以理學自居。謂已身上續周程張朱之道統。夫周程張朱。世之大儒。豈有以無父無君爲其道。以亂臣賊子爲其學者乎。此其狎侮聖儒之教。敗壞士人之心。真名教中之罪魁也。朕即位以來。實不知呂留良有著述之事。而其惡貫滿盈。神人共憤。天地不容。致有曾靜上書總督岳鍾琪之舉。曲折發露。以著呂留良之兇頑。而呂留良之子如呂葆中者。曾應舉成名。蒙恩拔置鼎甲。仕列清華。其餘子孫多遊庠序。乃不即毀板焚書以滅其蹟。且前此一念、和、尙、謀、叛、之、案、黨、羽、連、及、呂、葆、中、其、時、逆、蹟、早、已、彰、著、蒙、聖、祖、仁、皇、帝、如、天、之、仁、免、其、究、問、而、呂、葆、中、遂、憂、懼、以、死、就、常、情、而、論、呂、葆、中、之、兄、弟、子、孫、遇、如、此、之、驚、危、險、禍、且、荷、蒙、聖、祖、仁、皇、帝、如、此、高、厚、洪、恩、尤、當、感、激、悔、悟、共、思、掩、覆、前

非以爲倖逃誅極之計。豈料冥頑悍愎。習與性成。仍復抱守遺編。深藏筭篋。此罔呂留良以逆亂爲其家傳。故世惡相承。罔知儆惕。而實乃天道昭然。不容少昧。使逆賊之陰謀。徹底呈見於今日。逆賊之遺毒。不致漏網於天誅也。曾靜逆書。朕已洞悉。知外間逆黨頗衆。竟有散布訛言。希圖構亂者。然其所詆。惟朕之一身。朕可以己意自爲判定歸結。若如呂留良之罪大惡極。獲罪於聖祖在天之靈者。至深至重。即凡天下庸夫孺子。少一有綫之良。亦無不切齒而豎髮。不欲與之戴履天地。此亦朕爲臣子者情理之所必然。應將已故逆賊呂留良及見在子孫嫡親弟兄子姪。照何定例治罪之處。著九卿翰詹科道會議。直省督撫提督兩司乘公。各抒己見。詳覈定議具奏。

六月乙亥。諭朕前前所批岳鍾琪奏摺。偶檢幾件。發與曾靜看。朕與岳鍾琪君臣之際。一德一心。在岳鍾琪之忠誠報國。公正無私。實自古大臣中所罕見。而朕以至誠御下。恩眷大臣。亦極倚任之優崇。洵爲上下交孚。明良盛事。且朕所



批岳鍾琪奏摺甚多。此不過數十分中之一分。而摺內加恩岳鍾琪之處。亦不過百分中之一分。而曾靜乃欲上書勸之謀反。豈非醉生夢死冥頑無知之人乎。此乃天道不容。令其自行敗露也。查曾靜逆書。內有傳聞岳鍾琪兩次進京陛見。俱不允行。岳鍾琪深自危疑。因而上書等語。曾靜平昔夷狄之見。橫介於胸中。又聞此無根之語。不覺其逆心之愈熾。遂爲此孟浪之舉。但此傳聞之說。必有所自來。著曾靜確實供出。以曾靜之所犯如此大罪。今尙蒙朕之寬宥。則傳說浮言者。若能悔改。亦必從寬貸。况傳說者未必即爲造言之人。若由曾靜供出之人。轉究造言之緣起。則此事可得歸結。著仇奕祿海蘭詳悉宣示曾靜。欽此。

丙戌。諭內閣浙江逆賊呂留良凶頑梗化。肆爲誣謗。極盡悖逆。迺其逆徒嚴鴻逵者。實爲呂留良之羽翼。推尊誦法。備述遺言。又從而恢張揚厲。以附益之。其詞有較呂留良爲尤甚者。夫呂留良以本朝諸生。追附前明儀賓之末裔。無端

嚴鴻逵之圖  
係

嚴鴻逵議論  
之一斑

反噬。憤懣猖狂。已屬從古亂臣賊子中所罕見。至若嚴鴻逵自其祖父已爲本朝之編氓。踐土食毛。戴高履厚。嚴鴻逵之於明代。豈有故君舊國之思。而於我朝實被遂生樂育之澤。何所庸其感憤。何所庸其追憶。而亦敢效顰乎。茲擇其悖逆之語。一併宣示。日記有云。索倫地方。正月初三日。地裂。橫五里。縱三里。初飛起石塊。後出火。近三十里內。居人悉遷避。又云。熱河水大發。淹死滿洲人二萬餘。又云。十六夜。月食。其時見衆星搖動。如欲墮狀。又或飛或走。羣向東行。又云。舊年七月初四日。星變。欽天監云。此星出天沛垣。入天市垣。分野屬吳越。有兵起於市井之中。凡此荒唐叛逆之語。自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六年內。所記載者。不勝枚舉。其中惟索倫地方。擁石出火。實有之事。蓋彼地氣脈使然。前此已經屢見。其旁遠近山頂。亦有烈燄者。而嚴鴻逵以此爲譏訕乎。至熱河發水一事。因此地山回巒抱中。惟一道河流。每雨水稍大。衆水所匯。或致衝決隄岸。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大雨連晝夜。其時附近行宮一帶。地處高阜。惟隔岸山根

之下。爲水所漫溢。本地久居之民。及扈從之官兵皆知。雨止水即減退。安重不遷。惟寄居之匠人等。驚惶迷惑。或有愚人編木爲筏。謂可乘流而渡。遂有木筏觸石而解。沈溺者數人。是時朕以輪班恭請聖安。隨從官員二三百人。駐紮即在水發之地。因約束嚴整。無一妄動之人。及至水退。皆安然無恙。無一人被水者。乃嚴鴻達謂淹死滿洲人二萬餘。何妄誕至於斯極。且熱河之地。五方之人畢集。而嚴鴻達謂獨淹死滿洲有此理乎。嚴鴻達生今之世。爲今之民。明代淪亡已久。而我朝定鼎業經百年有餘。乃臆造譌言。好亂樂禍。於昇平甯謚之時。作干戈擾攘之望。以聖祖之德盛化神。而公然誣竊。以今日之民安物阜。而朝夕咒詛。種種喪心病狂。皆拾呂留良之唾餘。而尤加幻妄。豈非兇逆性成。萬死有餘之逆賊乎。且伊又貌作迂腐曲謹之態。浮薄之士。簧鼓其虛譽。致有廷臣以纂修明史薦舉及伊者。伊乃自鳴得意。抗慢詭激。其自記有云。予自意定。當以死拒之耳。其大言藐抗若此。又云。衡州人張熙字敬卿來見。言其師曾靜永

上四

興縣人。在彼中講學。學者稱蒲潭先生。從前因讀講義。始棄諸生。夫以朕特旨詔修明史。旁求山林隱逸之士。而廷臣薦舉及伊。至欲以死力拒。竟視朝廷如兒戲。等徵召於弁髦。而於逆賊曾靜等叛亂悖惡之徒。尺書馳問。一介相通。則數千里之外。呼吸相應。招納黨類。天地間顯圖不軌。擾亂綱常。未有兇狡至於此極者也。似此悖逆叛亂之人。煽惑民心。且獲罪於聖祖皇考。與呂留良黨惡共濟。其罪不容於死。嚴鴻逵應作何治罪之處。著九卿翰詹科道會同速議具奏。

戊子。諭內閣。我朝建極綏猷。遐邇率育。海隅日出。莫不尊親。乃逆賊呂爾良嚴鴻逵兇悖惡亂。無父無君。著書顯爲謗訕於本朝之大統。肆爲詆斥之詞。於我聖祖仁皇帝之深仁厚澤。偉烈豐功。任意爲誣讎慢詛之語。其猖狂妄幻。肆無顧忌。人人痛心疾首。不共戴天。朕已降諭旨。將伊等極惡大罪之處。宣示中外。諸臣公議治罪。至於嚴鴻逵之徒。沈在寬。生於本朝。定鼎數十年之後。自其祖

沈在寬之關係

## 在寬之詩篇

父已在覆轡化育之中。非止身被德教者可比。綱常倫理之大義。尤當知懷。乃墮惑逆黨之邪說。習染兇徒之餘風。亦懷不逞。附會譏議。摹效梗化之民。稱本朝爲清時。竟不知其身爲何代之人。狂悖已極。此沈在寬與呂留良嚴鴻逵黨同叛逆之彰明較著者也。至其所著詩集。有云。更無地著遊秦人。又云。陸沈不必由洪水。誰爲神州理舊疆。此以本朝之宅中立極。化理郵陸。目爲神州陸沈。有同洪水之患。其謬戾尤爲狂肆。且即以洪水言之。明代二百餘年。黃運兩河。時時潰決。生民日有淪爲波臣之懼。我聖祖仁皇帝時。屢憂勤。詳示方略。躬親相度。至於再三。凡所以修築捍禦之策。疏濬導刷之宜。悉經睿慮精詳。盡美盡善。以致川流循軌。黃水安瀾。數十年來。隄工鞏固。億姓永無昏墊之虞。共享平成之慶。迨朕紹膺丕緒。恪遵護烈。加意修防。仰荷上天眷佑。七年以來。河流咸歸故道。海口深通。清淮迅暢。三省運道進行無阻。至於北直畿輔之地。兩省浙江等處。凡有海塘河渠以及應行經理水利之處。皆漸次興修。苦澁以時。旱潦

有備。府事修和。桑麻徧野。此時之神州。何處可指爲陸沈。又何地可指爲洪水。乎。且沈在寬云。誰爲神州理舊疆。其意欲將神州付之何人。經理也。沈在寬年未滿四十。而亦效其師之狂悖。肆詆本朝。乃於逆賊曾靜之徒張熙。千里論交。一見如故。賦詩贈答。意同水乳。此其處心積慮。以叛逆爲事。其罪實無可道。著交與刑部將沈在寬訊取口供具奏。

九月癸未。以曾靜等口供及歷次所降諭旨刊刻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上諭諸王文武大臣等。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懷保萬民。恩加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協億兆之懽心。用能統一寰區。垂庥奕世。蓋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爲天下君。此天下一家。萬物一體。自古迄今。萬世不易之常經。非尋常之類聚羣分。鄉曲疆域之私衷淺見。所可妄爲同異者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蓋德足以君天下。則天錫佑之。以爲天下君。未聞不以德爲感孚。而第擇其爲何地之人。而輔之之理。又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聞億

兆之歸心。有不論德而但擇地之理。又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惟有德者乃能順天。天之所與。又豈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區別乎。我國家肇基東土。列聖相承。保乂萬邦。天心篤祐。德教宏敷。恩施遐暢。登生民於衽席。徧中外而尊親者。百年於茲矣。夫我朝既仰承天命。爲中外生民之主。則所以蒙撫綏愛育者。何得以華夷而有殊視。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爲君。則所以歸誠效順。盡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華夷而有異心。此揆之天道。驗之人理。海隅日出之鄉。普天率土之衆。莫不知大一統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乃逆賊呂留良。兇頑悖惡。好亂樂禍。俶擾彝倫。私爲著述。妄謂德祐以後。天地大變。亘古未經。於今復見。而逆徒嚴鴻逵等。轉相附和。備極猖狂。餘波及於曾靜。幻怪相煽。恣爲毀謗。至謂八十餘年以來。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在逆賊等之意。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爲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爲訕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爲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曾何損於

聖德乎。詩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義。故聲其罪而懲艾之。非以其爲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則孔子周遊。不當至楚。應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刪定之時。不應以其誓列於周書之後矣。蓋從來華夷之說。乃在晉宋六朝偏安之時。彼此地醜德齊。莫能相尙。是以北人詆南爲島夷。南人指北爲索虜。在當日之人。不務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譏。已爲至卑至陋之見。今逆賊等。於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之時。而妄判中外。謬生忿戾。豈非逆天悖理。無父無君。蜂蟻不若之異類乎。且以天地之氣數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後。君臣失德。盜賊四起。生民塗炭。疆圉靡甯。其時之天地。可不謂之閉塞乎。本朝定鼎以來。掃除羣寇。寰宇乂安。政教興修。文明日盛。萬民樂業。中外恬熙。黃童白叟。一生不見兵革。今日之天地。清甯萬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曉。而尙可謂之昏暗乎。夫天地以仁愛爲心。以覆載無私爲量。是以德在內近者。則大統集於內近。德在外遠者。則大統集於外遠。孔子



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自有帝王以來。其撥一也。今逆賊等。以冥頑狂肆之胸。不論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論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瑣瑣鄉曲。爲阿私區區地界。爲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味棄彝倫。滅廢人紀之逆意。至於極盡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爲昏暗。豈皇皇上天。鑒觀有赫。轉不如逆賊等之智識乎。且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爲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獯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日爲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爲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尙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從來爲君上之道。當視民如赤子。爲臣下之道。當奉君如父母。如爲子之人。其父母即待以不慈。尙不可以疾怨忤逆。况我朝之爲君。實盡父母斯民之道。殫誠求保赤之心。而逆賊尙忍肆爲訕謗。則爲君者不知何道而後可也。從前

康熙年間。各處奸徒竊發。動輒以朱三太子爲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貴者。指不勝屈。近日尙有山東人張玉。假稱朱姓。託於明之後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見被步軍統領衙門拏獲究問。從來異姓先後繼統。前朝之宗姓。臣服於後代者甚多。否則隱匿姓名。伏處草野。從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稱朱姓。搖惑人心若此之衆者。似此蔓延不息。則中國人君之子孫。遇繼統之君。必至於無噍類而後已。豈非奸民迫之使然乎。況明繼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綱常倫紀言之。豈能逃篡竊之罪。至於我朝之於明。則鄰國耳。且明之天下。喪於流賊之手。是時邊患四起。倭寇騷動。流賊之有名目者。不可勝數。而各村邑無賴之徒。乘機劫殺。其不法之將弁兵丁等。又借征勦之名。肆行擾害。殺戮良民。請功以充獲賊之數。中國民人。死亡過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子遺之歎。其偶有存者。則肢體不全。耳鼻殘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間。猶有目覩當時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慶幸。

此實中國人  
自取令彼有  
辭

我朝統一萬方。削平羣寇。出薄海內外之人於湯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於中國者大矣。至於厚待明代之典禮。史不勝書。其藩王之後。實係明之子孫。則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曠典。而胸懷叛逆之奸民。動則假稱朱姓。以爲構逆之媒。而呂留良輩。又借明代爲言。肆其分別華夷之邪說。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爲本朝之賊寇。實明代之仇讎也。且如中國之人。輕待外國之人。承大統者。其害不過妄意詆譏。盡惑一二匪類而已。原無損於是非之公。倫常之大。儻若外國之君。入承大統。不以中國之人爲赤子。則中國之人。其何所託命乎。况撫之則后。虐之則仇。人情也。若撫之而仍不以爲后。殆非順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爲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於下。爲下者。其能堪乎。爲君者。尙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於下。豈爲下者。轉可以此施之於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夫以春秋時百里之國。其大夫猶不可非。况我朝奉天承運大

一統。太平盛世。而君上尙可誇議乎。且聖人之在諸夏。猶謂夷狄爲有禮。况爲我朝之人。親被教澤。食德服嗜。而可爲無父無君之論乎。韓愈有言。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歷代以來。如有元之混一區宇。有國百年。幅員極廣。其政治規模。頗多美德。而後世稱述者寥寥。其時之名臣學士著作頌揚。紀當時之休美者。載在史冊。亦復燦然具備。而後人則故爲貶詞。概謂無人物之可紀。無事功之足錄。此特懷挾私心。識見卑鄙之人。不欲歸美於外來之君。欲貶抑淹沒之耳。不知文章著作之事。所以信今傳後。著勸戒於簡編。當平心執正而論。於外國入承大統之君。其善惡尤當秉公書錄。細大不遺。庶俾中國之君見之。以爲外國之主。且明哲仁愛如此。自必生奮勵之心。而外國之君見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於爲善。而深戒爲惡。此文藝之功。有補於治道者。當何如也。儻故爲貶抑淹沒。略其善而不傳。誣其惡而妄載。將使中國之君以爲既生中國。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邅隆之

世宗高宗好  
名之心如見

治而外國入承大統之君。以爲縱能夙夜勵精。勤求治理。究無望於載籍之褒揚。而爲善之心。因而自息。則內地蒼生。其苦無有底止矣。其爲人心世道之害。可勝言哉。况若逆賊呂留良等。不惟於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經大法。概爲置而不言。而更鑿空妄撰。憑虛橫議。以無影無響之談。爲惑世誣民之具。顛倒是非。紊亂黑白。以有爲無。以無爲有。此其誕幻譎張。誑人聽聞。誠乃千古之罪人。所謂啓不畏死。凡民罔不愆。不待教而誅者也。非止獲罪於我國家而已。此等悛邪之人。胸懷思亂之心。妄冀僥倖於萬一。曾未通觀古今大勢。凡首先倡亂之人。無不身膏斧鑕。遺臭萬年。夫以天下國家之鞏固。豈烏合鼠竊之背所能輕言動搖。即當世運式微之時。其首亂之人。歷觀史冊。從無有一人能成大事者。如秦末之陳涉項梁張耳陳餘等。以至元末之劉福通韓林兒陳友諒張士誠等。雖一時跳梁。究竟旋爲灰燼。而唐宋中葉之時。其草竊之輩。接踵疊迹。亦同歸於盡。總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義。不識天命之眷懷。徒自取隳滅。爲萬

古之舉人而已。夫人之所以爲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有此倫常之理也。故五倫謂之人倫。是闕一則不可謂之人矣。君臣居五倫之首。天下有無君之人。而尙可謂之人乎。而懷無君之心。而尙不謂之禽獸乎。盡人倫則謂人。滅天理則謂禽獸。非可因華夷而區別人禽也。且天命之以爲君。而乃懷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誅殛者乎。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天下億萬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親上之念。無庸再爲剖示宣諭。但儉邪昏亂之小人。如呂留良等。胸懷悖逆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數賊也。用頒此旨。特加訓諭。若平日稍有存此心者。當問天捫心。各發天良。詳細自思之。朕之詳悉剖示者。非好辯也。古昔人心醇樸。是以堯舜之時。都會吁咈。其詞甚簡。遠至殷周之世。人心漸不如前。故殷盤周誥。所以誥誡臣民者。往復周詳。肅誠剴切。始能去其蔽錮。覺其愚蒙。此古今時勢之不得不然者。每見陰險小人。爲大義所折。理屈詞窮。則借聖人之言。以巧爲詆毀。曰是故惡夫佞者。不知孔子之以子路爲佞。因子路何必讀書然後

世宗之辨才  
保可佩

關於學官

爲學之語而發。蓋以無理之論。而欲強勝於人。則謂之佞。所謂禦人以口給也。若遇呂留良嚴鴻達曾靜等。逆天背理。惑世誣民之賊。而曉以天經地義。綱常倫紀之大道。使愚昧無知。平日爲邪說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至遭天譴而罹國法。此乃爲世道人心計。豈可以謂之佞乎。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著將呂留良嚴鴻達曾靜等悖逆之言。及朕諭旨一一刊刻通行。頒布天下各府州縣遠鄉僻壤。俾讀書士子及鄉曲小民共知之。並令各貯一冊於學宮之中。使將來後學新進之士。人人觀覽。知悉倫有未見此書未聞朕旨者。經朕隨時察出。定將該省學政及該縣教官從重治罪。特諭。

上諭六

下未。怡親王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遵旨訊問曾靜張熙。照大逆不遵律即行正法。上御乾清宮召入諸臣等。並令李紱隨入。諭曰。今日諸臣合詞請誅曾靜張熙。伊等大逆不道。實從古史冊所未有。以情罪論之。萬無可赦。但朕之不。行誅戮者。實有隱衷。上年曾靜之徒張熙。謔名投書與岳鍾琪。岳鍾琪倉卒之

雍正之苦心

則伏岳鍾琪之法

聞。忿怒驚惶。不及籌算。即遶巡撫西琳臬司碩色坐於密室。將張熙嚴加棖究。問其指使之人。張熙不肯供出真實姓名。旋即加以刑訊。而張熙甘死不吐。岳鍾琪無可如何。越二三日。百計曲誘。許以同謀。迎聘伊師與之盟神設誓。張熙始將姓名一一供出。彼時岳鍾琪具奏前來。朕披覽之下。爲之動容。岳鍾琪誠心爲國家發姦擒伏。假若朕身曾與人盟神設誓。則今日亦不得不委曲以期無負前言。朕洞鑒岳鍾琪之心。若不視爲一體。實所不忍。況曾靜等僻處鄉村。爲流言所惑。其捏造謗言之人。實係阿其那塞思黑門下之兇徒太監等。因犯罪發遣廣西。心懷怨忿。造作惡語。一路流傳。今已得其確據。若非因曾靜之事。助謠言流布。朕何由聞知。爲之明白剖晰。俾家喻而戶曉耶。且從來國家之法。原以有一儆百。曾靜等之悖逆。諒宇宙內斷無第二人。即後世亦可斷其必無有與之比者。何必存懲一儆百之見。所以寬宥其罪。並非博寬大之名。而廢法也。一切朕另有諭旨。



戊申。諭自古兇頑之徒。心懷悖逆。語涉詆誣者。史冊所載。不可枚舉。然如今日。曾靜此事之怪誕離奇。講張爲幻。實從古所未見。爲人心之所共忿。國法之所斷不可寬者。然朕往復思之。若伊訕謗之語。有一事之實在。朕有幾微不可開心之處。則不但曾靜當善不臣之心。即天下臣民亦應共懷離異之志。若所言字字皆虛。與朕躬毫無干涉。此不過如荒山窮谷之中。偶聞犬吠鴉鳴而已。又安得謂之訕謗乎。上年此事初發之時。朕即坦然於懷。實無絲毫忿怒之意。笑而覽之。此左右大臣皆深知者。嗣令侍郎杭奕祿副都統海蘭前往湖南拘曾靜到案。明白曉諭。逐事開導。動以天良。祛其迷惑。而伊始豁然醒悟。悔過感恩。其親筆口供。不下數萬言。皆本於良心之發見。而深恨從前之誤聽浮言。遂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誅也。蓋其分別華夷中外之見。則蔽錮陷溺於呂留良不臣之邪說。而其謗及朕躬者。則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禵等之逆黨奸徒。造作蜚語。布散傳播。而伊誤信以爲實之所致。自上年至今。已將一載。朕留心

體察。並令內外大臣各處根究。今此案內著邪書造謗言之首惡。俱已敗露。確有證據。竝不始於曾靜者。盡明白矣。與朕初意毫無差謬。則曾靜之誤聽。尙有可原之情。而無必不可寬之罪也。阿其那等蓄心陰險。存傾陷國家之念。懷與皇考爲仇之心。而一一加之於朕。總因阿其那等平日之逆謀不遂。蓄養匪類者久矣。播散謔言。分門立戶。各各收買黨羽。欲以聾惑人之耳目。俾衆蓄逆念之人。蠢動而起。然後快心。祖宗之社稷所不願也。夫加朕以凶暴惡名。其罪猶輕。獨不念聖祖皇考六十餘年之豐功懋烈。而作如此歸結。豈爲人子者所忍爲乎。阿其那塞思黑等之罪。實萬死不足以贖矣。伊等之奸謀若此。自今敗露者。即不勝其數。其他匪類邪黨之聽其驅使者。奚止數千百人。造作種種誣謗之語。已流散於極邊遠塞。則宇宙之內。鄉曲愚人爲其所惑者。豈止曾靜數人而已哉。即如三姓之協領華賚。身在地。方。有稽查之責。乃伊將所見所聞。俱行隱瞞。不以入告。朕在九重。大內。何由而知之。何從而究之。又何自而判斷。爾承。

使天下臣民共曉之。今蒙上大皇考俯垂默佑。令明神驅使曾靜自行投首於總督岳鍾琪之前。俾造書造謗之奸人。一一呈露。朕方得知若輩殘忍之情形。明日張膽。將平日之居心行事。備論荒陬僻壤之黎民。而不爲浮言所惑於真一。亦可知阿其那塞思黑等蓄心之慘毒。不忠不孝。爲天祖之所不容。國法之所難宥。處天下後世。亦得諒朕不得已之苦衷矣。此朕不幸中之大幸。非人力之所能爲者。即此則曾靜不爲無功。即此可以寬其誅矣。從來奸宄兇醜造作妖言。欲以誣民惑衆者。無時無之。即如從前妖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戰場。此語已流傳三十餘年矣。又如廣西張淑榮等。言欽天監奏紫微星落於福建。今朝廷降旨遣人至閩。將三歲以上九歲以下之男子。悉行誅戮。又如山東人張玉假稱朱姓。係前明後裔。遇星土推算伊有帝王之命。似此誕幻荒唐。有關世道人心之語。往往地方大臣官員。希圖省事。自爲瘋癲。苟且掩護於一時。而未念及迷惑之害。日月漸遠。傳播漸多。遂不能究問其所自來。轉令無辜之人。

受其牽累。此皆庸碌無能。視國家利害如膜外之大臣等。養癰之害也。又如村塾訓蒙之人。本無知識。而又窮困無聊。心懷抑鬱。往往造爲俚鄙怪妄之歌謠。授於村童傳唱。而不知者遂誤認以爲童謠。轉相流布。此皆奸民之欲煽惑人心。素亂國法者。地方大吏有司。視爲泛常。不加稽察懲創。以防其漸可乎。前年有人捏稱侍郎舒楞額密奏八旗領米一事。欲以搖惑旗人之心。舒楞額聞之。據實入奏。比時朕隨降旨根究。即得其造言之人。加以懲戒。凡屬流言初起之時。若地方大臣即肯悉心窮究。必能得其根由。使奸宄不至漏網。庸愚無知。亦不至拖累。其有裨於人心世道者。良非淺鮮。今因曾靜之事。而查出首先造謗之渠魁。蓋以此案發覺尙早。易於追尋。故可遞推而得其根源也。且朕之寬宥曾靜。非矯情好名而爲此舉也。虞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曾靜之過雖大。實有可原之情。昔我皇考時時訓誨子臣曰。凡人孰能無過。若過而能改。卽自新遷善之機。故人以改過爲貴。但實能改過者。無論所犯之大小。皆不當罪之也。

朕祇承聖訓。日以改過望天下之人。蓋過大而能改。勝於過小而不改者。若曾靜可謂改過者矣。朕赦曾靜。正欲使天下臣民知朕於改過之人無不可救之罪。相率而趨於自新之路也。且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賞一人。不以私怒而罰一人。曾靜狂悖之言。止於謗及朕躬。竝無反叛之實事。亦無同謀之衆黨。彼跳梁逆命之人。果能束身歸命。畏罪投誠。尙且邀赦宥之典。豈曾靜獨不可貸其一死乎。且曾靜之前後各供。俱係伊親筆書寫。竝非有所勉强倡勸。亦竝非有人隱授意指。實由於天良感動。是以悛悔之心迫切。誠懇形於紙筆。此乃其可原之情。竝非以其爲諂媚頌揚之詞。而欲寬其罪也。若今日喜其諂媚而曲宥之。則從前即當怒其誣謗而速誅之矣。况曾靜今日頌揚之詞。較之從前誣謗之語。其輕重懸殊。何止什伯。論其情罪。豈足相抵。若有人議朕喜曾靜之諂媚而免其罪者。則與曾靜從前之犬吠鴉鳴無以異矣。然朕亦不論陰造作布散流言之逆黨。另行審明正法外。著將曾靜、張熙、免罪釋放。竝將伊之遺書及前

操縱臣民神乎技矣

曾靜張熙之釋放

後審訊詰問之語。與伊口供。一一刊刻頒布。使天下之人共知之。楚省地方大小官員等。平日既不能宣布國恩。敷揚朕訓。化誨百姓。盡去邪心。致有此等愚昧狂亂之人。實有忝於父母斯民之責。此則深當愧恥者。今若以羞忿怨恨之心。或將曾靜張熙有暗中賊害情形。朕必問以抵償之罪。曾靜等係朕特旨赦宥之人。彼本地之人。若以其貽羞桑梓。有嫉惡暗傷者。其治罪亦然。即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之。蓋曾靜之事。不與呂留良等。呂留良之罪。乃皇考當日所未知而未赦者。是以朕今日可以明正其罪。若曾蒙皇考赦免之旨。則朕亦自違旨而曲宥其辜矣。特諭。

己酉。怡親王等奏。伏讀上諭寬宥曾靜。仰見我皇上大度包涵。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惡獸毒蛇。魑魅魍魎。不忍以雷霆殲滅。欲使之革面回心。自堯舜禹湯以至於今。未聞此寬大之典也。伏思我朝剏業垂統。列祖聖聖相承。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餘年。豐功駿烈。炳耀日星。厚澤深仁。浹洽宇宙。皇上嗣

統建極。大孝大德。至聖至誠。宵旰動民。仁育義正。躬行節儉。俾藏富閭閻。廣沛恩膏。以普甯黎庶。蠲賑動盈億萬。教養溥徧遐荒。數年以來。年歲豐登。民氣和樂。嘉祥駢集。風俗阜成。舉凡含齒戴髮之儔。靡不沐浴皇風。歌詠帝德。山陬海澨。僻壤窮鄉。咸順則懷恩。心悅誠服。乃有曾靜者。性與人殊。兇狡狂幻。蠱惑於逆賊呂留良之反書悖論。復道聽阿其那塞思黑門下之奸徒匪類。散布誣捏。毫無影響之流言。輒敢編集蜚語。繕寫謗書。令其徒張熙從湖南遠至陝西。赴總督岳鍾琪衙門投遞。雖不能爲反叛之事。實素蓄反叛之心。是以惡貫滿盈。神明驅遣。令其自行敗露。身服典刑。以消異類之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也。經年以來。中外臣民。聞其嗥吠。皆切不共戴天之忿。思食其肉而寢其皮。今皇上沛如天之仁憫。其始由誤聽。今已悔悟。情有可原。特加寬宥。伏讀聖諭。以改過望天下之人。過大而能改。勝於過小而不改。若實能改過。則無不可赦之罪。又念跳梁逆命者。畏罪投誠。尙邀從寬之典。大哉皇言。寬仁好生之德。度越千古。但

曾靜梟獍性成。陰謀不軌。誣謗悖逆。罪惡彌天。查律例開載十惡。凡謀反叛逆。及大不敬。皆常赦之所不原。是曾靜之罪在十惡。乃三省之所不及。而張熙與曾靜共謀不軌。赴陝投遞逆書。思欲搆亂。亦所難寬。仰祈皇上敷下法司。即將曾靜張熙按律處決。碎屍懸首。查其親屬逆黨。盡與殲除。以明朝廷之憲章。慰臣民之公憤。得旨。寬宥曾靜等一案。乃諸王大臣官員等。所不可贊一辭者。天下後世。或以爲是。或以爲非。皆朕身任之。於臣工無與也。但朕亦再四詳慎。所降諭旨。俱已明晰。諸王大臣官員等。不必再奏。儻各省督撫提鎮。有因朕寬宥曾靜等。復行奏請者。著通政司將本發還。

雍正八年十二月。刑部等衙門會議呂留良身列本朝子衿。妄附前代儀賓之裔。追思舊國。詆毀朝章。造作惡言。妄行記撰。猖狂悖亂。罪惡滔天。甚至敢將聖祖仁皇帝誣毀指斥。悖逆已極。臣等莫不切齒痛心。尤宜按律治罪。顯加誅滅。以扶人紀。以絕亂源。呂留良應剝屍梟示財產入官。伊子呂葆中曾叨仕籍。世



惡相濟。前此一念和尙謀叛案內連及呂葆中。逆蹟彰著。亦應剝屍梟示。呂毅中。應擬斬立決。伊子孫並兄弟伯叔兄弟之子及女妻妾姊妹子之子妻妾應行文該督查明按律完結。並行知各省府州縣。將大逆呂留良所著文集詩集日記及他書已經刊刷及鈔錄者。於文到日出示徧諭。勒限一年盡行焚毀。得旨。呂留良懷悖逆不臣之心。假託先儒糟粕餘論。欺世盜名。以致人心陷溺。爲其迷惑已久。愚昧之徒。稱爲夫子。幾謂其駕乎程朱之上。甚至奉祀書院以尊崇之。今其逆謀穢行。無不敗露。天下焉有喪滅倫常。猶得託名於理學之林。而著作尙有可取者乎。今內外臣工等合詞陳奏。朕思呂留良之罪。從前諭旨甚明。在天理國法。萬無可寬。然天下至廣。讀書之人至多。或者千萬人中。尙有其人。謂呂留良之罪不至於極典者。朕慎重刑罰。誅奸鋤叛。必合乎人心之大公。以昭與衆棄之之義。至其所著書集。臣工等奏請焚毀。復思呂留良不過盜襲古人之緒餘。以肆其狂誕空浮之論。有識見者固不待言。即當日被其愚惑者。

雄主之遠見  
與其妙術

上諭十

嚴鴻遠沈在  
寬等之誅戮

今亦自然窺其底裏而噴笑之也。况其人品心術若此。其言更何可取。今若焚滅其蹟。假使毀棄不盡。則事屬空文。倘毀棄盡絕。則將來未見其書者。轉疑伊之著述。實能闡發聖賢精蘊。而惜其不可復得也。即呂留良書籍中有大逆不道之語。伏思我聖祖仁皇帝聖德神功。際天蟠地。如日月之照臨宇宙。萬古爲昭。豈呂留良所能虧蔽於萬一乎。著將廷臣所議行文直省學政。備行詢問各學生監等。應否照議將呂留良呂葆中剉屍梟示。伊子呂毅中斬決。其所著文集詩集日記及他書已經刊刻刷印暨鈔錄者。盡行燔毀之處。著秉公據實。作速取具該生監等結狀具奏。其有獨抒己見。令其自行具呈該學政一併具奏。不可阻撓隱匿。俟具奏到日。再降諭旨。

雍正十年十二月。刑部等衙門議奏逆賊嚴鴻遠。梟屍性成。心懷叛逆。與呂留良黨惡共濟。誣捏妖言。實覆載所難容。爲王法所不貸。嚴鴻遠應凌遲處死。已休冥。誅應戮屍梟示。其祖父父子孫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皆

斬立決。男十五以下及嚴鴻逵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俱解部給功臣之家爲奴。財產入官。沈在寬傳習呂留良嚴鴻逵之邪說。猖狂悖亂。附會既讖。尤宜速正典刑。凌遲處死。其嫡屬等均照律治罪。又呂留良案內黃補菴自稱松淑門人。所作詩詞荒唐狂悖。車鼎豐車鼎賁刊刻逆書。往來契厚。孫用克陰相援結。周敬輿甘心附逆。私藏禁書。黃補菴應擬斬立決。妻妾子女給功臣之家爲奴。父母祖孫兄弟流二千里。車鼎豐等但擬斬監候。又呂留良案內被惡門徒房明疇金子尙應革去生員。杖一百。僉妻流三千里。陳祖陶沈允懷沈成之董呂晉李天維費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懋侯沈林友應革去。論舉人監生生員杖一百。徒三年。朱霞山朱芷年從學嚴鴻逵時年尙幼小。張聖範朱羽采令伊等幼子從沈在寬附學訓蒙。審無與沈在寬交好之處。應無庸議。得旨。嚴鴻逵著戮屍梟示。其孫著發甯古塔給與披甲人爲奴。沈在寬著改斬立決。黃補菴已伏冥誅。其嫡屬照議治罪。車鼎豐車鼎賁孫用克周敬輿俱依

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房明疇金子尙俱著僉妻流三千里。陳祖陶等十一人著杖責完結。張聖範朱羽采朱從山朱芷年著釋放。

### 六 謝濟世之獄

觀謝濟世之獄。而歎監謗之道至矣。盡矣。錄上諭一節。俾見當時。雄主所以操縱臣民之作用焉。

### 其罪狀

雍正七年七月辛丑。諭內閣據順承郡王錫保以在軍前效力之謝濟世註釋大學毀謗程朱參奏前來。朕觀謝濟世所註之書。意不止毀謗程朱。乃用大學內見賢而不能舉兩節。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寫其怨望誹謗之私也。其註有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騷擾甚矣。等語。觀此則謝濟世之存心。昭然可見。朕即位以來。於用人之際。至公無私。不惟可以自信。亦天下臣民所共知者。即以田文鏡謝濟世二人之事言之。田文鏡在聖祖仁皇帝時爲內閣侍讀學士。朕從未識其面。亦並未知其姓名。因雍正元年。伊奉差祭告華山回京。陛見。將

山西通省荒歉情形。急切陳奏。備極周詳。朕以山西被災。其時之巡撫德音身在地方。既不奏聞。而田文鏡以奉差經過之員。念切民瘼。直言無隱。其忠君愛國之忱悃。深屬可嘉。遂令田文鏡前往山西撫綏賑濟。伊到彼果能盡心辦理。於是將伊授爲山西布政使。令與諾岷和衷共濟。嗣因河南諸事廢弛。調任河南布政使。未幾擢爲河南巡撫。見今授以河東總督之任。一二年間。深加信任。尙可謂之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乎。又如李紱蔡珽與書振國邵言綸汪誠等結黨行私。營求報復。而謝濟世姦惡很戾。聽其指使。參奏田文鏡貪贓納賄。任意誣讒。借直言敢諫之名。行其排擠傾陷之計。朕當謝濟世陳奏之時。立即洞燭其奸。擊交刑部審問。朕尙未忍置之重典。著令革職。發往軍前效力贖罪。一時在廷諸臣。無不以爲至公至當。似此尙可謂之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乎。至於朕心並無私好私惡。惟以其人之善惡爲好惡。以衆論之是非爲好惡。何嘗豫存成見於胸中。即如引見各官。有見其才具似優者。亦令謀上

司試看。有見其人似屬平常者。亦令該上司試看。並諭令該上司秉公考課。不必存迎合瞻顧之念。是以各員蒞任之後。或朕旨曾獎其優。而督撫參劾者多有之。或朕旨以爲平常。而督撫保題稱職者亦有之。朕未嘗以一己之好惡。令天下督撫以阿徇。而各督撫亦能仰體朕意。從未嘗以朕之好惡。漫爲迎合也。朕之用人。惟期有益於國計民生者。可謂之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乎。謝濟世於公正任事之田文鏡。則肆行誣參。於婪贓不法之黃振國。以及黨護鑽營之李紱。蔡珽。邵言。綸。汪。誠等。則甘聽其指使。而爲之報復。乃直顛倒是非。紊亂黑白。好惡拂人之性者矣。天理國法所不能容。蓄已逮身。而猶不知省懼。何其謬妄至於此極。夫拒諫飾非之說。乃朕素所深戒。然必責難陳善。忠言讜論。而後可以謂之諫。若乃排擠傾陷之私言。奸險狡惡之邪論。豈可以直諫自居。而冀朕之聽受耶。試問謝濟世數年以來。伊爲國家敷陳者何事。爲朕躬進諫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諫。所飾者何非。除處分謝濟世黨同伐異。誣陷良臣之外。尙

能指出一二事否乎。謝濟世以應得重罪之人。從寬命其效力。乃仍懷怨望。恣意謗訕。甚爲可惡。應作何治罪之處。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議具奏。

七 胡中藻之獄

康熙間屢次文字獄。雖文網深密。然因天下未定。其所對付者亦半屬實意爲難之人。霸者爲自衛計。尙非得已也。至如乾隆間胡中藻一案。觀其成獄之詞。真可以莫須有。三字盡之矣。且在彼時。何必更作如是手段。而竟作如是手段者。則高宗與聖祖世宗才略之高下。亦可見爾。今綴拾諸上諭。記其始末如下。

乾隆二十年三月。上召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諭曰。我朝撫有方夏。於今百有餘年。列祖列宗。深仁厚澤。漸洽區宇。薄海內外。共享昇平。凡爲臣子。自乃祖乃父以來。食毛踐土。宜其胥識尊親大義。乃尙有出身科目。名列清華。而鬼蜮爲心。於語言吟詠之間。肆其悖逆。詆訕怨望。如胡中藻者。實非人類中所

罪案一

罪案二

罪案三

罪案四

罪案五

應有。其所刻詩題曰堅磨生詩鈔。堅磨出自魯論。孔子所稱磨涅。乃指佛胎而言。胡中藻以此自號。是誠何心。從前查嗣庭汪景祺呂留良等詩文日記。謗訕講張大逆不道。蒙我皇考申明大義。嚴加懲創。以正倫紀而維世道。數十年來。意謂中外臣民咸知儆惕。而不意尙有此等鴟張鴟吠之胡中藻。即檢閱查嗣庭等舊案。其悖逆之詞。亦未有累牘連篇至於如此之甚者。如其集內所云。一世無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國之久。莫如漢唐宋明。皆一再傳而多故。本朝定鼎以來。承平熙皞。蓋遠過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尙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至謁羅池廟詩。則曰天。匪。開。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蠻滿洲。俗稱漢人曰蠻子。漢人亦俗稱滿洲曰達子。此不過如鄉籍而言。即孟子所謂東夷西夷是也。如以稱蠻爲斯文之辱。則漢人之稱滿洲曰達子者。亦將有罪乎。再觀其與一世爭在醜夷之句。益可見矣。又曰。相見請看都盜青。誰知生色屬裘人。此非謂貽裘之人而何。又曰。甬斗



罪案六

罪案七

罪案八

罪案九

罪案十

罪案十一

送我南。北十送我北。南北斗中間。不能一黍隔。又曰。再汎瀟湘朝北海。細看來。歷是如何。又曰。雖然北風好。難用可如何。又曰。撒雲揭北斗。惹竅生南風。又曰。暫歇南風競。兩兩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復。意何所指。其浯溪照景石詩中。用周時穆天子車馬走不停。及武皇爲失傾城色。兩典故。此與照景石有何關涉。特欲藉題。以寓其譏刺訕謗耳。至若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閉之句。尤爲奇誕。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乃有朝門不開閉之語。又曰。人間豈是無中氣。此是何等語乎。其和初雪元韻。則曰。白雪高難和。單辭贊莫加。單辭出尙書呂刑。於詠雪何涉。進呈南巡詩。則曰。三才生後生。今日天地人。爲三才。生於三才之後。是爲何物。其指斥之意。可勝誅乎。又曰。天所照臨。皆日月。地無道里計。西東。諸公五嶽諸侯。演一百年來頰首同。蓋謂嶽瀆蒙羞。頰首無奈而已。謗訕顯然。又曰。亦天之子亦萊衣。兩亦字。悖慢已極。又曰。不爲遊觀縱盜賊。八駿人所常用。必用盜賊。義何所取。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溷彼因時邁。

舉案十二

蓋暗用昭王南征故事。謂朕不之覺耳。又曰。如今亦是塗山會。玉帛相方十倍多。亦是二字與前兩亦字同意。其頌蠲免。則曰那似偏災。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然燈。朕一聞災歎。立加賑恤。何乃謂如佛證之難覩耶。至如孝賢皇后之喪。乃有並花已覺單無蒂之句。孝賢皇后係朕藩邸。時皇考世宗憲皇帝。禮聘賢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宮。母儀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何嘗令有干與朝政。驕縱外家之事。此誠可對天下後世者。至大事之後。朕恩顧飾終。然一切禮儀。並無於會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與鄂昌往復酬詠。自謂殊似晉人。是已爲王法所必誅。而其詩曰。其夫我父屬。妻皆母道之女。君君一體。焉得漠然爲夫君。父人之通稱。君應冠於父上。曰父君。尙不可。而不過謂其父之類而已。可乎。番后也。而直斥曰其夫曰妻。喪心病狂。一至於此。是豈覆載所可容者乎。他如自桂林調回京師。則曰得免我冠。是出頭。伊由翰林游擢京堂。督學陝西。復調廣西。屢司文柄。其調取回京。並非遷謫。乃以挂冠爲出頭。有是理乎。又有曰。一世

舉案十三

舉案十四

罪案十五

罪案十六

罪案十七

罪案十八

璞離完。吾身詎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張。除是脫羶鎖。又曰。一世眩如鳥在笈。又曰。設官我曾慚。又曰。天方省事應爾我。又曰。直道恐難行。又曰。世事於今怕捉風。無非怨悵之語。述懷詩又曰。瑣沙儉射賊。饒舌狠強笑。賢良祠詩又曰。青蠅投吳肯容辭。試問此時於朕前進。讒言者誰乎。伊在鄂爾寨門下。依草附木。而詩中乃有記出西林第一門之句。攀援門戶。恬不知恥。朕初見其進呈詩文。語多險僻。知其心術叵測。於命督學政時。曾訓以論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見其詩中。即有下眼訓平夷之句。下眼並無典據。蓋以爲垂照之義。亦可以爲識力卑下。亦可巧用雙關云耳。至其所出試題內。孝經義有乾三爻不象龍觀。乾卦六爻皆取象於龍。故象傳言。時乘六龍以御天。如伊所言。豈三爻不在六龍之內耶。乾隆乃朕年號。龍與隆同音。其詆毀之意。可見。又如鳥獸不可與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雞無晨等題。若謂出題欲避熱。經書不乏閒冷題目。乃必檢此等語句。意何所指。其種種悖逆不可悉數。十餘年來。在廷諸臣所和韻及進呈詩冊。

何止千萬首。其中字句之間。亦偶有不知檢點者。朕俱置而不論。從未嘗以語言文字責人。若胡中藻之詩。措詞用意。實非語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謗及朕躬。猶可。謗及本朝。則叛逆耳。朕見其詩已經數年。意謂必有明於大義之人。待其參奏。而在廷諸臣及言官中。並無一人參奏。足見相習成風。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國法。正爾習風。效皇考之誅查嗣庭矣。且內廷侍從。曾列卿貳之張泰。開重師門。而罔顧大義。爲之出貨刊刻。至鄂昌身爲滿洲世僕。歷任巡撫。見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憤恨。且喪心與之唱和。引爲同調。其罪實不容誅。此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大。用俾天下後世。共知炯鑒。張泰開著革職。鄂昌交刑部。胡中藻鄂昌已降旨拏解來京。俟到日。交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公同逐節嚴審。定擬具奏。

庚子。諭滿洲風俗。素以尊君親上。樸誠忠敬爲根本。自騎射之外。一切玩物喪志之事。皆無所漸染。乃近來多效漢人習氣。往往稍解章句。即妄爲詩歌。動以

爲滿洲人說  
法

浮夸相尙。遂致古風日遠。語言誕慢。漸成惡習。即如鄂昌身係滿洲。世受國恩。乃任廣西巡撫時。見胡中藻悖逆詩詞。不但不知憤恨。且與之往復唱和。實爲喪心之尤。今檢其所作塞上吟。詞句盡陋鄙率。難以言詩。而其背謬之甚者。且至稱蒙古爲胡兒。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傾心歸附。與滿洲本屬一體。乃自以胡兒。此與自加詆毀者。何異。非忘本而何。又如鄂昌家查出塞爾赫曉亭詩鈔。內有作明秦妾杜貞姬詩一首。初似明秦身遭不幸。本非其罪者。及查閱原案。始知明秦身爲協領。侵蝕兵丁錢糧。其罪本即應正法。我皇考世宗憲皇帝如天之仁。將伊解送甯夏。永遠枷號。實屬格外寬典。而塞爾赫所作詩序。但知贊其妾爲貞姬。遂飾爲仇家行刺等語。此直變亂黑白。不自知其矯誣矣。究之明秦。今竟以占田謀殺二命正法。夫以如此惡人。而有貞姬爲妾之理乎。夫滿洲未經讀書。素知尊君親上之大義。即孔門以詩書垂教。亦必先以事君事父爲重。若讀書徒則竊浮華。而不知敦本務實之道。豈孔門垂教之本意。况藉以詆

續連一

爾譏刺居心。日就險毒。不更爲名教罪人耶。此等弊俗。斷不可長。著將此通行傳諭八旗。令其務崇敦樸舊規。毋失先民矩矱。儻有託名讀書。無知妄作。侈口吟詠。自蹈書陵惡習者。朕必重治其罪。

四月丁未。諭軍機大臣等。胡中藻自回籍後。所作詩藁甚少。且其詞氣與刻集迥異。必由先已知覺。訊據胡中藻有廣信府親戚張紹衡。自京捐納回南。至伊家弔唁。見書架上有堅磨生詩集刻本。因說此書已達御覽。胡中藻問爾何所聞。張紹衡答以妾曰修。即曾說過之語。遂遣人詢之。伊兄張紹渠據稱張紹衡上年三月回家。此後並未來京。亦未到伊任所等語。著傳諭胡寶瑛。即速提張紹衡到省審訊。張紹衡是否聞之。妾曰修如何向伊說知。是否屬伊傳語。胡中藻伊如何傳述之處。一一訊取確供。在張紹衡不過無心傳述。有則不必躲避。無亦不可妄承。或伊別有來歷。總期訊出實在情形。使此事明晰。如張紹衡能將實情供出。尙無大咎。若枝梧掩飾。亦必終於水落石出。該撫先將供情由驛

馳奏。一面將張紹衡押送來京質對。再胡中藻在本籍曾刻詩斗方。詆毀地方官。其中必有關涉朝政處。何以查送雜稟詩片內。並無此件。該省如有人收存。務須查追。再胡中藻家中書籍內。有豫變紀略二本。複齋錄六本。查係何等書。有無關繫。一併送來。

甲寅。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奏稱。胡中藻違天叛道。覆載不容。合依大逆。凌遲處死。該犯的屬男十六歲以上。皆斬立決。張泰開明知該犯詩鈔悖逆。乃敢助贊刊版。出名作序。應照知情隱匿律斬立決。其與逆犯酬答之相冒。俟擊解到日另議。諭。朕御極以來。從未嘗以語言文字罪人。在廷諸臣和進詩冊。何止數千萬篇。其中字句謬戾。亦所時有。朕皆不加指摘。何惡於胡中藻一人。實以其所刻堅磨生詩內。連篇累牘。無非謗訕詆毀之詞。不惟謗及朕躬。且敢詆毀國家。本朝撫臨中夏。百有餘年。凡天下臣民自祖父以至孫子。世蒙教養深恩。而胡中藻逆倫悖叛。乃至於此。其得罪於列祖列宗者至大。昔皇考於查嗣庭

等案。大示義正意。狂誕之徒。必應知所畏懼。而不謂尙有胡中藻其人。自不得不申明憲典以儆。顛頊。今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公同確訊。屢經面對。僉請處以極刑。自屬按律定擬。朕意肆市已足示衆。胡中藻免其凌遲。著即行處斬。爲天下後世炯戒。胡中藻係鄂爾泰門生。文辭險怪。人所共知。而鄂爾泰獨加贊賞。以致肆無忌憚。悖慢濤張。且於其姪鄂昌敍門誼。論杯酒。則鄂爾泰從前標榜之私。適以釀成惡逆耳。胡中藻依附師門。甘爲鷹犬。其詩中讒舌青蠅。據供實指。張廷玉張照二人。可見其門戶之見。牢不可破。即張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不以鄂爾泰胡中藻輩爲匪類也。鄂爾泰張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君。不能大有爲耳。不然何事不可爲哉。大臣立朝。當以公忠體國爲心。若各存意見。則依附之小人。遂至妄爲揣摩。羣相附和。漸至判若水火。古來朋黨之弊。悉由於此。鄂爾泰爲滿洲人臣。尤不應陷此惡習。今伊姪鄂昌即援引世誼親暱。標榜積習蔽錮。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鉅。使鄂爾泰此時尙在。必將伊革職。重治



其罪。爲大臣植黨者戒。鄂爾泰著撤出賢良祠。不准入祀。其配享太廟。係奉皇考遺詔遵行。與見在准張廷玉之配享相同。應仍照舊。張泰開本一庸懦無能之人。其出貨刊刻。由被勒索。而序文又俱係胡中藻自搆。張泰開著從寬免其治罪。即著釋放。仍在上書房行走效力贖罪。胡中藻之母年已八十。其孫亦在幼穉。及伊弟胡中藩等。著從寬免其緣坐。其胡中藻詩案內。一應干涉之人。除鄂昌俟解京之日另行審結外。其餘俱著加恩。一概免其查究。至於李蘊芳身爲縣令。乃以檢驗爲苦。反覆嗟怨。甚屬狂悖。該撫見以貪婪題參革職俟審。擬到日再降諭旨。餘依議。

捫蝨談虎客曰。吾嘗讀乾隆間御史曹一士請寬比附妖言之獄。兼禁挾仇誣告詩文以息惡習一摺云。一古者太史采詩以觀民風。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尙之美惡。即虞書在治。忽以出納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達也。降及周季。子產猶不禁鄉校之議。惟是行僻而堅。言僞而辨。雖屬聞人。聖人亦

必有兩觀之誅。誠惡其惑衆也。往者造作語言。顯有背逆之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聖祖世宗。因其自蹈大逆而誅之。非得已也。若夫賦詩作文。語涉疑似。如陳鵬年任蘇州府知府遊虎邱作詩。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聖祖明示九卿。以爲古來誣陷善類。大率如此。如神之哲。洞察隱微。可爲萬世法。則比年以來。小人不識兩朝。所以誅殛大慙之故。往往挾睚眦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風生。多方窮鞠。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愚以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爲生。今反古述懷。咏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爲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遺紀年。亦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爲戒。殊非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讀皇上諭旨。凡奏疏中從前避忌之事。一概掃除。仰見聖明廓然大度。即古敷奏采風之盛。臣竊謂大廷之章奏。尙捐忌諱。則在野之筆札。

焉用吹求。請勅下直省大吏。查從前有無此等獄案。現在不準援赦者。條例上請。以俟明旨欽定。嗣後凡有舉首文字者。苟無的確踪跡。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以爲挾仇誣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訐之風可息矣。」云云。觀於此而知當時文字之獄。其層見疊出者。殆難數計。夫即以胡中藻一案論之。如上論中所舉各條。任翻何人集中。此等語句。其孰能免而坐是夷及宗族牽連。鉤黨凡有血氣。其誰不自危。曹氏所謂井田封建。述懷咏史者。皆可以致大逆不道之罪案。無惑乎舉世之學者。舍最無用之學術。外不敢研究也。龔定廣嘗云。『積百數十年之力。以振盪摧鋤天下之廉恥。既殄既殲。旣夷。顧乃藉祖父之餘蔭。一旦責有氣於其臣。不亦暮乎。』嗚呼。非一朝一夕之故。所從來漸矣。抑世宗不殺曾靜之身。不焚呂留良之書。而且以其供詞刊布。頒示天下。其操縱一世之妙用。實有可驚者。噫。二千年歷史上。雄才大略之君主。類此者。殆希也。

## 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

（采薛福成廣西文集）

西洋諸族初至中華。仰互市之利。其國地皆懸隔數萬里外。航海過來。頗馴順不敢肆。後以禁煙肇釁。發難之地。寔在廣東。自使相琦善撤防引敵。以就和議。馴至割香港輸重幣。粵人固以決背切齒。思一凜其憤而未得聞也。撫局屢變。倏戰倏和。使相耆英。卒與英吉利訂江甯之約。約中既定於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港口通商。又有許英領事官居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之語。於是甯波上海廈門領事館。雖不在城中。常得與道府以下官相見。福州城中烏石山頂建洋樓。大府弗能禁。且與行相見禮。粵人聞而詬病之。合辭訴大府。請毋許洋人入城。不省。乃大起團練。傳檄遠近。不支官餉。亦不受官約束。駸駸與官爲仇矣。是時耆英總督兩廣。英人復以入城請納之懼激變。拒之慮起釁。密告英人。粵民驚悍。請徐圖之。期以二年後踐約。既鹿邑徐廣縉爲總督。漢陽葉名琛

粵人之排外性質

爲巡撫。英人以兵輪闖入粵河申前約。總督密召諸鄉團練。先後至者逾十萬人。自乘扁舟赴英船。告以衆怒不可犯。耆老十餘輩。造入領事館。陳說百端。英酋方謀留總督爲質。兩岸練勇。呼聲震天。英酋懼。請仍修舊好。不復言入城事。於是粵人益自得。謂洋人固易制也。好事者宣言於外。欲遂乘勝沮敗通商事。英公使文翰貽書總督。願重定和約。粵人請爲載書。嚴禁洋人入城。文翰見衆情洶洶。恐防商務。遂莅盟。總督巡撫會疏入告。宣宗成皇帝嘉之。封總督一等子。巡撫一等男。時道光二十九年也。咸豐二年。徐廣緝移督湖廣。巡撫坐遷總督。是時羣寇縱橫。而廣東差完。又爲中外通商都會。稱殷富地。凡隣近諸行省。調兵食。購器械。率仰給廣東。總督亦頗能選將募兵。擊平境內土匪及羣寇之闖入者。五年。拜體仁閣大學士。名位愈隆。寵眷稠疊。葉相以翰林清望。年未四十。超任疆圻。既累著勩績。膺封拜。遂疑古今成功者皆如是而已。不知天下事多艱難也。然性本彊。勤吏事。治兩粵久。屬吏憚其威重。皆不敢違。初以拒洋人

葉名琛賜爵  
之由來

葉氏失民心  
之始  
民命真賤于  
草芥即南洋  
殖民之始

入城有賢聲。因頗自負。常以雪大恥。尊國體爲言。凡遇中外交涉事。馭外人尤嚴。每接文書。輒略書數字答之。或竟不答。顧其術僅止於此。既不屑講交鄰之道。與通商諸國聯絡。又未嘗默審諸國情勢之嚮背。虛寔強弱。而謀所以應之。英人以入城之約。爲粵民所撓。居常怏怏。兼憾葉相之摧沮。而憾其積年虛望。未有以難也。東莞會匪倡亂。合他寇圍廣州。勢張甚。有議借洋力禦寇者。葉相斥之退。諸寇旋敗散。按察使沈棣輝督軍剿賊。功尤多。列上官紳兵練之力戰者。請弊薦。葉相格不奏。兵練皆解體。棣輝憂憤而卒。葉相檄諸府州縣。凡普通匪者。吏民格殺勿論。結悍者。皆假捕會匪名。相仇殺。前後斬十餘萬人。從賊者不敢歸。或軼擾廣西江西。或遁入海。棲諸島中。英人以火輪船圍而降之。英方與俄羅斯爭雄。欲驅降賊以敵俄。賊首關鉅。梁楫。憚遠行。堅請英領事官巴夏禮先攻廣東。可以得志。巴夏禮謂師出無名。留香港數月。日夜訓練。六年九月。有水師千總巡粵河。遇一划艇。張英國旗。千總知奸民慣借英旗以自護也。登

啓衅之始

艇大索。執逸匪十三人。拔其旗。以獲匪報。西洋通例。以下旗爲大辱。巴夏禮雖與爭論。千總弗爲禮。巴夏禮大恚。照會葉相。謂按和約。拿匪當移取。不當擅執。毀旗尤非禮。且華民在英舟爲傭。寔無罪。責歸所獲十三人。其駐粵公使包冷謙讓書亦至。葉相曰。此小事不足校。其畀之。遣一微員送十三人者於領事館。是時巴夏禮已與公使及水師提督密謀。欲乘此時求入城。翻前約。又見所遣僅微員。疑有意折辱之。遂不受。曰。此水師事。當送水師提督舟中。若併送千總來。乃受。微員復命。葉相曰。繫之。遂繫十三人於獄。丁丑。英酋忽遣通事來告。越日日中不如約。即攻城。亦不省。己卯。葉相方在校場閱武。聞馬箭。忽聞礮聲從東來。吏報英兵艦進。奪臘得中流礮臺。文武相顧愕眙。葉相笑曰。烏有是。日昃。彼自走耳。令粵河水師。偃旗勿與戰。英船進迫十三洋行。明日。英人趨鳳凰山礮臺。守兵以有外與戰之令也。則皆走。不知所往。明日。英人奪踞海珠礮臺。遂駕礮注擊總督署。司道冒煙進見。請避居。葉相手一卷書危坐。笑而遣之。十月

哀的美敦書

數萬不敢數  
百

丁酉朔。日當午。礮聲震。城隳崩。缺口餘二丈。英兵既入城。復退出。葉相遣知府蔣立昂往詰領事用師之故。英水師提督亦在坐。同辭答曰。兩國官不晤情不親。誤聽傳言。屢乖舊好。請得入城面議之。葉相堅守前約。亦心憚洋人詭譎。慮既見而受辱也。遂不許。巴夏禮請先議定相見禮。然後入見。或於城外設公所。爲會議地。亦不許。是時英兵不滿千。而兵勇乃團練赴援者數萬人。皆畏敵火。器未能力戰。於是炸炮連日。分五路入城。十一日。礮晝夜發。辛未夜。西關外洋樓大火。粵民火之也。先焚美利堅法蘭西居室。次日始延及英館。凡昔十三行皆燼焉。喪失資財無算。英兵亦携火具焚綠濠居民數千家以報之。遂悉衆登舟。已卯。退泊大黃滄礮臺。稍稍駛去。巴夏禮知法美二國館被焚。喜曰。二國必與我矣。大抵群酋隱謀。初守便宜。欲以兵劫盟改前約。俟得所欲。乃報國主。故其開礮入城。務作聲勢恐嚇。葉相亦微寬之。謂彼是無能爲。固不敢困我也。葉相狃前功。苦矜氣。好爲大言。以御衆。漸忘其無所挾持。每到危迫。無措。亦常有。

葉氏之隱衷



天幸獲轉圜。默念與洋人角力。必不敵。既恐挫衄。以損威。或以首壞。和局。膺嚴譴。不如聽彼所爲。善藏吾短。又私揣洋人重通商。懋粵繁富。而未嘗不憚粵民之悍。彼欲與粵民相安。或不敢縱其力之所至。以自絕也。其始終意計。殆如此。英商以洋行被燬。所喪貨財多。憤甚。馳報國主。群酋知不能隱。亦馳報國主。遂斂船退舍。以待命。國主下議院議。上議院大臣力主稱兵。下議院紳民不允。有調停其說者。謂宜先遣特使至中土。請重定盟約。并索償款。以卹群商。不許。則先禮後兵。理直辭順。乃可激衆怒用之。國主以爲然。簡二等伯爵額爾金赴粵。調八兵輪分泊澳門香港。俟進止。遣使告法美兩國。合從之利。額爾金貽書葉相。大略謂舊約凡領事官得與中國官相見。所以聯氣誼。釋嫌疑。故兩國無難辦之事。自廣東禁止入城以來。浮言互煽。壅閉不通。致有今日之釁。粵民燬我洋行。群商何辜。喪其資斧。請約期會議償款。重立約章。則兩國和好如初。永無齟齬。否即以兵戎相見。毋貽後悔。葉相謂其語悖狂。置不答。額爾金再三趣之。皆

葉氏始終玩  
敵

不答。法美兩國領事官亦以燬屋失財。照會葉相請酌給賠償。且言英已決計攻城。願居間排解。議者或勸撫定法美以伐敵交。葉相謂彼皆比周以脅我也。遂不聽。且不設備。粵民揚言英使果來。當群起擊之。額爾金淹留香港。久不得中國要領。欲與他省大吏議之。則皆以葉相握通商大臣關防。不敢撓越爲辭。欲入都。則是時未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無主之者。適法美兩國兵船至香港。汲淡水。將赴日本。乃諷之同攻廣東。謂得志中國。則日本不戰自服。遂與聯盟。七年五月。英師攻東莞不克。己丑。瓊州鎮總兵黃開廣以釣船紅單船百餘與英師戰於三山。我軍潰。英師追至佛山鎮而止。九月。諜報英船驟至。將大舉攻城。葉相笑曰。訛言耳。必無是事。十月。戊申朔。忽有英法兩國小火輪船入粵河。豎白旗。示無戰意。遞照會。仍言入城索償及通商事。葉相答以通商而外。概不能從。於是英法美三國兵船皆集黃埔。十一月。戊寅朔。進泊花地。癸未。進泊沙面。登河南岸。奪民屋以駐兵。法人美人皆不欲戰。謂我於中國素無怨。何必

棄好尋仇。英人謂曰。方今中國內寇益橫。人喜於外交之道。助之不知德病之。不知怨貴國。篤念交誼。中國且益自尊。謂小國不敢叛天朝也。貴國如不欲責償款。我將獨進。如有所得。我自擅之。二國乃與約。得利均霑。美船雖從而不動。戰。英又兼供二國一月兵餉。當是時。文宗顯皇帝憂粵事。密戒葉相。海內多故。餉源在廣東。凡馭洋人。務持平。勿偏執釀釁端。葉相於英兵之退。既增飾擊剿獲勝狀以聞。累疏稱英國主厭兵。粵事皆額爾金包冷巴夏禮等所爲。臣始終堅持。不爲所脅。彼技已窮。自行服矣。粵民疾視英人。互播流言。或稱英屬國。印度已叛。英兵敗績。連毀其渠。或稱英船遭颶風。火器已蕩盡。葉相據以入奏。又稱英兵縱火焚民居。自致延燒洋樓。今反索償款。此端萬不可開。因自陳布置之方。駁辯之辭。甚具。天子又特戒之。謂浮言難盡信。當相機慎圖。勿存輕視意。願南北相距七八千里。實狀無由上達。又以葉相駐粵。綜理洋務。久更事多。必有把握。故常優旨答之。葉相失事時。翁奉溫諭。褒勉。蓋冀其措注得宜也。將軍

以漢奸爲耳目

粵民之疑忌

葉氏之迷信

巡撫司道進見。商戰守策。而葉相澹若無事。然或密詢其故。則曰彼但作戰勢來嚇我耳。張同雲在敵中。動作我先知之。我不與和。彼窮蹙甚矣。張同雲者。本通事。葉相購爲外間者也。有識時者退而嘆曰。強寇豈可以空言應哉。已則無備。輒謂人窮蹙。譬猶延頸受暴客白刃。尙告人曰。彼懼犯法。窮蹙甚矣。自欺如此。禍其可紓乎。粵民自使相琦善莅粵後。嘗疑大府陽剿陰撫。葉相亦畏粵民之悍。遇事尤裁抑洋人。欲求衆諒。然粵民見葉相之夷然不驚。轉疑其與英人有私。及英人累致書不答。且不宜示。則愈疑之。僚屬見寇勢日迫。請調兵設防。不許。請招集團練。又不許。衆固請。葉相曰。姑待之。過十五日必無事矣。乃乩語也。先是葉相之父志誥喜扶乩。葉相爲建長春仙館居之。祠呂洞賓李太白二仙。一切軍機進止咸取決焉。乩語告以過十五日可無事。而廣州竟以十四日先陷。人咸訝之。或曰洋人賂扶乩者爲之也。然其事秘。世莫得而詳云。戊子得密報。敵已分布巨礮。將攻城。或稱宜遣紳商赴船觀動靜。葉相盛怒。傳諭官紳

最後之談判

廣州陷

葉氏真偽

士。敢有赴敵船者。按軍法。英人復照會葉相。一欲相見。二欲在河南岸建洋樓。三欲通商。四欲進城。五欲索債款。及兵餉銀六百萬兩。仍不見答。己丑。英香港總督會同法美二國提督張榜郭外。限以二十四時破城。勸商民暫避其鋒。庚寅日。敵據海珠礮臺。礮聲如百萬雷霆。併擊總督署。開花彈芒。饒四射。火箭入南門。延燒市廛。火光燭天。圍城鼎沸。葉相徵服奔粵華書院。千總鄧安邦率粵勇千人殊死戰。殺傷頗相當。以無後繼。遂不支。辛卯日未中。洋人登城。城內礮臺及觀音山頂。獨豎紅旗。葉相知城陷。始派弁持令箭出新城。懸萬金賞。調潮勇攻觀音山。戰良久不能克。巡撫柏貴檄紳伍崇曜等議和。往見葉相。仍以斷不許進城五字語之。壬辰。將軍穆克德訥豎白旗西北城上。關西門。縱居民遷徙。洋人塞城上礮門。分兵巡城瞭望。張榜禁止殺掠。謂此行維仇總督。不擾商民也。癸巳。將軍巡撫會同出榜安民。謂和議可定。城內士民毋驚恐。伍崇曜等。隨英船謁公使額爾金。不得見。見其繙譯官威妥瑪領事官巴夏禮及通事

葉氏爲俘

葉氏之無恥

妙語

張同雲李小春往返三四。和議不成。英人索葉相甚急。乃以乙未夜移居左都統署。圍之八角亭。戊戌。英人括總督署中財物。並取布政司庫銀二十萬兩。以去。釋南海縣獄囚。分隊引路。尋總督。己亥。突劫將軍巡撫都統至觀音山。跪云。會說公事。旋搜至八角亭。擁葉相置大轎中。冠帶翎頂如平時。遂登觀音山。度飛橋。踰城出。薄暮。昇入舢板小舟。攜上火輪船。從者或以手指河。攝之以目。蓋勸之赴水也。葉相瞠不悟。將軍巡撫等會疏劾葉相。旋得旨以乖謬剛愎之罪。褫其職。壬寅。洋人送將軍巡撫等還署。挾葉相至香港。猶每日親作書畫以應洋人之請。從者力勸不可題姓名。乃自書海上蘇武。八年二月。英人挾至印度之孟加臘。居之鎮海樓上。惟武巡捕藍瑣與一櫛工二僕實從。葉相猶賦詩見志。日誦呂祖經不輟。九年正月。藍瑣病卒。葉相寢疾。西醫治之不效。三月丁丑。卒。英人斂以鐵棺松槨。伴以水銀。并所作詩歸於廣東。時人讀其詩。未嘗不哀其志而憾其玩敵誤國之咎也。因爲之語曰。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

九十六鄉之  
護帥

益知中國易  
與

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之罕有。蓋反言以嘲之云。詩曰：鎮海樓頭月色寒。將  
軍中有。怎奈諸君壁上看。向成何心求免死。應酬無恙動加餐。任他日把丹青繪。恨愁容下  
筆難。又曰：零丁洋泊數無家。屢札猶傳節度衙。海外難尋高士粟。斗邊遠泛使臣槎。心驚  
龍虎。望斷慈烏日影斜。惟有春光依舊返。隔牆紅福木棉花。蓋葉相在鎮樓。洋官五日輪相  
一次。分報英國主及香港上海洋官。而葉相之父。當城破時。倉皇出走。未得音聞。故其詩云：然  
英法兩國兵。久踞粵城不去。而北門外九十六鄉之義師起。設團練局於佛山  
鎮。揚言戒期攻城。然心志不齊。號令不壹。訖於無成。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見大  
吏藉以通隔。閔馭商民。乃粵民一激再激。葉相復一誤再誤。使拱手而有粵城。  
非英所望也。然其意終在更定約章。索償款增商埠。又因粵事益知中國易與。  
遂糾法俄美三國兵船北上。駛入大沽。阻我海運。立約而還。既而約事中變。科  
爾沁忠親王以重兵扼大沽。九年。擊敗英法兵船。英人退至香港。益募閩粵亡  
命操練不輟。十年。復悉銳犯大沽。北塘礮臺。連敗官軍。陷天津。逼京師。寇饒披  
猖。海內震動。英法兩國乃迫索巨餉。別訂約章。大得便利。視舊約加倍。莠焉。嗟  
乎。西洋諸國之勃興。亘古以來。未有之奇局也。其得失利弊。與前史所著迥殊。

結局之影響

非默究數十年。不能得其竅要。或視爲尋常。忽不加察。而大受虧損。或上下內外。堅持力爭。而無關至計。粵民激於前此大府議和之憤。萬衆一辭。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爲快。屢請屢拒。紛紜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約。皆成於此。由今觀之。甚無謂也。英法兩國於和議定後。至同治元年。始退出城。英人占將軍署爲領事廨。沙面造洋樓爲通商埠。法人占布政使署爲領事廨。并踞新城總督署。改建天主堂。而粵人固無如之何。夫民氣固結。國家之寶也。善用之則足以制敵。不善用之則築室道謀。上下乖睽。互相牽累。未有不覆敗者。觀于粵人已酉之役。官民一心。措注協矣。厥後志滿氣驕。動掣大吏之肘。微特中材以下。不能用粵民。即使同治以來。中興諸將。相當之。恐有大費躊躇者。葉相之瞻顧徬徨。進退失據。亦固其宜。尋至城陷師虜。而粵人坐視不能救。其憤盈激昂之氣。亦稍頹矣。是果可常恃乎。昔侯官林文忠公初禁洋煙之時。洋人未識中國虛寔。有顧忌心。若使林公久於其任。未必無以善其後。乃使相琦善。

客氣不足恃



繼之而大局一壞不可振者英伊里布又繼之和議遂定彼時舍此固無以弭外患而主和議者例受人指摘下流之居未必如世俗所譏之甚也粵民之與官相抗亦琦耆伊三相有以激之葉相見林文忠裕忠節諸公或以挑釁獲重咎或以壯往致撓敗而主和之人又皆見擯清議身敗名裂於是於可否兩難之中別創一格以蘄所以自全者高談尊擬矯託鎮靜自處於不剛不柔不兢不絀之間乃舉事一不當卒至辱身以大辱國而洋人燎原之勢遂不可復遏然則洋人之福引其機者琦相決其防者葉相也要之御非常之變雖豪傑之士鮮不智勇俱困焉蓋因前事無可師而俗論不可徇也若以太平文吏翰苑侍從之才當之豈不難哉豈不殆哉

捫蝨談虎客曰鴉片戰役爲西力東漸第一著而廣州之變次之自廣州變後中國國民之易與歐人其洞見之矣雖在專制國之官吏亦時或爲輿論所左右若葉氏力拒洋人進城一舉謂之代表全粵之輿論可也然其結局

乃若此葉之誤國固萬死不足蔽辜而當時輿論後援之實力又何其薄弱之甚耶抑四十年前排外感情最壯烈之粵人今且以媚外伎倆之精熟爲各省嚮導又何其變移之太易易耶嗚呼客氣之不足恃也久矣能力不充安所適而可觀此益知義和團前後政府之變相非偶然也嗚呼

## 書太監安得海伏法事

（采薛福成庸齋文集）

同治八年夏四月。福成自江南如保定。道出山東。時余弟福保在巡撫宮保平遠丁公幕府。福成就謁公。公留之宿。與語天下事。逾二旬不倦。將別。公嘆曰。方今兩宮垂簾。朝政清明。內外大臣。各職其職。中興之隆。軼唐邁宋。惟太監安得海稍稍用事。往歲恭親王去議政權。頗爲所中。近日士大夫漸有湊其門者。當奈何。有間。復言曰。吾聞安得海將往廣東。必過山東境。過則執而殺之。以其罪奏聞。何如。福成與福保同對曰。審知是不世之業也。其難如平一劇寇。功尤高。然布置欲豫。審幾欲密。欲斷否則不惟買禍亦恐轉益其餽而貽天下患。公頷之。其秋安得海果出都。公即奏聞。奉上諭。丁寶楨奏太監安得海矯旨出都。舟過得州。僭擬無度。招搖煽惑。聲勢赫然。著直隸山東江蘇總督巡撫迅速幹員嚴密擒捕。捕得即就地正法。毋許輕縱。而丁公初具疏時。聞得海已南下。亟檄

丁文誠之遠謀

太后之奧援

丁文誠之勇

恭醇二邸之贊助

曾李二公之賞嘆

知東昌府程繼武追之。繼武躬簪屨。馳騎烈日中。踵其後三日。不敢動。復檄總兵王正起發兵追之。及泰安圍而守之。送至濟南。當是時。朝旨尙未到。而安海大言我奉皇太后命。織龍衣。廣東汝等自速戾耳。官吏響應焉。丁公念朝旨未可知。欲先論殺之。雖獲重譴。無憾。知泰安縣何統福長跪力諫。請少待之。會朝旨未至。乃以八月丙午夜。棄安得海於市。支黨死者二十餘人。籍其輜重。得駿馬三十餘匹。黃金珠玉珍寶稱是。皆輸內務府。方丁公奏上朝廷也。皇太后問恭親王及軍機大臣法當如何。皆叩頭言。祖制太監不得出都門。擅出者死無赦。請令就地誅之。醇親王亦以爲言。命既下。天下交口稱頌。伯相合肥李公聞邸鈔。矍然起。傳示幕客。字呼丁公曰。稚璜成名矣。曾文正公語福成曰。吾目疾已數月。聞是事。積翳爲之一開。稚璜豪傑士也。烏虜自古官寺起細微。干朝政。憂時者或出死力與之角。角而不勝。身擲其毒者。相隨屬也。或至罪盈惡積。神人交憤。僅而去之。而天下旋受其敝。又或權力足以相勝。潛忍不斷。以釀大患。不

旋踵而禍及其身。丁公獨擗巨憲於萌芽之時。易如反掌其忠與智勇可謂兼之矣。然嚮非列聖家法之嚴。皇太后之明聖。與諸王大臣之匡弼。其安能若是神速哉。福成故謹書之。以俟後世之安天下國家者取則焉。

捫蝨談虎客曰。安得海者。即世所稱安仔是也。或傳其地位與則天時代之張易之一轍。云事涉曖昧。疑莫能明也。以吾所聞。當時丁文誠實嘗受穆宗密詔及恭邸手諭。殄此巨憝。蓋穆宗之不能以自力去安得海。猶今上之不能以自力去李蓮英云。雖然。丁公固人傑矣。今日欲求如公者。一人安可復得也。願安得海去。而第二之安得海復來。且其凶饒更倍蓰焉。丁公丁公。其不暝於地下哉。

## 李秀成供狀 (采官牘)

洪秀全小傳

今將天王出身。載書明白。天王是廣東花縣人。兄弟三人。長兄洪仁發。次兄洪仁達。天王名洪秀全。同父各母。長次兄是其前母所生。在家種田。洪秀全在家讀書。同馮雲山二人同窗書友。一日天王忽病。此是丁酉年也。死去七日。還魂之後。俱講天話。勸世人敬拜上帝。勸人修善。若世人肯拜上帝者。無災無難。不拜上帝者。蛇虎傷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別神。拜別神者有罪。故世人拜過上帝之後。俱不敢拜別神。爲世民者。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從之。自花縣上到廣西潯州桂平。武宣象州。藤縣陸川博白。俱星羅數千里。天王常在深山內。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從。或十家人家肯從。亦有讀書明白之士。子不從。從者俱是農夫寒苦之家。積歲成衆。所知事者。欲立國者。深遠圖者。皆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

宗教之煽動

五王

翼王石達開。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除此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東王楊秀清住在桂平縣平隘山。在家種山燒炭爲業。並不知機。自拜上帝之後。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天王信用一國之事。概交與他。軍令嚴整。賞罰分明。西王蕭朝貴是武宣縣盧陸筒人氏。在家種田種山爲業。天王妹子嫁其爲妻。故亦重用。而且勇敢剛強。衝鋒第一。南王馮雲山在家讀書。其人才幹明白。六人之中。謀立創國者。出南王之謀。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北王韋昌輝。桂平縣金田人氏。此人在家出入衙門。是監生出身。見機靈變。翼王石達開亦是桂平縣白沙人氏。家富讀書。文武備足。天官丞相秦日昌亦是桂平白沙人氏。在家與人做工。並無才情。只有忠勇忠義。故天王重信。起事教人拜上帝者。皆是六人勸化。在家之時。並未悉有天王名號。每村每處。只知有洪先生而已。自教人拜上帝之後。數年未見動靜。至道光二十七八年上下。廣西賊盜四起。擾亂城鎮。各居戶多有團練。團練與拜上帝之人。兩有分別。拜上帝人與拜上

帝人一夥。團練與團練一夥。各自爭氣。各自逞強。因而逼起。起事之時。團練與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隔一村者。故而聚集。道光三十年六月。金田。花洲。六川。博白。白沙。石。同日起義。起義之時。天王在花洲山人村。胡以眺家內密藏。並無一人得悉。那時東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俱在金田山人村。是平南縣所管。與藤縣相連。起義之處。與吾家西隔七八十里。俱是山路難行。此時我在家。知金田起義之信。金田之東王。發人馬來花洲。接天王到金田會集。到金田。有大頭羊。大里魚。羅大綱三人。在大黃江口爲賊。即入金田投軍。該大頭羊到金田。見拜上帝之人。不甚強壯。故未投入。後投清朝向提臺。至羅大綱與大頭羊。兩不相和。後羅大綱投之。天王到金田之後。移營上武宣東鄉三里。招齊拜上帝之人。招齊武鄉之人。又上象州招齊拜上帝人馬。仍返金田新墟。屯紮數月。當被清朝之兵四圍。後偷由山小路。而出隘關。到恩旺。想回。逢著清朝向提臺。紮營數十座。經西王南王打破。然後出關。由八箇水而到大旺墟。分水旱向永



李秀成幼時

安州。此時我尙在家中。得悉旱路兵。皆由我家中經過。自梧州藤縣五十七都大黎里。而上永安。因在家貧寒。父養我兄弟二人。弟李明成。家中之苦。度日不能。種山幫工就食。自八歲十歲時。隨舅父讀書。十歲之後。與我父母尋食度日。至二十六七歲。方知有洪先生教人敬拜上帝。至天王由思旺到大黃墟。分水旱兩路。行營上永安州。路經大黎。四面高山平地。周圍數百里。旱路兵由此經過。是西王北王天官丞相羅大綱帶水路兵是東王南王所帶。西王北王帶旱路在大黎里經過。屯紮五日。將里內之糧食衣服。逢村即取。西王在我家近村居住。傳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同家食飯。何必逃走。臨行營之時。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燒之。寒家無食。故而從他。鄉下之人。不知道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後又有追兵。一路由大黎上永安。打破永安。即在和池屯紮數月。後賽中堂及烏向大軍四方圍困。內外不通。後由古蘇冲。一條小路而過。招平古蘇冲是清朝舊春兵把守。經羅大綱帶領人馬前去打破。方得小路出。

青島方略

永安潰圍

攻桂林之役

攻長沙之役

楊雲山蕭朝貴之戰死

關得火藥十餘担。方有軍資。不然。尙未能得出此關。困在永安時。並未有斤兩之火藥也。永安水斗軍營。是天官丞相秦日昌把守。清朝之軍。是張敬修爲將。困打後欲移兵回。被烏帥大軍追趕。殺死我朝男女及兵三千餘人。衆見勢逼。次日齊心與烏軍死戰。亦殺死烏軍四五千。烏帥被傷。在六塘墟身故。自殺勝之後。東王傳令不行。招平平樂。由小路過牛角。瑤山出馬嶺。上六塘高田圍困桂林。一月有餘。攻打未下。退兵由象鼻山渡河。由興安縣到全州。攻破全州。之後。南王在全州陣亡。計議即下道州。打永明。破江華縣。招得湖南道州江華永明之衆。足有二萬之數。此時追軍。即向張兩軍。後移帥到郴州。入郴州亦招二三萬衆。茶陵州亦得數千。後西王蕭朝貴。帶李開芳林鳳祥等。來打長沙。此時我爲兵。尙未任事。西王到長沙攻打。那時天王同東王尙在郴州。西王在長沙南門外。中礮身死。後李開芳具稟回榔。天王同東王移營來長沙。實力攻打。數十日未成功。連開地道數處。放倒長沙大城。我兵不能勇進。外面清朝向張大

初欲都湖南

武昌之失守

安慶之失守

欲都河南

軍圍困。在長沙對面沙州。殺勝一仗。殺死官兵數千。以後破城。仍然未下。我軍軍中有糧。而無油鹽可食。是以攻城未就。天王在長沙南門製造玉璽。呼稱萬歲。妻稱娘娘。封東西南北翼王。封王在前。天王稱萬歲在後。製造璽成。攻城未下。計及移營。欲由益陽縣。尋洞庭湖邊。而到常德。欲取湖南爲家。到益陽。忽搶得民舟數千。改作順流而下。過林子口。而出洞庭。到岳州。分水旱而下湖北。破岳州。得吳三桂之器械。搬運下舟。直下湖北。一攻破漢陽。得漢口。困武昌。然後開道破城。此是東王掌令。李開芳。林鳳祥。羅大綱。掌兵。攻打二十餘日。而破武昌。後又未守。直到陽邏。破黃州。取蕪水。蕪州。九江。破安徽省。俱是水旱並行。那時胡以晄。李開芳。林鳳祥。帶水陸之兵。東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以及羅大綱。羅漢英等。帶領水軍。得了安慶。未派軍守。趕下江南。將南京四面圍困。七日破鳳儀門。開道破城而進。水面舟隻萬餘。各盡載滿糧食。此時天王與東王。尙欲分兵鎮守江南。欲取河南爲業。後有一老年駕東王坐船之湖南水手。大聲揚言。

都金陵後之  
干涉政略

楊秀清之專  
橫

楊韋相居

親窺東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河水小而無糧，敵困不能救解。今得江南，有長江之險，又有舟隻萬千，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餘，尙不立都而往河南，何也？他又云：河南雖係中州之地，只稱穩險，其實不及江南。請東王思之。後東王復想見這老水手之言，故而未往。遂移天王駕入南京，後改爲天京。開立軍伍，整立營規。東王佐政事，事事嚴整，立法安民。將南京城內男女分別，男行女行，百工亦是歸行。願隨營者隨營，不願隨營者各歸民家。出城門去者，准手力擊，不准担挑。男與女不得交談，母子不得并言。嚴嚴整整，民心佩服。安民者出一嚴令，凡安民之地，何官何兵，敢入民房者，斬不赦。法律嚴，故癸丑年間上下戰功利，民心服。東王令嚴，軍民怕。東王自己威風張揚，不知所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北王韋昌輝與翼王石達開，秦日昌，是齊心在家計議起事之人。後東王威逼太過，此三人積怨於心，口順而心怒。後被北王將東王殺害，原是北王與翼王二人密議，因東王爲天王信任，權太重，要逼天王封其萬歲。那時

石達開遺

權柄。皆在東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北翼兩王不服。密議殺東一人。不料北王更將東王統下親戚屬員文武大小男婦。盡行殺淨。是以翼王怒之。在湖北洪山營中。同曾錦兼張瑞謀趕回京都。計及免殺之事。不意北王頓起他心。又要將翼王殺害。後翼王得悉此事。吊城由南西門而出。走上安省。計議報仇。此時北王將翼王全家殺了。後移洪山之軍救寧國。北王在朝。不分清白。亂殺文武大小男女。勢逼大重。後來各衆內外。並合朝同心。將北王殺之。人心乃定。後將北王首級。解至寧國。翼王親看果是不差。後翼王回京。合朝同舉翼王機理政務。衆人歡說。主有不樂之心。專用安福兩王。安王即是王長。兄洪仁發。福王即王次。兄洪仁達。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歡說。此人又無才情。又無算計。一味古執。認實天情。與我天王一般之意。挾制翼王。是以翼王與安福王三人結怨。被忌。押制出京。今而遺徒。未肯回者。因此之由也。今將天王起義。及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天官丞相秦日昌。地官丞相李開芳。

一 秀全之猜忌

秀成之出身

天官副丞相林鳳祥。冬官正丞相羅大綱。夏官丞相賴漢英。一班前任事之由。天王出身之來意。東西南北翼王。合心舉義。圖謀之實績。後此人自行相殺。亂事之原。業經載明。又將李秀成在我朝出身。每年奉命戰征一切情由。明白寫清。並未隱瞞。自幼生在廣西梧州府藤縣寧風縣五十七都長恭里新旺村人氏。父李世高。母陸氏。一路自粵西而來。我本爲兵。前之內政。俱不經我手。後至南京破城之後。那時我已隨春官丞相胡以洗理事。那時東王有令。要在各衙門之中。舉出軍帥一員。帶領新兵。後經東王保我爲右四軍帥。守把太平門外親營。此是癸丑年之間。是年八月。調爲後四監軍。在儀鳳門外高橋把守。十月之間。即同翼王上安省安民。此時官小。不過聽差而已。後春官丞相胡以洗。帶領人馬。去打破廬州府。破郡之後。來文調往廬郡把守安民。此四年之間也。調爲指揮之任。至翼王與安福王兩闖他往。東北王又死。秦日昌因章昌輝與東王相殺。秦日昌亦死在其內。國中無人。經朝臣查選。查得十八指揮。陳玉成。二

陳李之覆用

李秀成供狀

秀成守皖

十指揮李秀成贊天安蒙得恩。侍天福李世賢。這班人出來助國。此時翼王在安省遠去。幸我招張樂行龔得樹。這班人馬聲稱百萬之衆。是以天王降詔來尋。加封我做地官副丞相。把守桐城。保固安省。因翼王與安福王三人不睦。出京遠去。軍民之心散亂。故廬州被清朝和帥攻破。合城兵將盡亡。那時和帥自下鎮江。與張國梁困打鎮郡。分軍來逼桐城縣。是清朝軍門秦定三領兵圍困。清朝帥將大小營寨百有餘座。自廬郡三河舒城六安廬江巢縣無爲等處。節節連營。處處嚴密。困逼桐城。此時我爲丞相。力守桐城。保固皖省。那時已有張樂行龔得樹。在三河尖造反。李昭壽在我營中共事。李昭壽與張樂行龔得樹有交。特通文報與張樂行來投。張樂行接得文件。當即復文。已肯來投。安省得穩實我之力也。後見勢不得已。知翼王出京之後。將打甯國之兵。交與成天豫陳玉成管帶。至陳玉成在家。與我主好。來在我朝。更加親密。因命使持文前往甯國。求救於陳玉成。當即准請。未解甯國之圍。移軍求救相邑之困。兵由樅陽

渡江齊集。我親自輕騎趕赴樅陽。繪成進攻圖式。與成天豫細講。至桐城之敵軍。算我之軍。定由對面迎敵。清朝官兵逆面備防。我與成天豫計出奇兵。我親回桐邑。謹備制敵之師。俟成天豫奇兵制勝。由樅陽一鼓順下。攻破無爲州。下湯頭鎮。運漕會。迂天侯陳仕章之軍。力破湯頭清營。鈔黃落河。破東關。得巢縣。分軍鎮守。成天豫帶領人馬上打廬江。仍然攻破廬邑。派兵把守廬江。即引軍上淖河。攻大關。包過桐城之後。斷清軍之糧道。桐城地勢。一面高山。一面平地。彼軍糧斷。成天豫由外包來。我領軍由內攻出。兩面合攻。清軍退。分三路追趕。破舒城。得六安。此兩處之民。投我者數萬之衆。當過六安上三尖河。招引張樂行。那知張樂行先發。襲得樹蘇老天。半路相迎。當即計破霍邱縣。攻破此城。交張樂行爲家。那時成天豫引兵破正陽關。攻壽州未下。扯兵直上黃松兩處。與曾帥交鋒。同清將李續賓對戰在松子牌。失利之後。與清將勝負未分。那時朝中無人掌管。外無勇將。只有我與成天豫。各有兵衆。朝中議舉陳玉成帶兵外



秀全之猜忌

戰。後見我堂弟李世賢少勇剛強。又而選用。又得一蔣朝用。世賢次之。蒙得恩。是久日在朝。是天王愛臣。永不出京門。後封爲正掌率大臣。朝中內外之事。悉歸其制。連我與陳玉成亦歸調度。自翼王出京之後。殺東北王之後。至蒙得恩。手上辦事。人心改變。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專。因東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專信同姓之重。那時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因聞清朝將兵。凡拿是廣西之人。斬之不赦。是以各結爲團。未敢散也。若清朝早肯赦宥廣西之人。解散久矣。後有人奏聞天王。各有散意。即加恩惠下。各又振作同心。自此一鼓之銳。振穩數年。此時成天豫陳玉成屯在太湖潛山。我屯在六安霍山。曾輕騎約成天豫赴安省會議。云朝中這亂如何停止。斯時天王加封我與陳玉成二人。陳玉成又封正掌率。仍任成天豫實任。那時我爲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權。提兵符之令。我自爲兵出身。任大責重。見國亂紛紜。主又蒙塵。盡臣心力而奏諫。懇我主擇才而用。定制恤民。申嚴法令。肅正朝綱。明正賞

秀成以直諫  
勸爵

救鎮江

江南大營之  
歷史一

罰。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禮而恤下。寬刑以待萬方。輕世人糧稅。仍重用翼王。不用安福王。因此奏諫。當被我主降詔革除我爵。後再復一本。將天下之大勢情形。並陳奏諫之來歷。奏本由朝臣手過。見我本章明順。朝臣親上殿奏諫。仍復我職。那時和帥困我鎮江。內外不通音信。內又無糧。外又無救。翼王遠逃。那時朝中無人。獨我與陳玉成二人。有兵多衆。故誠我下救鎮江。當時由皖省趕上六安。全軍調下。救出鎮江之兵。失去鎮江之城矣。那時清朝和張兩帥引軍攻打句容。那句容縣天王守將。是襲職夏官丞相周勝富把守。戰攻數月。被和張兩帥打破。來困天京。此是第二回困天京也。此段放下。先說明向帥。頭困天京之由。向帥同張國梁。帶有滿兵數千。漢兵二二萬之衆。自孝陵衛紮至朱洪武墳這邊。東南紮至七瓮橋爲止。那時向帥困我天京。那時鎮江亦困。困鎮江清帥姓吉。是滿洲人氏。營紮九華山丹徒金山一帶。儀徵清帥不知姓名。我朝鎮江守將吳汝孝。那時我尙是地官副丞相。合同丞相陳玉成。春官丞相涂鎮

江南解圍之  
戰略

與夏官副丞相陳仕章，夏又止丞相周勝坤等下救鎮江。此是初困之救兵。進鎮江湯頭。與張國梁連戰十餘日，勝負未分。後清朝吉帥從九華山發兵來。與張國梁會戰。我亦選集銳軍。兩家迎敵。大戰於湯頭。兩無法處。我欲救不能。吉張破我不下。兩邊按寨對紮。兩不交戰說話。當與各丞相等計議。派丞相陳玉成坐一小舟冲由水面而下鎮江。水面皆是清軍砲舟。攔把雖然嚴密。陳玉成舍死直冲。到鎮江當與吳汝孝計及抽軍由內打出。我帶兵由外打入。後查湯頭有小河。由大江岔通山內。清軍由此河邊紮住。此地一邊是山。一邊是水。兩進爲難。後我軍移靠湯水山邊。下湯頭靠河邊。兩家難進處所。清軍營寨。概移入湯水山邊。堵我進兵之路。那時鎮江不應絕命。吳汝孝陳玉成已由內打出。我在外高山。望見鎮郡人馬出來。是夜親挑精銳之兵三千。我親帶由湯頭岔河而過。將清軍舊營修紮。天明原紮湯水山邊。丞相陳仕章涂鎮興周勝坤等出軍與吉張兩帥制戰。吉張不知我出奇兵襲由湯頭岔河而過。至午未時。方知

江南大營陷  
落之先聲

我鑿其後路。湯頭岔河隔湯水山邊二十里。那時鎮江吳汝孝陳玉成之兵亦到。兩下接通。歡天喜地。內外之兵。和作一氣。大銳聲張。與吉張兩帥答話。次日開兵。吉張兵敗。失去清營十六座。是日當即扯兵而下鎮江。屯在金山金鷄嶺。九華山脚與吉帥大營相對。吉帥防我攻其大營。處處嚴密防守。是夜調齊鎮江舟隻。由金山連夜渡過瓜洲。次早黎明。親領人馬同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吳汝孝。力破土橋。清軍又敗。紅橋以及卜著灣三岔河清營盡破。大小清營一百廿餘座。聞風而逃。當即順破揚州。後將揚州一帶糧草。運入鎮江。自在湯頭岔河及湯水山邊把守。獨留夏又正丞相周勝坤。帶領人馬把守。吉張舊營。是堵後路之意。破土橋後。得揚州取糧回鎮。事完。領兵回京。那湯頭夏官又正丞相周勝坤把守。吉張兩帥舊營六個。自我與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破過土橋之後。此處周勝坤所守之營。仍是吉張兩帥破去。周勝坤兵敗。吉張兩帥將此營堅紮。加工修理。絕我歸京之路。斯時無計可施。全軍概在揚州備徵。欲由

吉帥之戰死

六合縣上浦口圍京。後釋張國梁。趙道。帶兵到六合防守。又未及回。不得已各盡心拚命。合爲一氣。仍由金山渡江而回。過到金山。那時張國梁在六合未回。當即領兵攻打高資。吉帥由九華山帶兵來救。當被我朝軍兵。逼吉帥逃入高資山中。吉帥自用短洋礮當心打死。清兵見主帥自死。各軍自亂。後悉知清朝吉帥身死。營中無主。即移營趕下九華山。次日早晨。全軍俱集。九華山脚。吉帥之營七八十座。軍中無主自亂。不戰自走。吉營失過之後。張國梁由六合趕至。救之不及。兵屯丹徒鎮。後將我得勝師。前往丹徒。與張國梁見仗。是時鎮江守將吳汝孝。帶領人馬千餘。前來助戰。將張國梁馬軍先破。步軍並進。張軍敗。次早行營。回京湯頭舊清營。見九華山營失守。恐我軍直上到京。東王下令。要我將孝陵衛向帥營寨攻破。方准入城。將我鎮江得勝之師。逼在燕子磯一帶。天屯紮。逼得無計。將兵怒罵。後親與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入京。同東王計議。不欲攻打向營。因其久紮營壘。不能速戰。東王大怒。不奉令者斬。不敢再求。即

將楊秀清之將

第一次解圍

允行戰。次日開攻移營。由燕子磯姚坊門紮寨四營。犛化門清將。是向帥發來鎮守。我自此屯紮。次日張國梁已由丹徒返回孝陵衛。是早引軍與我迎戰。張軍敗陣。仍回孝陵衛。我等移營犛化門。次日張國梁復領馬步前來。襄王亦帶曾錦兼張瑞謀等。引軍助戰。清軍滿兵馬軍先敗。次即向張所領漢軍亦敗也。是日向張救犛化門未能。自軍敗陣後。被我四面追趕。當即攻破孝陵衛。滿漢營寨廿餘個。是夜向張自退。我兵並未追趕。後東王傳令。將向張營寨器械什物。運齊入城。令我與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等領兵追由句容而去。順手而得句容。並下丹陽。斯時向張已到丹陽六七日矣。兩家並力迎敵。是日向張軍敗入城。並不出戰。堅守城營。我力攻未下。清軍精銳養足。此時我朝之兵戰久未下。兵士少有戰心。後軍張國梁分軍迎敵。在丹陽南門外大會。一戰兩不高下。此向帥困在丹陽。又失去孝陵衛大營。官兵失散。又被逼丹陽。是以向帥自縊而死。張國梁與向帥拜為妻。他見向帥自縊。故而奮身再與見仇。後被張國

向榮之戰死

## 秀清之被殺

梁攻破丹陽南門外。我朝營盤七個。殺死數千人。南門守營之將。是十三檢點周得賢。中砲身死。餘軍逃散。此員戰將。勇敢有餘。衆軍見此員戰將戰死。攻打丹陽。又不得下。各有畏意。那時人人已有退縮之心。無計可施。只得把全軍攻打金壇。亦未能得。連打廿餘日。與張國梁戰。那時李昭壽亦在其場。攻城未克。然後移營回紮于角村。離句容廿五里。東王被殺。正是此時之事。此是天意。若向帥未敗。仍紮孝陵衛。遇內亂之時。那時在亂。京城久不能保矣。遂向帥敗過而亂。此是天之所排。不由人之所算。在六年之間。亂起。自殺東王之後。又殺北王。殺北王之後。安福王又逼翼王他逃。那時三河有軍把守。守將是洪成春。具文到京告急。三河有廬郡清軍圍困。當調我領本部人馬去救三河。軍行到無爲州。三河敗退。隨失廬江。那時張國梁之軍敗而後振。進兵攻打句容。句容守將周勝富大敗。清將收得句容。連日傳聞鎮江。張國梁困得鎮江之後。同和帥復困南京。此是八年之戰。已那時營中無將。國內無人。翼王將天王之兵。盡行帶去。

## 洪氏最衰之時

江南大營之  
歷史二

楊輔清已在福建。韋志俊避遁林泉。林紹章困在相潭。失軍革職閒居林啓容被困於九江。黃文金在湖口有清軍制困。張朝爵陳得才孤守皖省。陳玉成那時雖旺而官亦小。斯時在小孤山。蕪陽鎮一帶。那時國內分張亂政。獨有蒙得恩李春發二人不能爲事。有安福王押制。此八年之間也。和帥張帥困天京。得幸糧米豐足。件件有餘。雖軍兵甚少。食有餘而各肯戰。故而堅穩也。張綱梁之廣兵雖精。未有會帥之兵力勤勞。廣兵好勇而心不齊。雖有滿兵數千。未有會帥南兵之壯。是以入九年之困不碍。和張二帥軍餉出在福建廣東蘇杭江西之助。那時上有皖省無爲巢縣蕪湖。有東西梁之固。有利州之屯糧。又有兩浦之通。雖被德帥攻破西浦。尙有利州之上未動。京中兼有餘糧。故而穩也。穩過之後。和張德三帥圍困雖嚴。斯時朝臣薦用我弟李世賢。帶我原日舊部士將。屯在黃池灣。斯時朝政悉歸我一人提理。主信我專。令法得嚴。故穩固也。那時東北已困。獨有南門。將那革職林紹章調其回京。後保爲地官。又副丞相之職。

秀成稱國時  
代

李秀成供狀

四一



調任京務。那時觀勢不同。外無調度之將。不得已先與朝臣計議。我欲出京外調救解。衆人苦留。主上不肯。又過數日。復鳴鐘擊鼓。朝堂傳奏。見事實實不能。故而強奏。擊鐘鼓之後。主即坐殿。盡心力奏。斯時朝不當絕。劫未當滿。主上復明。故即准奏。次日出朝。將京中之事概行清白。交與蒙得恩林紹章李春發掌營。奏免不准長次兄理事。交清朝中政事。辭主而出朝門。由南門一日一夜趕到蕪湖。與弟李世賢斟酌。一人敵南岸。一人敵北岸。斯時清軍勢壯。四面皆軍。人心又亂。又無逃處。且初任重事。又不周詳。糊塗而作。此時國未當絕。亂作而成。亂行不錯。故而保至今也。那時韋志俊與陳玉成。同進固始商城等處。天王欲治韋志俊之罪。又經我在天王駕前力保。後封其爲定天福之職。即與陳玉成合隊。那時陳玉成欲上德安。招足人馬。而救天京。那知天不容。去在羅田麻城。一敗而回。在太湖潛山屯紮。此是八年五六月之間也。陳玉成去遠。李世賢力擋南岸。我獨在蕪湖。將部下精兵五千餘衆。一由蕪湖渡江。一由東梁山渡

過西梁。皆到舍山齊集。那時部將獨有陳坤書蕭招生吳定彩陳炳文而已。在舍山齊集之後。和州失守。清軍屯紮廿餘營。不得已破昭關。順流而下。和州先攻破何林舖清營。然後破和州廿餘營。德帥兩浦救兵趕到。和營早破。救之不及。那時我引軍先取全椒。滁州來安。分浦口德帥之勢。各城已破。德帥之勢已分。奈無兵可用。取到來安爲止。後勝宮保馬軍來敵。連戰數場。我軍失利。退守來安。仍回滁州。後將滁州交與李昭壽鎮守。李昭壽在我部下。我無不重情深待。我部下舊將見我待重李昭壽。各又不服。至李昭壽之兵最爲多事。以致擾民。達到州縣要任其支取。不然即要擾民。州縣佐將被其打責。後因鬧事。不好見我之面。故有變心而降大清也。李昭壽在我部下。擾亂民間。與守將鬧事。我並未責其半言。後獻滁州降大清。我亦未責。將其在京所配之妻。囑我天王儉送還他。此段說完。

又說我獨自一人。無計解救京圍。此是八年之話。交滁州與李昭壽後。我自守

李世忠之降

全椒。無兵可用。生與我母被困在京。那時在全邑。日夜流涕。雖招有張樂行之案。此等之人。不能調用。只有部將陳坤書。吳定彩。蘇招生。譚紹光。陸順德。各將願拼死救京都。當調精銳。不足五千。欲先掃清兩浦。隔江通信。以安京內人心。每日在全邑演操精熟。即由全椒下大劉村。安營紮寨。由橋林進兵兩浦。那知德帥由浦口。調集馬步萬餘。到大劉村迎戰。外有勝帥馬軍三四千。願見仗我軍取勝。次日開仗。我軍大敗。新舊之營。概行失守。失去軍兵二千餘。敗軍皆到湯泉一帶。我帶數騎而轉全椒。那時眞苦之不盡。流涕不盡。實無良策。後通文各鎮守將。凡是我朝將官。概行傳齊。擇日約齊。到安省。樞陽會計。各處將臣。俱依約而來。此是八年九月中。那時陳玉成由羅田麻城敗轉不約而到。各誓一心。訂約會戰。陳玉成之兵。由潛山過舒城。破廬郡。出店舖。攻梁。固定遠。此時攻定遠。是陳玉成令吳汝孝。帶領襲得樹之兵圍攻。陳玉成由界牌而下滁州。新時我已由樞陽回全椒。整隊即領人馬。到滁州烏衣。會遇陳玉成。那時德帥在

六合揚州之  
陷

救安慶之役

浦口發動人馬。由小店而來。烏衣勝宮保之馬軍。亦由水口而來。馬軍押戰。大戰於烏衣。那邊德勝兩軍。這邊陳李兩將。兩家交兵。勝德兩軍敗陣。我軍乘勝而追。那德軍失去千衆。次日到小店。遇張國梁由江南統帶精銳前來救解小店。張軍敗。順勢追下浦口。陳玉成攻德帥之前。我攻德帥之後。德軍又敗。死於浦口數千人。此時得通天京隔江之信。此是一救於天王。後陳玉成去攻六合。我上天長到揚州。此數處俱無清兵把守。隨到隨得。獨揚州有兵。不戰自逃。揚州知府被拿不降。將該知府送由仙女廟而去。發盤川銀三百五十兩。斯時兵少。不守揚州。陳玉成攻破六合之後。忽言安省告急。黃梅宿松太湖潛山石牌桐城舒城一帶。被清朝將帥李續賓攻破。一日五文前來告急。故陳玉成無心下。當即扯兵上救。至京啓奏天王調我同往。伊先行扯兵上去。我隨後前往。直由巢縣而進。那時三河復守之將。是吳定規。被李續賓逼困甚嚴。成天豫。陳玉成。那時已封前軍主將。領軍由巢縣到白石山金牛而進。包三河之後。斷李

李忠武之失機

續賓後路。塞舒城不通三河李營之救。斯時李軍見陳玉成之軍屯紫金牛。欲四更撲到主將營邊。依續賓要黎明開仗。李家部將要五更開仗。李云。陳玉成兵壯。恐戰未成。各將豈不誤我之事。是以五更未開戰也。若依其五更開戰。則陳玉成之兵必敗。黎明之時。陳將之寨。即被李將攻破。追陳將之兵。忽衝過於金牛去矣。天色未明。濃霧甚大。只聞人聲。不知響處。那知陳玉成尙在李續賓之後。李將追過陳將之前。陳將在李將之後殺出。那時李將始知陳將由後殺來。復軍回敵。李軍自亂。死去千餘。查白石山隔金牛廿五里。那時陳玉成奏調我往。天王封我爲後軍主將。隨後而來。是早在白石山十餘里屯紮。我聽聞金牛洞砲聲不絕。知是開仗。我親引本部人馬向三河邊近而來。正逢陳李兩軍迎敵。離李將營前七八里交鋒。陳玉成見我兵生力一壯。破李續賓陣門。陣脚一動。大敗而逃。困李將於營中。那時清軍外無救兵。三河隔蘆郡五六十里。因陳玉成派吳汝孝把守蘆城舒城李軍隔斷。欲救不能。後李將見救不及。營又

陳李併力

三河之捷

桐城復陷

安慶解圍

果困。竟爾自縊。後李將全軍。多半落在陳將營中。那知湖南之人。同軍行到半路。不及防備。被殺死陳將之軍數十人。後陳將傳令殺盡。自此之後。各已陸續自逃。我與李將平戰三河之後。當與陳玉成兩路分行。陳玉成奔舒城而出大關。我由三河至廬江。到界河。斯時桐城被李將攻克。派將在此把守。我與陳玉成在桐邑呂亭驛。會議分兵。陳將與李將人馬戰過。底細甚知。我未與戰。其地又生。派我由孔城而進。桐城斗鋪。陳玉成由孔城而進。桐城清軍。見三河失去。李續賓之好將。各有懼意。少有戰心。故而又敗。我軍越四門爬城而入。我由斗鋪而攻。當已夜矣。清軍營寨。是夜追逃。殺死不少。是夜收復桐城。息兵三日。那時安省已困。內外不通。自三河一戰。桐城再戰。安省之圍自解。此自一解天京。得浦口而通之。連向帥算來二解也。那時陳玉成軍由石牌而進宿松。其軍乘勝。詎至宿松。被湖北將官馬步打散而回。陳即派其部將李四福。領一軍由青草壩進黃泥港。向石牌之上。去助宿松之軍。不知宿松到黃泥港。被清軍馬軍

二郎河之敗

衝失一隊。未及助宿松。故宿松大敗。已致兩誤不成。陳玉成總要得宿松。庶可安省穩固。斯時我由潛山而進。太湖兩處清兵自退。收得此二城。由陳玉成派將把守。陳玉成自宿松之敗。仍回太湖與我會議。欲節節連進。二郎河。我不願從。又屢言妙計。不得已而從之。當即分路進兵。上二郎河會鮑軍同多將軍之兵。一由二郎河而來。一由宿松而來。馬步並進。陳玉成之軍先敗死萬人。其營概被鮑軍所得。渠被鮑軍逼至山上。又死數千。獨剩我大營六座未破。被困至夜。多鮑收軍。我衝陣而去。是夜仍退回太湖。陳玉成亦至。軍紮太湖。渠自回安省。我引軍回巢縣黃山息養過年。那時江浦是薛之元鎮守。九年正月內。投降清朝將。浦城獻降。此時李昭壽在滁州烏衣小店。連營接連江浦。浦口亦是李昭壽屯兵。此時又是爲三困天京矣。那時我尙在黃山。救之不及。得悉江浦之變。趕下浦口城內。一片空城。城外有昭壽之兵。不得已屯兵浦口。暫通天京之路。所幸那時有六合、天長、和州、巢縣、無爲之勢。厥後南岸張帥加兵來戰。戰兩

三困金陵

六合解圍之  
戰略

浦又被困緊。不得已追調前軍主將陳玉成。趕軍下救。後由廬縣乘輿而至。那時有和張之軍數萬。圍困六合。六合清將張帥部下姓朱。廣西人。陳玉成先攻打六合。頭一戰未成。即將兵趕下。聲張困打揚州。那時朱軍屯在六合。東門一帶四十餘營。其實攻揚州。是分朱軍兵勢。復兵回襲之計。朱軍戰士調救揚州。被我復兵隔斷。內無戰兵。外救不能速至。後江南張帥分兵來救。在陵子口交鋒。一戰張軍而敗。是夜朱軍盡退。六合之圍遂解。朱軍失士甚多。後我同陳玉成引兵回浦口。將清朝周將困浦口五六十營攻破。自六合班師上浦。與清帥張國梁。及其部將張玉梁周姓等戰五六日。張國梁兵敗。周將見主帥兵敗。將士心寒。皆無守戰之心。中有大江之隔。故而浦口清營不能守。失去營五六個。退到河邊。不能再退。其上有浦口未退。那時獨通京半邊之路。此是四困京城之小解圍也。自攻破浦口六合之後。楚軍又由黃梅宿松而來。上路又來告急前兵主將。批兵上救。我要保浦口。不能前去。我守浦口日久。內無軍餉。外



三 秀全之猜忌

又無救兵。南岸和張兩帥之兵又雄。不敢見仗。營中火藥炮子俱無。朝無佐、政、之將。主又不問國事。一味靠天。置軍務政務於不問。我在朝。實無法處。力守浦口。後又被見疑。云我有投清朝之意。天京將我母、妻、押到對江。不准我之人、馬、回京。那時李昭壽有信往來。被天王知道。恐我有變。封我忠王。樂我之心。防我之變。我實不知內中提防我也。此時雖而受逼。我乃粵西之人。路隔千里。無門投處。我粵人未能散者。實因無路可走。故而逼從。我今臨終之候。亦望世民早日平安。聞言粗表。慈容見諒。今將我在浦口被逼之後。陸續陳清。那時江浦。上是張帥之軍屯困。我見時勢不同。輕騎回京奏主。主又不從。在殿上與主辨白。問主留我鎮浦口。則外應救望何人。前軍主將陳玉成。在潛太黃宿。與楚師相敵。不能移動。韋志俊業投清朝。劉官芳。賴文鴻。古隆賢。徒有賢名。未能爲用。楊輔清爲中軍主將。在池郡殷家匯東流。亦有曾帥之軍制戰。左軍主將李世賢。已在兩陵灣汴一帶。京城四門。俱被和張兩軍重困。深濼朝內積穀無多。主又

當時供軍之  
配量

秀全之無用

秀成之自白

不准我出。誰爲外救。與主力辨。當被嚴責一番。又無明斷。下詔不問軍情。一味靠天。別無多話。不得已再行強奏。定要出京。主見我無可再留。准我出京。當即將浦口軍務。交與黃子隆。陳贊明接鎮。自浦口動身。到蕪湖。三四日之間。浦口城外靠大江邊營盤。概行被張帥之軍攻破。九洲亦已失守。此時京城又困。此是五困京城矣。和張兩帥密密加營。深濠更深。合朝無計。京城困如鐵桶一般。此時我朝氣數未盡。不應絕命。人心再振。我在外四路通文。各處肯從我意。任我指揮。自困天京五次。皆苦我一人。用盡心力和氣待人。我今日人人悉我忠。王李秀成名號者。實在我捨散銀錢。不計何軍將官。與我對語。亦必厚待。民間苦難。我亦肯給資。故而內外大小人人能認我李秀成者。因此之由也。非我有才。朝中非我之長。我王重用者。第一幼西王蕭有利。第二王長兄洪仁發。王次兄洪仁達。第三王洪仁玕。第四駙馬鍾姓黃姓。第五革王陳玉成。第六方是秀成也。英王死後。主將之事。交與我爲。那時天京困緊。實實無計。十年正月初

二日。由蕪湖帶領人馬到南陵。過青弋江馬頭。由寧國高橋而過水東。那時甯國清軍防我攻打甯城。誰知我由水東順過甯城。兩日兩夜。趕到廣德州。當即攻破廣德。留陳坤書陳炳文把守。我親帶部將譚紹光。陳順德。吳定彩等由廣德動身到四安。四安有張國梁之兵把守。是日即與官兵對陣。并力來迎。張軍敗陣。攻破其營。收得四安。下紅心。會家弟李世賢之隊。並力計攻湖州。那時湖州不須多人。將此城交與世賢。我扯本部人馬。由廟西到武康。日夜下杭郡。止有六七千之衆。困住杭州五門。三日三夜。攻由清波門而進。攻破杭州。非人力。實實天成。一千二百五十名先鋒。打破杭郡。並非人力之所爲。我因見和張兩帥困我主。及我母親在京。知和張兩帥軍餉。出在杭州。蘇州。江西。福建。廣德。故出此奇兵。扯動和張二帥江南之兵。我好復兵。而救天京之圍。非有心去打杭州也。打入城內。連戰數日。滿營未破。後和張兩帥。果派江南救兵。來救杭州。令張玉良統帶到杭郡武林門。兩家會話。知是江南和張之兵。分勢中我之計。次

謀杭州斷清  
軍餉源

杭州之奇兵

日午時。在杭州新製造旂幟。以作疑兵。此是兵少退兵之計。不意張玉良果中我計。退出一日一夜。未敢入城。我故而得退不礙。此時我朝不該絕滅。謀而却中。于今氣數已滿。謀而不中。以前至今。亦是此人任事。而今計不中。而失京城。亦是我主無福。清朝有厚福而成全功。此段放下。再將杭郡退出。來解京城之圍。張和兵敗之情節。一一詳呈。說清之後。再又說天京之情。自退出杭郡。由餘杭過臨安。行天目山。出孝豐。到廣德。那時我行前。張玉良之兵行後。張兵圍杭。民財物不肯追我。查廣德到天京三百餘里。杭州至金陵八九百里。灣灣曲曲。千里有餘。是以張玉良回救天京不及。此解京乃有天合。不然不得成此美事也。至楊輔清早日有文約。其會戰。救援京城。劉官芳賴文鴻古隆賢通文亦至。侍王亦至。但在建平大會。此是天機。即是四明山之會。一樣之情由。會議之後。當即分兵。楊輔清帶領人馬。攻高淳東壩。李世賢攻溧陽。劉官芳亦至。此時處處成功。輔清得溧水秣陵關。侍王李世賢得句容。我由赤沙山而來。一路並未

河南大營官  
兵再潰

攻打城池。直到雄黃鎮。和張兩帥分兵屯紮。大營十餘個。斯時侍王亦到。大齊會戰。與張帥之軍。兩家對陣。張軍大敗。攻破雄黃鎮。時清兵畏忌。不敢交鋒。次日進兵由上山而來。輔王由秣陵關至南門。英王陳玉成自潛太早已扯兵下江浦。那時我與楊劉李等俱在南岸。英王是不約而來。知我兵到南岸。渠由西梁渡江。順由江寧鎮而來。頭關板橋善橋。那時各軍俱到。我由姚巧門而進。紮荆山尾。陳坤書劉官芳由高橋門而來。侍王李世賢進北門。紅山而至。輔王楊輔清由秣陵至南門。雨花台。英王陳玉成由板橋善橋而入。和張兩帥之兵。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雄黃鎮戰敗一仗。張玉良帶江南精兵。去救杭郡未回。被我軍隔斷於外。和張兩帥之糧出在蘇杭福建廣德江西等處。俱被隔斷。營中糧餉不繼。我朝之兵又衆。是以一鼓而解京圍。此六解也。那時雖解京圍。攻破和張兩帥營寨。未殺多人。俱連夜全軍退出。直下鎮江丹陽屯紮。和張軍死者三五十人。散者多也。散下蘇常。和張之兵。陸路搶民間物件。衆百姓怒之。此

第六次金陵  
解圍

散勇之亂暴

張國梁戰死

時我朝軍威大振。何至有今日之難。六解京圍之後。並非主計。實衆臣愚忠而對天王。我爲其將。隨軍許久。未樂半時。只有愁煩。自六解京圍之後。軍威更勝。將士更多。纏身難謝。日纏日重。更難離身。自此六解京圍。亦未降詔獎勵。並未令外戰。臣見駕。朝臣亦是未見我主。不問政事。只是教臣認實天情。自有升平之局。自後息兵三日。天王嚴詔下頒。命我領本部人馬去取常蘇。限我一月回奏。人生斯世。既爲其用。不得不從。當排隊伍。擇日行軍。由丹陽進發。三日隊到丹陽。張國梁兵屯丹邑。次日開兵。在丹陽大南門迎戰。張軍敗死者不少。張帥死在丹邑南門河下。軍士尋其尸首。用棺木收埋。在丹陽寶塔根下。兩國交兵。各扶其主。生與其爲敵。死不與其爲仇。因代收埋。得丹陽之後。順下常州。那時張帥水旱俱敗於丹陽。至常州城。有蘇州發來之衆。並遇張玉良由杭郡回來之軍。概屯常郡。大小營寨四十餘營。是日軍到。次日開兵。兩家會戰。張軍又敗。其營盡破。金陵和張大營已失。外兵未有戰心。俱未會戰而逃。連攻數日。常郡

常州陷

何桂清之逃

無錫陷

和春自縊

賊僱官兵甚於

自降入城之時。郡內之人並未殺害。惟畏威自投水者有之。隨即安民。息兵兩日。趕下無錫常郡。張玉良軍屯無錫。何制臺自行偷搬家眷下舟。他逃不知去向。我軍下到無錫。張玉良已又安好營寨。四門穩紮。後又有鎮守宜興清將姓劉。是廣西東鄉人氏。是何職分。我不知。後渠由宜興而至無錫。助張玉良之戰。其軍坐舟由太湖而來。正到無錫之候。張軍與我軍迎戰。兩陣交鋒。連戰一日一夜。我見張軍敗而復勝。我軍約死數千人。亦算清朝之好將。後我領我親軍護將。由惠泉山而下。力攻西門。張軍水旱敗得無錫。當即息兵安民。暫息二日。那時和春自江南大營。失利敗軍之後。和張兩帥各走一方。張帥計屯丹邑。以保蘇常之穩。和春獨一人而下蘇州。舟往濟墅關。聽見副帥張國梁戰死丹邑。和春在濟墅關自縊而亡。我得無錫之次日。行營而下蘇郡。初到閩門。將分困各門。看閩門街房等村百姓。多有來迎。街上舖店房門首。俱貼字樣。云同心殺盡張和兩帥官兵。民殺此官兵者。因將丹陽之下。到蘇州水陸民財。概被其兵。

壽州陷

大將器度

搶擄。故恨而殺也。自將蘇城各門緊閉。城內之兵。因前錫常告急。其兵調盡來堵。城內無兵。後有守城之兵。俱是金陵退下之兵。張玉良一人在內。其餘清將。自失金陵。及丹常無錫等處。兵心寒而畏威。外又有民家之逼。有李文炳何信義周五等。獻城來降。此等是廣東之人。張玉良見兵勢如此。帶本部人馬。由盤門而出。上杭州自行。敗退數百里。到杭不開城門。甚有怒意。兵屯武林門外。愈擾于民。那時省城守將。兩有怒意。自李文炳何信義等。獻蘇城而降。我即引兵入城。收其部衆五六萬人。自我收得蘇城。未殺一人。清朝文武候補大員無數。滿將多員。俱未傷害。各欲回家。無盤川者。我給其資。派舟送往。得城之後。當即招民。蘇民蠻惡。不服撫卹。每日每夜。搶擄到我城邊。我將欲出兵殺盡。我萬不從。出示招撫。民俱不歸。連亂十餘日。後見勢不得已。我親身帶數十舟隻。直入民間。鄉內四處之民。手執器械。將我一人。困在于內。隨往文武。人人失色。我舍死一命來撫蘇民。矛槍指我。我並不回手。將理說明。民心順服。各方息手。收其



## 嘉興陷

器械三日。將元和之民先撫。七日將元和吳縣長洲安清平。屢以近及遠。縣縣皆從。不戰自撫。是以蘇常之民歸順。那時張玉良兵退杭郡。我順追而得嘉興。自得嘉興之後。即停兵安民。俱未征戰。後張玉良在杭郡。將兵養盛。隊伍整好。進兵來攻嘉興。嘉興守將是求天義陳坤書。朗天義陳炳文。清帥帶大小軍營四十餘個。將西南兩門困緊。攻倒嘉郡城池。幸將兵合力。不然嘉郡早失矣。此時嘉興告急到蘇。誰知青浦縣。被洋兵領薛撫台之銀米攻青浦。該縣守將周文嘉。幸此將有才。不然青浦失矣。周文嘉告急。不得已六月中旬。由省帶領人馬。先救青浦。是日由省開舟。次日到浦。當即開兵。洋兵迎戰。兩陣交鋒。自辰至午。洋兵大敗。殺死洋兵六七百人。得其洋鎗二千餘條。得其大砲十餘條。得洋刀三百餘口。得其舟隻數百餘條。當解青浦之困。順流破得松江。直引兵去攻上海。斯時有上海夷人來引。外又有漢兵內通。故往也。軍到徐家匯。隔上海十八里屯紮。離上海九里處所。紮有清朝營寨四個。那時我部將蔡元隆部永寬提

## 勢壓歐兵

## 上海幾陷

隊。是日天氣光輝。四面無雲。出兵到九里地方。與清將會戰。他見軍到。棄營不守。正當用力進兵。上海城內。有謹備迎接我者。忽然天暗。風雷振動。大風大雨。兵馬不能起身。立脚不住。後未進兵。後洋兵及清兵恭迎。未見我到。薛撫台是夜知洋兵有通情等事。復即加銀。請得洋兵一二千保守此城。清軍通我未成。這班人馬。概被撫台殺之。其事不成。在徐家匯。紅毛禮拜堂暫屯數日。後嘉興告急到來。不得已移軍由松江浦邑而回。由關王廟到嘉善平湖。此兩處有清軍把守。一戰而破兩城。順至嘉興。解嘉興之困。是日上城觀陣。觀清軍動靜如何。次日開兵。連戰五日。分一軍上石門。斷張玉良浙江之來路。蘇杭水地。有軍屯此。萬不能行。四方皆水。無有別路可行。是以張軍見兵困斷其後。其隊大小將兵。俱獻營來降。獨張玉良見陣交鋒。其餘盡降。故張玉良不敢再戰。亦自逃回杭州。解圍已定。我亦班師回省息兵。此時七八月之間。以近省之民。亦有安好。亦有未安好。此外尙有難民。當即發糧發餉。以救其寒。各門外百姓。無本

## 嘉興解圍

洪秀全入北  
之議

爲業。亦計給其資。發去錢十萬餘串。難民每日施粥飯。蘇屬百姓應納糧。說並未足收田畝。亦是聽其造納。並不深追。是以蘇省百姓之念我也。自解嘉郡圍之後。回省正是八月中旬。天王嚴詔頒到。命我赴上游領軍到此。那時正無良計。忽有江西德安縣。隨州義寧武寧大治興國蘄水蘄州武昌江夏金牛寶安蒲圻嘉魚通山通城等。有起義四十餘名。具稟差使到蘇。公呈降表投軍。是以將此情由。具本復奏云。我招集此等之人數十萬。再行遵詔往北等因。主本不從。我強行而止。當即派軍選將而行。將蘇省軍民之務。交與陳坤書接任。軍民安妥。一一交清。隨即由蘇動身到京。將來情啓奏。不欲到北。我主盛怒。責罰難堪。此時亦無法處。管主從與不從。我在蘇答應。江西湖北肯降民之多。應該前往接應。故而逆主之命。信友之情。出師而上江西湖北。在京時當與合朝文武。在我府會集。聲言衆位王兄王弟。凡有金銀概行要買。米糧切勿存留。銀兩買糧爲首。今收得蘇常。下無再困。上困而來。利害難當。前困是六困。乃張和之師。

秀成之讓略

洪氏之自滅

七、因、定、是、曾、帥。此軍有中堂之善算。將官之用命。南軍能受苦堅。軍名常勝。未見敗過。倘若來困。必然嚴緊。若皖省可保。尙未爲憂。如皖省不固。京城不保。各速買糧。我奏主亦然。如是主責我曰。爾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統。我只得退出自嘆。因教蒙得恩。林紹璋、李春發。堅守江東門。雨花臺營寨爲首。各要買糧。我這出京四百餘日。方見我信。合城文武遵我之言。果買米糧。那時洪姓出令。衆欲買糧者。非我洪之票。不能要票出京者。亦要銀買。方得票行。無錢不能發票也。得票買糧回者。重稅見以。各不肯買糧入京。今日之國破。實洪姓之自害也。此事不提。當即行軍由太平蕪湖繁昌而進。上石埭到夥縣。遇鮑軍會戰。頭一日我軍取勝。次日鮑軍取勝。殺我軍數千人。當即改道。不由夥縣。由箸嶺到徽州。過屯溪上婺源。到常山過年。十一年正初。由常山動馬。上玉山廣信河口而行。到建昌屯紮。攻打二十餘日未下。外有清軍來救。是冲天炮李金暘帶兵當與其戰。其兵與我兵並不交鋒。二家和戰。其兵少。我兵多。故和

戰也。後將建昌之軍撤退。由撫州灣上宜黃。到樟樹新淦一帶屯紮。計欲過江。斯時水漲滿川。對河團練。自豐城那河邊屯到吉安之上。既不能退。亦不能進。又無舟隻。大江中有清軍炮船連即新淦屯紮數日。不意河水已自退乾到底。與我兵過河。過到吉安而上瑞州北州。本不欲紮。此處百姓堅留。故將瑞州所屬各縣屯紮安民。義甯武甯一帶湖北各縣。俱已屯兵。一面安民。一面將湖北興國、大冶、武昌、江夏、通山、通城、嘉魚、蒲圻一帶。具稟來降之人招齊。大概三十萬之數。後鮑軍由池州扯兵到瑞州府。湖北胡巡撫兵亦來。離金牛寶安二三十里。那時正逢六月之中。所招之兵。俱未經戰。是以未敢與鮑軍開仗。那時家弟李世賢亦由徽州而到。景德樂平一帶。與左宗棠對敵。侍王李世賢在景德戰勝。到樂平一敗。失軍萬餘。黃文金胡鼎文李遠繼由東流建德饒州一帶。與中堂部將臨敵。未與李世賢相應。劉官芳、古隆賢、賴鴻文。遣枝人馬在後。由洋棧門而來。祁門有中堂在此屯紮。後劉官芳之兵亦被中堂之兵打破。死二千

餘人。黃胡李之軍亦被中堂之兵將制戰。不能爲事。家弟李世賢樂平一敗。退由河口而下常山。我自金牛寶安。招得新兵。不與鮑胡軍戰。一因兵新。二因接李世賢來報云。樂平之敗。趕我復回。那時曾九帥又困安省。英王陳玉成解救不能。又調黃文金回來助救皖省。劉官芳被中堂部下戰敗而回。是以當即將湖北等縣。全軍盡行。同日收兵趕下。以接護李世賢之軍。一由義寧州而圍。一由武寧而回。一由德安而回。俱到瑞州齊集。那時安義奉新新昌一帶百姓作怪。搶我由瑞州上下解運軍餉。後由此經過而問其罪。殺其爲首二十餘人。此事辨清。全軍徧地而下。瑞州等縣亦是退盡。先有冲天炮李金暘帶有清兵十餘營。屯紮陰崗嶺。與我部將譚紹先蔡元隆邵永寬等迎戰。兩軍對陣。李金暘兵敗。其將概已被擒。全軍失散。拿其到部。見李金暘是勇將有名之人。心內痛惜英雄。故未殺害。當問其來情肯降否。他云被擒之將不殺願回。我後見其語。未有從心。仍然禮待。並未鎖押。悉聽其由。過了數日。發盤川銀六十餘兩。不

受而去。江西後聞被殺。此人不是肯降。實其被擒。殺之可惜。我自湖北回來。到瑞州。向臨江而來。過樟樹。大隊過齊。宗弟李愷連李愷順二人。由樟樹那邊。河邊而下。那時知家弟李世賢。尙在樂平。不知退下常山。是以由樟樹那邊。河而下。河中用木簰而行。欲到江西會隊。後家弟由那邊河下。忽遇中堂派令鮑超一軍亦到。在豐城對面紮二十餘座。中隔一山。我並未悉有中堂。派有此軍而來。家弟在高山一望。見鮑軍多當住難進。陸續退軍。全軍退盡。鮑軍後追來。我軍過盡。到有一小河。前此河是我軍搭橋。後被百姓撤開。到此無橋可過。後又追兵。我兵游水而過。將已過齊。鮑軍亦到。此時傷我軍數千名。仍回樟樹。因連吹四五日大風。舟不能動。鮑軍不得過來。我已行去三四日。過了撫州濟灣。方知李世賢下常山。當息兵三日。下河口。即見童容海。由廣西而回。得其二十餘萬。順下浙江。當即分隊李世賢。攻打金華湯溪等處。嚴州各城。攻破之後。又議分兵。我領新招將士。及童容海。全軍下浙江。派李世賢打溫台處州。寧波等處。

洋兵之助

我派兵去破紹興各縣。軍到處所。俱是自降獻城。浦江縣有張玉良。提戰數日。張軍即敗。侍王收得浦江。即到甯波。斯時九月。軍由富陽而破餘杭。到鹽嶺舖。至姑塘屯紮。離城三四里安寨。分軍派將。按門攻打。先將浙江外之府縣。分軍據淨。嚴州有梯王練業坤把守。龍游有宗王李尙揚把守。衢郡清兵未下。金華有李世賢親軍部將周連得。蘭溪湯溪。是廣東之兵把守。李世賢領軍。由金華取溫州。到處郡皆李世賢取之。至攻打甯波。亦李世賢之將。是戴王黃呈忠。首王范汝曾。前往收得甯波。實是甯波洋兵。通誘我軍。離甯城十里屯紮。甯郡洋兵頭目。到營求寬屯五日。候其將甯城內洋行什物。運出城後。我軍方進。戴王不准。至三日。將其洋行運淨。渠亦願在外屯軍。所食之糧米。皆洋人以及四民供應。第四日移軍入城。洋人帶戴王去取石浦廳鎮海縣。皆洋人而助舟隻。取得兩處分軍鎮守。仍回甯郡。此事說之不盡。在後陸續補清。收紹興一帶。是來王陸順德領兵收復。蕭王亦具所收。收紹興非是戰成。實紹興守將獻城自降。



## 臺浙俱陷

此城高而濠闊。四面皆水。來此進兵者。是單邊之路。此城不是自降。不能收復也。收復紹興。蕭山亦是獻降。來王陸順德出示安民。浙省自孤。武康德清亦是。我朝兵把守。孝豐廣德四安安吉縣縣如是。高淳東壩。我亦有軍屯守。溧陽常州蘇州嘉興石門。亦是我兵屯守。湖州雖有趙景賢把守。無兵來救。杭城至海寧州。及海鹽縣。雖是清兵把守。我軍一到。海寧州守將張威邦獻城而降。海鹽縣官亦獻城自降。杭省孤立。外府縣概行收得。又未有救兵。四門被我緊困。外救獨有張玉良一軍。由候朝門水道而來。那時我軍已重紮鳳山門。離候朝門二三里之遠。見張玉良兵到。出軍攔紮。絕斷杭城。內外不通。城內無糧。民亦無食。軍民之心甚亂。那杭郡巡撫王有齡。甚得軍民之心。甚爲堅守。我困城之時。射諭入城。分軍民滿漢。分別言語。順言而化。肯降者即可。不肯降者。不足爲要。浙江瑞將軍帶領滿衆。在我圍城七日之前。具本懇我天王。准赦滿軍回國。文由浙江來往二十餘日。御批未下。我先破大城。破入大城四日。尙未攻其滿城。

專候御詔下赦。一面與瑞將軍和議。云願放其全軍回家。渠總未信。我奏准天王。御詔降下。准赦滿人。渠亦不信。開鎗打死我兵三千餘人。然後攻其內城。各男女投水死者有之。被獲者有之。後瑞將軍及都統之死。當即差員在河下尋其尸首。用棺木埋之。其本已信我奏准放回國。不欲加害。我亦射諭入城。城內軍民可悉。我云爾奉爾主之命。鎮守杭城。我奉我主之命來取。各扶其主。爾我不得不由。言相成之事。免傷男女大小性命。願給舟隻。爾有金銀。並行帶去。如無給助資。送到鎮江而止。滿洲之人。過我大國爲帝。此是天命。而非由自成。滿待漢人其情本重。今各扶一君。兩不得已。存我之心。而爲此事也。被獲滿洲兵將。當即傳令諸軍。各獲有滿人。落在營中者。不准殺害。私殺害者。賠命。各願投營者。即在營中。不願者。准其回國。後有滿官大膽者。即到府與我談及。給費回家。爲兵膽小者。各自日夜逃去。亦有落在營中者。與營官日久。兩家相好。營官自行給費。放者亦多。此非我之虛言。杭省軍民可悉。滿洲人衆。必有知情。即在

待滿洲人之  
恩義

忠王之國際  
法思想

王有齡之節  
烈

省候補清官無數。亦給費放回。蘇省前日亦是如此。至圍杭州之時。每日與王有齡兵戰。那時城內無糧。民亦無食。兵將餓倒。不能爲戰。王有齡亦是無法。外戰張玉良。况文榜而已。屢戰不能見效。內攻不果。實實無由。王有齡與其師爺計及。託信與忠王。叫忠王免害。杭城軍民。師爺回言。大人此信可寫。兩國交兵。何以稱呼。稱得不好。重害爾民。稱得好。皇上罪爾。投他。王有齡聞之。無言可對。捶心而歎。不必寫文。杭城不能保守定也。坐在大堂。等忠王入城。視忠王何等之人。見其人而死。其師爺回言曰。此人入來。萬不與爾死。後而無法。我軍四面越城一踴而進。我親自上城。搶得一騎。單人直衝到王有齡衙內。尋取此人。入屋四尋不見。尋到後花園。見其吊死。當令親兵放下。業已死矣。後拾到大堂。擺與衆視。是否。叫其部下之人。來認不差。後用棺木載之。將其衣帽朝服。一應歸還。放其木內。令其部將。親自看守。次日調其部下之員。到堂當衆明宣。各肯從軍者。即從。不從者。皆由自便。其親兵俱是福建人。餘軍兩湖者多。俱而盡赦。各有

禮葬王有齡

忠王在在可人

金、銀、什、物。不、准、兵、攔。仍、然、帶、去。後、將、王、有、齡、之、屍、首。在、其、親、兵、之、內。點、足、五、百、人。送、其、棺、木。由、省、動、身。給、舟、十、五、條。費、銀、三、千、兩。路、憑、一、紙。送、其、回、鄉。各、扶、其、主。各、有、一、忠。令、其、忠、志、之、故。惜、看、英、才、義、士。故、用、此、心。生、各、扶、其、主。兩、家、爲、敵。死、不、與、其、爲、仇。此、出、我、之、心、願。其、中、尙、有、米、興、朝、林、福、祥、兩、人。外、有、麟、趾、一、人。亦、是、杭、省、布、政、司、之、職。到、省、尙、未、接、任。原、任、乃、是、林、福、祥。亦、言、被、獲。我、亦、不、殺。禮、而、待、之。又、未、鎖、押。落、在、書、房。與、文、官、閒、叙。夜、靜、我、與、米、林、談、及、世、情。後、並、將、林、福、祥、家、小、兒、子。一、並、尋、回。交、還、林、福、祥。將、米、興、朝、之、馬、匹。亦、尋、出、付、交。後、米、興、朝、將、馬、疋。送、與、我、部、將、汪、安、鈞。麟、趾、乃、是、滿、人。次、夜、逃、死。並、不、追、趕。然、後、過、了、十、餘、日。林、米、二、人。欲、去。不、願、在、營。即、備、舟、隻。各、一、條。由、杭、州、到、上、海。各、給、銀、三、百、兩。後、兩、人、不、敢、要。各、領、百、兩。臨、行、各、具、一、信。與、我、辭、行。云、今、世、不、能、爲、友、補、報。來、世、不、忘。並、云、爾、忠、王、本、是、出、色。未、遇、明、君。可、惜、可、惜。等、語。辭、行、而、去。此、時、十、一、年。十、一、二、月、之、候。兩、雪、交、加。不、能、行、動。蘇、杭、河、小、水、淺。下、雪、水、凍。不、能

忠王政治之才

安慶之圍

舟行。此時在蘇省。住十日有餘。而方啓行。斯時將杭省清將。應從不從。安排定。疊。即將省內難民。一一安撫。在城餓死者。發薄板棺木萬有餘個。費去棺木錢二萬餘千。難民無食。即到嘉興。載米萬石。載錢二十萬千來杭。將此米糧發救窮人。各貧戶無本資生。借其本而資其生。不要其利。六個月將本繳還。糧米發救其生。不要其利。兩個月之內。將杭省一並周妥。此時十一年末矣。十二月回蘇。三十過年。那時收得杭省。而安徽省被曾九帥之兵克復。合城餓死。而失皖城。此是英王之軍在省。被九帥之兵。深壕高壘困之。省城內外不通。英王來救不得。後靠湖邊。九帥退讓幾營。此是九帥留其退省生路之思。不意英王陳玉成不退。將石牌近省之民糧運入。九帥見其未退。仍將大兵復紮此湖邊。此又困實省城。英王見勢不得已。內守將葉芸萊。張朝爵。心有懼意。英王心驚。解救未果。後將我部將三人。調一人入省助守。此將是我名下。我上湖北。留其保固六合天長。此二縣是我兵把守。故在蘇州派來吳定彩。黃金愛。朱興隆三將。保天

六之備。後安省告急。英王奏調其往。後省城被曾九帥官兵所困。遷吳定彩帶部軍千餘人。入省助葉張守省。後英王同劉瑄林。計保集賢關。是英王再欲往動大兵來救。那時章王林紹章。輔王楊輔清。堵王黃文金。順王吳汝孝。俱在桐城。有信至集賢關。云奉詔前來助救安省。斯時我正在興國州。得悉英王如此如此。而悉其省不能保也。英王留下劉瑄林。李四福。守集賢關之營。連夜由集賢關動身。而到桐城。將我部將黃金愛。令其把尾。誰知被釣鋪青草。隔黃泥港等處。清軍知悉。被多將埋伏。英王全軍過盡。黃金愛押尾。伏兵攔殺死者萬餘人。將黃金愛困下田筒。水中死者皆我部下之人。黃金愛至晚。帶數百人。由水中沖出。多將軍兵。見其死勢甚猛。各皆讓路。乃到桐城。後英王又親自回京求王發救。那知集賢關被曾中堂發鮑超一軍前來。將集賢關劉瑄林。李四福之營困打。連打未下。後鮑軍將營寨紮好。又作長濠。每日出兵攻打。我營中又無火藥炮子。糧米亦無。日夜防戰。兵困苦多。後被鮑軍攻破劉瑄林。李四福大敗。

安慶之克復

俱是陣死。金軍攻破。後英王與輔王堵王黃文金等。再求救安省。斯時九帥又將皖圍困。屢戰不成。省城邊蕪湖。又被九帥挖塘提放砲船攔隔。音信難通。那時英王陳玉成。輔王楊輔清。堵王黃文金在外。九帥兵隔於內。城內無糧。後被九帥攻破。葉芸萊逼死於內。張朝爵坐舟逃生。吳定彩入城助守。金軍俱沒死於大江之中。此城盡沒。未漏一人。那時英王在外。見省失守。扯兵由石牌而上。黃宿之兵盡退上野鷄河。欲上德安襄陽一帶招兵。不意將兵不肯前去。那時兵不曳將。連夜各扯隊由六安而下廬州。回到廬城。爾言我語。各又一心。英王見勢如此。主又嚴責。革其職權。心繁意亂。願老於廬城。故未他去。坐守廬城。愚忠於國。後多帥發兵來困。被逼不堪。又無糧草。久守不能。將兵心亂。遂失廬州。逃至壽春。被苗沛霖反心捉獲。送解清營而亡。英王死後。其部將悉歸我掌。我見勢不能。後調陳得才到蘇省。當面訂分。令其上去招足人馬。限二十四箇月。回來解救京城。今許久尙未回來。雖曾經有信。來往甚難。故有今日之誤事也。

陳玉成之遇害

陳坤書之罪

四秀全之猜忌

蘇州之民政

此段說過。再將十一年克浙江之後。十二年回轉蘇州。那時我上江西去招兵。將蘇州。浙江。嘉興。軍務民務。統交陳坤書執掌。我十二年回到蘇省。民已失散。房屋破折。良民流淚。來稟。那時陳坤書自愧。對我不住。我由杭州回到嘉興。渠在蘇州帶隊。逃上常州。將常州自霸。使錢買作護王。此人是我部將。因其亂蘇州百姓。恐我治其罪。故買此王而拒我也。自得浙省以來。英王之隊。歸我之用。黃文金劉官芳。後歸我轄。天王見我兵多將衆。忌我私心。內有臣之弄權。封陳坤書爲王。分制我勢。我部下之將。見此各恨於心。那時主見我部轄百餘萬衆。十分忌我。蘇省之民。又被陳坤書擾攘。後我回省。貼出爲民之錢米。用去甚多。各舖戶窮家不能度日者。俱給本錢。田家未種。速令開種。我在省時。斯民方安。仍然照舊發米二萬餘石。發錢十萬餘千。發此米錢之後。百姓安居樂業。豐足之時。各民願將此本歸還。我並不追問。其自肯還我也。後又將郡縣百姓民。各卡關之稅。輕收。以酬民苦。後見京中之事。日日變動。屢具本奏。主不從奏。越



洪氏致亡之由

嘉定青浦之克復

洋兵之勢力

奏越怒。又達佞臣弄權。我見屢奏不從。亦有不悅之意。君臣各有私怒之心。越、是明、奏、天、王、越、更、不、信、降、我、之、職、暗、中、密、革、我、權、我、手、下、部、將、見、此、不、服、未、有、戰、心、各、籌、一、路、童、容、海、乃、我、部、將、一、片、真、心、後、被、曉、惑、背、我、而、逃、此、是、王、次、兄、之、亂、奏、欲、歸、其、轄、暗、放、謠、言、童、容、海、心、變、者、因、此、之、由、也、我、十、二、年、在、省、住、有、四、月、之、久、然、後、有、巡、撫、李、公、到、上、海、接、薛、巡、撫、之、任、招、集、洋、兵、與、我、交、兵、李、巡、撫、有、上、海、洋、關、稅、重、錢、多、故、招、洋、兵、與、我、交、戰、其、發、兵、來、破、我、嘉、定、青、浦、逼、我、太、倉、崑、山、等、縣、告、急、前、來、此、是、十、二、年、四、五、月、之、間、見、勢、甚、大、逼、不、得、已、調、選、精、銳、萬、餘、人、親、領、前、去、此、洋、兵、攻、城、其、力、甚、大、嘉、定、青、浦、到、省、一、百、餘、里、其、攻、城、只、要、五、六、個、時、辰、定、成、功、也、其、砲、利、害、百、發、百、中、打、壞、我、之、城、池、洋、鎗、炮、連、響、一、踴、而、進、是、以、我、救、不、及、我、兵、死、者、萬、餘、人、失、此、二、城、該、洋、兵、即、到、太、倉、攻、打、外、有、清、軍、前、來、助、戰、打、入、城、者、洋、兵、把、守、城、門、凡、清、朝、官、兵、不、准、自、取、一、物、大、小、男、女、任、其、帶、盡、清、朝、官、兵、不、言、若、多、言、不、計、爾、官、職、大、小、亂、打、不、饒、我、天

洪氏對外思  
想之強硬

與外兵戰互  
有勝敗

王不肯用洋兵者爲此也。有一千之洋兵要押制我萬人。何人肯服。故未用他。那時洋兵已至太倉開仗。我亦到來。外有清兵萬餘衆。洋兵三四千人。清兵自松江四涇。青浦嘉定寶山上海連營一百餘座。城城俱有洋兵把守。我到太倉。當與其見仗。兩邊立陣迎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兩家受傷千餘卒。次早又立陣於東門。開兵大戰。自辰至巳。力破洋陣。當斬數十。追其下水死者百餘人。破清營數座。得大炮洋鎗。不計其數。次早行軍。即追其尾。因其嘉定城中之洋兵未得出來。上海來救之洋兵。是廣東調來。由南翔而來。當與迎戰。兩陣並交。連戰三日。俱是和戰。兩家傷二三千人。當即飛調總王陳炳文。帶萬餘衆到。再與交鋒。洋兵敗。其救嘉定未得。被我追殺大半。又得嘉定城。派官把守。即下青浦。又將青浦洋兵圍困。外又有松江洋兵用火舟而來。我早駕火炮等他。第一炮正中其舟。火舟燒起。其救青浦洋兵自行退去。下水而亡數百。下路地方動多。皆水。實實難行。有警急之事。錯步性命難全。是以洋兵驚退。下水即亡。此之由

青浦再陷

近世中國秘史

一七六

忠王威震海外

曾軍之東下

也。收得青浦。順攻四境之營十餘個。下到松江。以及太倉。大小營寨一百三十餘營。概行攻破。松江城外之營。亦已攻開。獨松江一城。是洋兵所守。次日又有上海來救之洋兵。用舟裝洋藥洋砲十餘條而來。經我兵出隊迎戰。洋兵敗我勝。將其火藥洋砲洋鎗。爲我所搶。那時洋兵。並不敢與我見仗。戰則即敗。將松江困緊。正當成功之時。曾帥之軍。已由上而下。破我蕪湖、巢縣。無爲、漕東、西梁山、太平關一帶。和州亦然。有如破竹之勢。直至金陵。逼近京都。那時天王一日三道差官奉詔。到松江追我。詔甚嚴。不得已。將松江兵退回。轉蘇州。與衆將從長計議。萬難周全。知曾帥之軍。由上而下。利在水軍。我勢彼逸。水道難爭。其軍常勝。其勢甚雄。不欲與戰。我想將各省府財物米糧火藥炮火。俱解回京。待廿四箇月之後。再與交戰。其兵必無鬥戰之心。知曾帥大兵來勢甚猛。故我不打。正當議定。應欲舉行。天王又差官捧詔來催。詔云。三詔追救京城。何不啓隊發行。爾意欲何爲。爾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詔。國法難容。詔逼如此。不

秀全之猜忌

得不行。是以調抽兵馬。起隊前來。蘇杭之事。概交各將任之。連母親以及家眷。概交與主爲信。表我愚忠。自奉嚴詔。不能再辭之後。計議抽調各處將兵。擇日起馬。主逼甚嚴。我亦無心在世。不過見母六十餘歲。育我至大。是以委曲就之。見勢如此。亦知不能久圖。主不脩德。盡我人生一世之愚忠對天。後將蘇杭軍務。概交各將管理。然後連我母親以及家眷。一並回京。交王爲質。因其降詔。命其親使捧詔而來。云我有自圖之意。朝臣勸我不得不從。八月中旬。由蘇省動身。過溧陽。到東壩齊兵。直下溧水。向秣陵關而來。雨花台。一由板橋善橋而來。圍攻九帥營寨。困攻四十餘日。連攻未下。九帥節節嚴營。濠濠壘堅。木橋疊疊層層。亦是用兵之利。營規分明。是以連攻數十日。未能成效。且我軍未帶冬衣。九十月正逢天冷。兵又無糧。未能成事者此也。自攻未下。我主嚴責革爵。調我當殿明責。即防我進兵北行。不得不冒雪而往。自過江北之後。大江兩隔不通。杭蘇之將兵。任其自行調用。部將不得不從。手下各將。在王次兄洪仁達亂

爲我在江北。幸得兩浦。爲通江北之道。順由利州而行。此是先年先發部將而去。我是後來。由含山和州巢縣而來。此處百姓被劫爲難。當令屬員汪宏建。帶銀兩買糧買穀種。分救難民。兵由巢縣進發。到石澗埠。遇中堂發來人馬。安紮營壘十餘箇。當即排陣迎戰。彼不出軍。專守爲穩。以逸待勞。攻數日未下。天連降大雨。我兵困苦。病者甚多。一夜至天明。各館病倒數千。見勢爲難。攻又不下。戰又不成。思無法處。清軍又不出戰。總以嚴守爲強。後路救兵又至。我軍病者又多。無兵可用。後扯兵由廬江而上舒城。到六安州。在廬江與軍見陣。兩下交鋒。清軍敗而又勝。追到城邊。新城嚴閉。次日行兵趕到六安。正逢青黃不接。那時想去會陳得才之軍。此地無糧。不能速去。不得不由壽春邊近而回。此地正無糧。被苗浦霖之兵久害。民苦萬分。我兵又未得食。餓死者多。食不充飢。如何爲力。轉到天長等處。正逢九帥破雨花台。巢縣是洪春元鎮守。被中堂派鮑超軍一路攻破。敗到和州。軍民四亂。雨花台又失。京內驚慌。那時天王差官捧詔。

秀全之狠狠

皆秀全一人  
之罪

召我回京。當即分軍回轉。此時正逢大江漲。路道被水冲崩。無處行走。和州又敗。江浦失守。我兵紛亂。此數處軍兵死二萬餘人。後將舟隻渡。將官戰兵馬匹過河。尚有老少。以及不肯上舟馬匹。落在江邊。此九洲又被水沒。我兵無棲身之所。有米無柴煮食。餓死甚多。正逢楊帥彭帥水軍前來攻打下關。又被水師攻去九洲。餘有未過來之兵。亡者甚多。自此回來。九帥克我雨花台營。壘紮堅。不能再復。兵又無糧。紮脚不住。自散下蘇州浙江。此舉前後失去戰士十數萬人。因我一人之失銳。而國之危也。蘇杭之誤事。洋兵作怪。領李撫台之銀。攻我城池。洋兵見銀打仗亡命。李撫台見我未在省城。是以順勢攻之。若不來天京。不過江北。不能得我城池也。我本不欲來京。過北。啓奏主云。京城不能保守。曾帥兵困甚嚴。濠深壘固。內少糧草。外救不來。讓城別走。那時天王大怒。嚴責難當。不得已。跪上。復行再奏。若不依從。合城性命。定不能保。曾帥得雨花台。絕南城之道。門口不能行走。得江東橋。絕西門不能出入。得七堯橋。在

李秀成供狀

秀全昏曠

東門外安寨。深作長壕。下關嚴屯重兵。糧道已絕。京中人心不固。俱是朝官。文者老者少者婦女者甚多。費糧費餉者多。若不依臣所奏。滅絕定矣。奏完。天王又嚴責云。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由爾理。爾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於爾。朕鑊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會妖者乎。爾怕死。便是會死。政事不與爾相干。王次兄勇王執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誅之。嚴責如此。那時我在殿前。求天王將刀殺我。免我日後受刑。為主臣子。未閒半刻。今將國事啓奏。主責如斯。願死在殿前。盡心酬爾。如此啓奏。主萬不從。含淚而出朝門。滿朝衆臣前來善勸。次日天王自知其過。賜下龍袍。以安我心。自此之後。住京一月有餘。十四年新正。欲出京去。那時主怕我出京。城內人心不穩。朝臣苦留。聞朝弟妹聞我出京。合城男女。淚涕呼留。我心自願。故未敢行。我今之禍。因主不從我奏。一味蠻爲。常稱有天所定。不必爾算。違朕旨過北。接陳得才

字字血語語  
淚

七 秀全之猜忌

左文襄與忠王之關係

之軍。征平北岸。啓奏臣聞。啓奏不入。實佞臣惑主。忌我之勢。密中暗折我兵。然後失去蘇州各縣也。浙省金華龍游等處。俱被左撫台全軍制職。寧波府。前是洋人誘引而得。後清將用銀惹動洋兵心。攻我寧城。洋兵炮火利害。百發百中。攻打城墻。我軍不能立脚。是以退守餘姚。嵊縣陸續亦退。洋兵攻破寧郡。得賞銀之後。又領賞銀來打紹興。攻此兩處。洋兵得銀甚多。不然亦不能攻我城池也。自此之後。金華龍游嚴郡溫台等處。陸續退守。兵屯富陽。左撫台全軍發下。逼到富陽。與我軍連敵數月。後請洋兵由水路而來。用炮攻崩富陽城池。連戰數十仗。洋兵敗。再添洋兵來戰。左撫台亦出隊交爭。是以富陽之失。紹興之失。蕭山之失。傷兵甚多。兵退到餘杭。屯營落寨。左撫台之兵亦到。兩下交爭。日日連戰。我力據餘杭。以堅杭州之防。那時洋兵攻了富陽。得銀之後。仍回寧郡。左撫台之兵。分水旱而下杭州。一紮餘杭。一紮九龍山。到鳳山門雷峯塔西湖爲止。連至餘杭八十餘里。此地山多水多。紮一營而十營之堅穩也。自連八十餘



里共營百餘座。我軍自西湖至餘杭。止有營十餘座。俱是以水爲堅。困守而已。兩不開仗。浙江城是聽王陳炳文爲帥。餘杭是汪海洋帥。浙江之穩數月者。則水利之堅。後蘇兵帶洋兵攻打乍浦。平湖嘉善。三處失守。蘇州太倉崑山吳江等處。俱被李撫台打破。那時九帥破雨花台。京城驚亂。主不准我下蘇杭。奏三四回。亦是不從。自此之後。印子山營又被九帥攻破。主更不准我行。蘇杭各將告急。日日飛文前來。不得已。又啓奏我主。主及朝臣要我助餉銀十萬。方准我行。後不得已。將合家首飾以及銀兩交十萬。我主限我下蘇杭四十日。回頭銀不足。交過期不回者。依國法而行。我見下路勢急。亦願遵從。總想得出京門。再行別計。去未久。高橋門又被九帥攻破。那時高橋門之敗。輔王楊輔清逃回東壩。侍王李世賢亦轉回溧陽。那時我在蘇州。與洋兵開仗。連戰數日。勝負未分。兩不能進。後親引軍由閘門到馬塘橋。欲由外制。暫保省城。將兵屯紮馬塘橋。意欲回京奏諫。請主他行。不守京都。獨自思議。尙未舉行。蘇州守將慕王譚紹

秀全可恨秀  
成可憐

蘇州之克復

洗是我手下愛將。留守蘇州。內有納王郜永寬。康王汪安鈞。寧王周文嘉。天將張大洲。汪花班。這班反臣不義。郜永寬等亦是我手下之將。自小從戎。教練長大。至今做到王位。與譚紹洸兩人。是我左右之手。這班之人。久悉其有投大清之意。雖悉其所爲。我亦不罪。閒時與郜永寬、汪花班、周文嘉、汪安鈞、張大洲、汪有爲、范起發等。談及現今我主上蒙塵。其勢不久。爾是兩湖之人。此事由爾便。爾我不必相害。現今之勢。我亦不能留爾。若有他心。我乃國中有名之將。有何人敢包我投乎。各回言曰。忠王寬心。我等萬不能負義。自幼蒙帶至今。誰敢有他心。如有他心。不與忠王共苦數年。我爲渠長。渠爲我下。不敢明言。我觀其行動。知其有他心。故而明言。我見勢如斯。不嚴其法。久知死期近矣。因我粵人。無門可投。該將等在我部下。久有戰功。我威名者皆渠等之力。寔是心腹之談也。不意該將等與慕王譚紹洸二人。少年結怨。後果變心。將慕王殺死。投與李撫台。獻城未及三日。被李撫台殺害。是以至今爲頭子。不敢投者。因此之由。失去

李秀成供狀

## 常州之克復

蘇省。那時正在馬塘橋。聞失省之後。我即上常州到丹陽屯紮。後無錫又失。那時兵亂民慌。尋思無計。暫紮丹陽。那時我家弟李世賢。兵屯溧陽。勸我前去。別作他謀。不准我回京。我不肯從。渠欲出兵前來。逼我前去。不欲我回京。後見勢不得已。見我母親在京。難忘難捨。故而輕騎連夜趕回京。此是十三年十一月矣。到京次日。上殿啓奏。因闔城男女之留。不能他去。蘇省獨有丹陽。常州金壇。溧陽宜興而已。今年常州亦被李撫台打開。殺死合城軍兵。常州破後。丹陽亦退。浙江嘉興。前後失守。獨有湖州。四安。廣德。未退。浙江。丹陽。金壇。宜興。溧陽。各軍無處可逃。我又被困京內。各將各王。無法可施。是以上江西而去。江西領兵之將。家弟李世賢。倡首此等之兵。俱以我浙江部下之衆。紮逼而行。計開上江西各將名目。李世賢。劉朝鈞。汪海洋。陳炳文。陸順德。朱興隆。李愷順。譚應芝。陳承奇。李容發。領兵前去。已在江西。此事不說。再陳京中壞政。敗亡之故。自此之下。國業將亡。天王萬不由人說。我自在天王殿下。與主面辨一切國事之後。天

金陵之腐敗

王深爲疑忌。京中政事俱交其兄洪仁達提理。各處要緊城門要隘之處。概是洪姓發人巡查管掌。我在京並未任圍城之事。主任我專政不能壞。我在京實因我母之念。見國中之勢如斯。外城概失。日變多端。主不問國中軍民之事。深居宮內。永不出宮。欲啓奏國中情節保邦之意。凡具奏言。天王言天說地。並不以國爲事。朝中政事並未提託一人。人人各理一軍。我久日在外帶兵。部將多有在外在京者。僅有出師外去各家眷人等。每館有十人或七八人。見我在京。各面聚至。合作一隊。計有千餘人。十三年十一月。我由外入京。亦有隨身之將數十員。那時專作守城之事。某處要緊。即命我守京城。惟富豪及兵有食。窮家男婦俱向我求。我亦無法。主又不問此事。奏主云。合城無食。男婦死者甚衆。懇求降旨。應何籌謀。以安衆心。我主降詔云。合城俱食甜露。可以養生。甜露何能養世間之人乎。甜露即地生各物。任人食之。此物天王叫做甘露也。我等朝臣奏云。此物不能食。天王云。做好朕先食之。所言如此。衆又無法。不取其食。天王

秀全之僞迷  
信

所謂甜素

在宮中潮地。自將百草之類。制作一團。送出宮來。要合京依行母違。降詔飭衆。各行各家備食。天王亦早知有今日糧少之難。京城不固。久悉其心。因自好高。不揣前後。入南京之時。稱號皇都。自己不肯失志。靠實於天。不肯信人。萬事俱是有天。先二三年之間。早經出令。各多備甜露。每家要呈繳十担。收入倉中。亦有遵旨送繳者。亦有不從者。天王久在宮中。俱貪此物。我主如此。我真無法。城中窮家男女數萬餘人。纏我救命。度日圖生。我竟無法。先十三年七月八月間。我有銀米以救其生。開造冊者有七萬餘。窮苦人家。各發洋錢廿元。米二担。俱到保堰領取。有力之人。即去保堰領米。無力之家。領銀作些小買賣救急。去年十二月。又不能了。我亦苦窮。無銀無米。蘇杭又去。京城困緊。力不能持。奏主不肯退城。實而無法。我有銀米。那時廣救軍民。自丹陽至三岔河。龍都湖。熱西溪等處之民。被陳坤書洪春元害死之後。我即發銀米。命員撫之。斯時王次兄。以及洪姓。見我滋愛軍民。恐我有圖害國之心。說我忠而變奸。不念我等勤勞。

秀全之猜忌  
九

反說我奸。我本鐵胆忠心對主。因何信佞臣而言我奸。是以灰心而藏京內。又逼氣而陪其亡。我將兵數十萬。在外任我所爲。而何受此難者乎。我到京合城歡樂。知我出京。俱各流涕。我在京。洪姓不敢逼人。不敢十分強欺。城中百姓。又不敢欺逼軍兵。我不在京城。渠滿城逢屋查過。有米銀等物。任其取用。不敢與爭。日日按戶查尋。男女不得安然。去年天王改政。要令內外大小軍營將相民間亦然。凡出示以及印文內。俱要天父天兄天王字樣。不遵者五馬分尸。軍稱天軍。民稱天民。國稱天國。營稱天營。兵稱御林兵。那時人人遵稱。獨我與李世賢不服。李世賢現今亦未肯稱者也。天王見李世賢不寫此等字樣。即行革職。現今李世賢之職。尙未復回。天王號爲天父天兄天王之國。此是天王之計。天上有此事。瞞及世人。天王之事。俱是那天話責人。我等爲其臣。不敢與駁。任其稱也。那天朝天軍天民天官天將天兵等。皆算渠一人之兵。免我等稱爲我隊之兵。稱爲我隊我兵者。責曰爾有奸心。恐人之佔其國。此寔言也。何人敢稱我

兵者。五馬分尸。又改各王之號。此是天王失算。前封東西南北翼各王。自殺東北王之後。永不封王。今封王者。因其爲洪仁玕九年之間。來京格外歡喜。到京未滿半月。封爲軍師。號爲干王。降詔天下。要人悉歸其制。封過後未見一謀。天王見各舊功臣。久扶其國。心中不忿。天王見勢不同。自翼王他去。保國者陳玉成與我爲首。那時英王名顯。我名未成。日日勤勞。幫爲運算。凡事不離。天王見封其弟兩月之久。一事無謀。已知愧過。難對功臣。故先封陳玉成爲英王。後見我日有戰功。對我不住。那時正在浦口鎮守。李昭壽與我有舊情。見天王封陳玉成爲王。旁觀不忍。行文勸我投清。來文到案。此時正逢天王侍衛七八人。來浦口踏看軍營。誰知李昭壽之文未到。先有謠言。傳到京中。天王差侍衛一探軍營。二探我有何動靜。那知李昭壽胆大。特命其親使送文前來。此使舊日在我身邊爲護旗。後李昭壽投入大清。渠即隨去。令其帶文前來。被把卡捉住。解送到案。其使云爾不必捉我。我專到李老大人處。把卡士奉送到衙前。合營人

忠王得封之  
由來

封王之禮

主爵

衆視之。在其身上。拾得文書一件。拿來觀時。那侍衛同在其場。後侍衛回京。合京人人知我有變。知我同李昭寧舊好。封王不到。謂我定有他變。那時我母亦在浦口。家室亦防我有變。後將中關舟隻盡封。不准我兵來往。那時有人奏到天王耳中。一二十日。未見動靜。天王降詔。封我爲萬古忠義。親自用黃緞子書大字四個。稱萬古忠義四字。並賜綢緞前來。封我爲忠王。我爲忠王者。實李昭寧來文之誘。而樂心封之。防我有他心。自此之後。日封日多。然封這有功之人。又恐前有勞之人。不服。故而不問何人。盡亂封之。有人保者。有些有銀錢者。俱准司任保官之部。得私保之。無功偷閒之人。亦各封王。外帶兵之將。日夜勤勞。觀之怨忿。不肯出力戰守。各不爭雄。有才能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國之棟樑。主見失算。封出許多之王。言如箭發難收。又無法解。後以封王俱爲列王者。因此之由來也。後列王封多。又無可改。王加頭上三點。以爲圭字之封。人心更不服。多有他圖。人心由此兩舉而散多也。天王從前保將封官。擇有才而用。我全



陳玉成二人。是主之所愛。而改如我等之名。陳玉成在家書名是不成。天王見其忠勇。改做玉成。我在家書名。號爲以文。天王用我。自封忠王之時。改我號爲李秀成。天王從前擇人而用。後來自亂。九帥之兵。嚴困內外不通。無糧養衆。京內窮家男婦。疊在前門求救。國庫無存銀米。國事未經我手。後見許多凄苦。我實無法。不得已將自己家存之穀米。發救城內窮人。自轄之兵。又不均勻。再不得已。將母親及婦女首飾金銀。變給軍資。家內無存金銀者。因此之由也。自發此穀米。亦不濟事。後將此窮苦。不能全生情節。啓奏天王。求放窮人之生命。主不從依。仍然嚴責。不理國體。敢放朕之弟妹外游。各違朕旨。多備甜露。可食飽長生。不由爾奏。無計與辨。然後出朝。主有怒色。我亦不樂問城內男女餓飢。日日哭求我救。不得已強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婦。准出城外逃生。我在城內。得悉九帥在外。設有救難民局。正合我意。去年至今。各門放出。足有十三四萬人之數。不意巡各門要隘。是洪姓用廣東之人。將出城男婦。所帶金銀取淨。害此窮

人。我聞甚怒。親往視之。果有此事。當殺數人。然後各出城門。而可暫安。自此之後。國出孽障。多有奇奇怪怪。主信閉言。不修政事。城內賊盜蜂起。逢夜城內炮聲不絕。槍劫殺人。全家殺盡。搶去家內錢財。國敗出此不祥。去年十一月之間。九帥攻到南門城牆。此時城內之兵。尙可足食。且各力全。又有城河之隔。九帥之兵不能踴進者。此之由也。自此之後。京事日變。城外九帥之兵。日日逼緊。城內格外驚慌。守營守城。無人可靠。凡是城外文書。有人拾到不報天王。私開敵人之文者。抄斬全家。自九帥兵近城邊。天王卽早降嚴詔。闔城不敢違逆。若不遵天王旨命。私開敵人之文。通奸引誘。有人報信者。官封王位。知情不報。與奸同罪。命王次兄拿獲椿砂剝皮。何人不畏死乎。後鬆王陳得風。通於東門外蕭軍門。懋王朱兆英二人通來九帥這邊。斯時之事。朱兆英陳得風。並未與我明言。後其事洩漏。被王長兄洪仁發。鎮拿鬆王陳得風。鬆王與我相好。渠有母七十餘歲。前來求我。當卽出計保之。代用去銀一千八百餘兩。後陳得風投清朝。

這邊。然後偷事作不成。其命尙不能保。此有心獻門投降者之由來也。此事未久。我有妻舅宋永祺來九帥營下。同九帥部下師爺談及。勸我來降等語。渠有兄弟。我不知其姓名。現在中堂轄下帶水晶頂子。可以保我。宋永祺所云。此人我未見過。故未敢定信。此人聞在秦州。未知真假。至宋永祺由九帥之營回轉京內。來往十日有餘。與郭老四同事。郭老四南京人。宋永祺與我談及。云有此事。未見九帥之文。渠云不過與九帥師爺談及。未有實情等語。此人好飲酒。是夜與我談及。次日與朋友飲酒太多。與人多語。即與陳得鳳談及。云與忠王所言如此如此。陳得鳳半信半疑。此即行文前來問我。有此事否。此日在我府會議糧務。補王莫仕葵。章玉林紹璋。順王李春。發王長兄長子洪和元。干王長子洪葵元。在我府會議。正逢縣王陳得鳳。遞到此文。本城文到。何人防有私乎。莫仕葵順手將此文扯開一看。見此情由。各人並願來觀。內言問忠士真有此言否。此時莫仕葵在此。問我曰爾謂宋永祺到場。我問來情。我爲天王利部。今有

忠王之嫌疑

此事定要訊問。不然，我便先行啓奏。爾做忠王，恐有不便等情。後不得已，宋永祺又不能逃。莫仕葵發動人馬，在我府等候。此夜宋永祺正到我府，與我家弟殺及此事。莫仕葵將其拿獲。後又將郭老四並獲。此時惹出大禍。合城驚亂。我平日幸得軍民之心，不然，悞我全家久矣。朝臣共有忌意，不欲救我之罪。後將宋永祺押入囚內，欲正其法。我與其親戚之情，不能舍絕。將銀用與莫仕葵而後寬刑，不治其罪。奏旨輕辦此事，連及我身。幸合朝人人與我情厚，不然，合家性命早亡。自此之後，時時有人防備，恐我有變心。此時大約四月將尾。我在東門城上，見九帥之兵，處處地道近城。天王焦急，日日煩躁。即於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天王既死，九帥兵逼甚嚴。天王長子洪福瑛登基，以安合朝人心。九帥沿城開壘，自東門至北門，一路開壘甚多，不能處處防也。神策門連被放倒兩回，實難防備。主又幼小，提政無決斷之才。九帥之兵，每日逼近城邊。合城文武無計可施。至六月十五早，見勢甚急，知曾帥立破我城，即抽點先鋒，連夜出

秀全服毒死

## 金陵之克復

城攻九帥寨。攻打未成。知城不能保。我軍日夜因未得歇息。天明各已去館子了。被曾帥在紫金山高處望見城內之人。紛紛歸隊。是日午後。曾帥用火藥攻倒金陵。由紫金山龍頸而破。我軍不能爲敵。此時九帥大兵。即四面爬城而入。中關以外。各處軍營。見京已失。降亦有之。逃亦有之。死亦有之。此時死傷不計其數。破城之時。個個向我流涕。我由太平門敗轉。直到朝門。幼主及天王兩個小子。並到問計。我亦無法。獨帶幼主一人。幼主無好馬。將我戰馬交與其坐。我另騎不力之馬。直到我家。辭母我親胞弟與姪。合室流涕。辭別帶主而上。清涼山躲避。斯時尚有數千餘人。文武將官。天王護住而住。數滿藥廩。損國失邦。我受過其恩。不得不忠。天王這點骨血。是盡我愚忠。是日將夜。尋思無計。欲行出北門。奈九帥之軍重屯。隨行之文武將兵。自亂如麻。合衆流涕。無法可處。又衝水西門小南門。均有九帥兵把守於外。不得已三更之後。捨死領頭衝鋒。帶幼主衝由九帥攻倒城牆缺口而出。君臣數百人。捨命衝出關來。衝出城之後。所

忠王之所以  
爲忠

過營寨。疊疊層層。濠深壘固。幼主出到城外。九帥營中。營營炮發。處處喊聲不絕。我與幼主兩下分離。九帥之兵。馬步追趕。此時雖出生死未知。十六歲幼童。自幼至長。並未騎過馬。又未受過驚慌。九帥四方兵追。定然被殺矣。若九帥馬步在路中殺死。亦未悉其是幼主。一個小童。何人知也。自出城與幼主分別。我馬不能行走。此騎在城交戰一日。又不是戰馬。力又不足。又未得食。人馬未得飽食。走到天明。人人俱散。馬不能行。那時無法。是以逃上荒山暫避。人未得食。肚中有飢。萬不能行。我戰馬幼主騎去。現今生死未知。我若仍騎戰馬。我亦他逃矣。逃在荒山頂破廟內。荒山脚之民。悉京城失破。必有人避在此山。貧民各欲發財。我命該絕。身上帶有寶物。用縐紗帶捆帶在身。不知此日心迷。到破廟停息。遂將珍珠寶物吊在樹下。我欲寬身乘涼。不意民家尋到。我二三人驚亂而逃。忘記取拾此物。百姓追我。問身有錢交過與我。我不要吃性命。我那時忙逃。亦不能行。俱百姓追近。見我。知我是忠王。各齊跪下。俱各流涕。追我下山脚。

及人

大臣之言

隨步而行。仍回荒山頂上。我見百姓如此。有救我之心。自願回破廟處所。將此珍珠寶物以酬其情。不意此民追我上前而去。在後又有民衆來此廟中。將我之寶物拾去。我同此民回來。不見此物。衆百姓勸我薙髮。我亦不願。渠云不肯剃頭。不能送爾。百姓又見苦求。我對百姓言曰。我爲大臣。國破主亡。若不能出。被獲解送大清帥營。我亦不能復活。若果有命能逃出去。亦難對我軍不肯薙也。後幫百姓藏我在家。那幫百姓得我寶物。民皆見利而爭。帶我這幫百姓去。問那幫百姓。兩欲分用。那幫百姓云。此物天朝大頭目方有。爾問我分此物。爾必獲此頭目。兩家並爭。因此我藏不住。遂被曾帥追兵拿獲。解送前來。令禁囚籠。蒙九帥恩給飯食。中堂駕由皖來。當承訊問。我心悔已遲。是以將國中一切供呈。我爲姓洪之將。外衆將兵。俱是我轄。我願將部下兩岸陸續收全投降。而酬高厚。以對大清皇上。以贖舊日之罪。在我主在邦。我爲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國亡。我兵數十萬衆在外。我不能衛天國。又聽我兵害民。皆我之罪也。若我

忠上之仁慈

有此本事。收降我之都將。再有反復變心。仍正國法。如辦不成。亦正國法。若中堂不信我有此本事。仍鎖在禁。容我寫信付去。我在皖省居中。好辦兩岸之事。請示中堂。意下如何。

捫證談虎客曰。據曾文正批跋云。一以上皆李秀成在囚籠中親筆所寫。自六月廿七日至七月初六日。每日約寫七千字。其別字改之。其諛頌楚軍者刪之。閑言重複者刪之。其宛轉求生乞貸一命請招降江西湖北各賊以贖罪。言招降事宜有十要。言洪逆敗亡有十誤者。亦均刪之。其餘雖文理不通。事實不符。概不刪改。以存其真。云云。一據此則秀成原供。當有七八萬言。此所存者不過三之一耳。以洪氏割據十餘年。其稱尊之久。與唐宋五代諸朝。不相上下。而畧地之廣。尙過之。而彼中記載無一紙可徵。後此史家所憑藉者。僅官軍一面之詞耳。然則此供狀雖不完不備。亦豈非研究史料者一非常寶耶。以原文之懶惰者。復度其疑點。實塗改者尙少。吾儕讀此。一可以。



見秀成之義俠若何智勇若何其用兵之才與治民之才皆足以兼破壞建設兩者之長比諸曾胡毫無愧色使更加以學問真卓然爲十九世紀中代表中國之一人物(二)可以見秀成之器度其不殺降將禮葬敵帥事事暗合於國際法嗚乎有古名將古大臣之風其視李文忠之誘殺蘇州八酋其人格之相去殆不可以道里計(三)可以見洪氏之敗亡實由於自敗自亡使以秀成處秀全之地位者則曾胡未出以前大局平定抑雖有曾胡正恐猶非其敵而曾洪之成敗匪曰天命全由人事也(四)可以見秀成之患在不學無術且爲中國陳腐之學說所誤苟其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大義則其末路不至如是苟其有「如真不才君可自取」之心則其末路更不至如是而惜乎秀成之不悟也忠王之所以爲忠者在此忠王之所以爲愚忠者亦在此(五)可以見草澤揭竿徒有野心而無高尙之目的者萬不足以成事如彼洪氏之專恣楊氏韋氏之相屠苗沛霖之賣陳玉成蘇州八酋之賣

譚紹洸皆盜賊革命所必不能免之現象而後有起者於此事不可不慎(六)可以見當時洪氏之不肯借外兵雖爲彼致敗之一原因但其於中國全局之前途尙稍有所裨益使彼而亦如曾李之術各借一國以爲外援則無論孰敗孰成而波蘭瓜分之慘劇或將演於四十年以前今日必更有痛心疾首於作俑之無後者洪氏於政畧上雖失計其於中國國體保全尙多也凡此皆鄙人讀忠王供狀所起之感情也嗚呼成敗論人古今同慨若忠王者爲名譽之戰敗卒以身殉其國雖罹極刑猶涼涼然爲此時代中國歷史之光焉後有良史吾知其公論之不能泯也乃若洪楊則直國之妖孽而已共事非人齎恨千古惜哉

## 咸同間用兵軼聞（采庸齋文集）

### 一文文端公相業

聖清御宇餘二百年。凡磊落閎偉世之勳業。皆出滿洲世族及蒙古漢軍之隸旗籍者。漢臣雖不乏賢雋。不過以文學議論輔獻隆平而已。先皇措注之深意。蓋謂疏戚相維近遠相馭之道當如此。而風氣文弱。不嫻騎射。將略非所長。又其次也。乾隆嘉慶間。防畛猶嚴。如岳、襄、勤、公之服金川。二楊、侯之平教匪。雖倚任專且久而受上賞爲元勳者。必以旗籍當之。斯制所由來舊矣。雖然。人才視時勢爲轉移者也。限於一格則時棟不出。用之無方。則廢績不窮。必有深識偉量者。默燭先幾。乃能知窮變通久之道。而斷然行之不疑。此其幹旋氣運之功。何可及耶。長白相國文端公文慶。以咸豐初年爲大學士軍機大臣。是時海內

二百年來滿漢之畛域

重用漢人之

多故。粵寇縱橫。經略大臣如賽尙阿、納爾經額兩使相。皆以失律獲咎。公嘗言。

職

會胡見用之  
原因

欲辦天下大事。當重用漢人。彼皆從田間來。知民疾苦。熟諳情僞。豈若吾輩未  
出國門一步。嘗然於大計者乎。平時建白。常密請破。除滿漢藩籬。不拘資地。以  
用人。曾文正公起鄉兵擊賊。爲壽陽祁文端公所舐排。又累戰失利。公獨謂曾  
某負時望。能殺賊。終當建非常之功。時時左右之。胡文忠公以庚子江南科場  
失察。與公同鐫秩。公嘗與胡公語。奇其才略。由貴州道員一歲間擢巡撫湖北。  
所請無不從者。公寔從中主之。當是時。袁端敏公甲三督師。淮上駱文忠公秉  
章巡撫湖南。公嘗荐其才。請勿他調。以觀厥成。其兼莞戶部也。今相國朝邑閻  
公。方爲主事。明習部務。公常采用其議。雖他司所掌。亦詢之以定稿。鄭親王端  
華侍衛肅順。漸進用事。然獨嚴憚公。公累世貴顯。氣度渾融。能斷大事。爲八旗  
王公所敬信。端華肅順。雖頗被裁抑。弗敢怨也。及公將薨。遺疏謂各省督撫。如  
慶端、福濟、崇恩、瑛、榮等。皆難勝任。不早罷之。恐誤封疆事。其後數人。皆如公所  
料。而廟謨亦頗循公成畫。未及數年。曾李左諸公。聯翩大用。遂以削平羣寇。曾

漢人勢力之  
增長

公克金陵報捷也。推使相官文恭公居首而已。次之海內稱其讓德。今伯相李公將平捻寇。將軍都與阿公甫受命督師。而寇適滅。都公謙不報捷。大功之成。由漢大臣專報。自茲役始。迨左文襄公平回寇。則竟不參以他帥。滿漢已無町畦。功名之路大開。賢才奮而國勢張。蓋文文端公之力爲多。夫宰相以薦賢爲職。薦一世之賢。平一世之難。其功固不淺。若所荐不僅一世之賢。而移數百年積重之風氣。非具不世出之深識偉量。其孰能之。余故表而書之。以謂中興之先論相業者。必以公爲首焉。

捫蝨談虎客曰。吾友飲冰室主人著李鴻章傳。謂洪楊一役。實爲滿漢勢力消息之樞機。諒哉言也。顧非左右有人。亦安得此文。文端之關係於中國者。不亦重耶。

二 記宰相有學無識

(前略)相國某公者。累掌文柄。門下士私相標榜。推爲儒宗。以問學淹雅。習重

曾文正久淹  
之由

望。一時攷據辭章之士與講許氏學者。翕然稱之。道光季年。以尙書入爲軍機大臣。與首相穆彰阿共事。無齟齬。咸豐初。遂爲首相。粵賊之踞武昌漢陽也。進陷岳州以逼長沙。曾文正公以丁憂侍郎起鄉兵。逐賊出湖南境。進克武漢黃諸郡。肅清湖北。捷書方至。文宗顯皇帝喜形於色。謂軍機大臣曰。不意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奇功。某公對曰。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文宗默然變色者久之。由是曾公不獲大行其志者七八年。侍郎呂文節公賢基。疏論天下事。頗忤政府。是時皖北全境糜爛。某公請派呂公還籍治團練。無兵餉以弁之。呂公自陳書生不知兵。陛辭日痛哭而出。未幾遂殉舒城之難。刑部員外郎邵懿辰。以經學文章名於世。性鯁直。好議天下大計。與某公學術不相中。又素與曾公善。時爲軍機章京。會粵賊北犯。某公請遣懿辰出防河。人謂懿辰。黃河縣互千里。縱有勁兵數萬。且不易守。而况徒手無一兵者乎。此政府欲置君死地。否則以疏防罪君也。已

而粵賊果渡河。繼輔。懿辰坐是鎬秩去。寇氛日棘。其公乞病。予告。同治初元。徵用者舊。復以大學士銜補禮部尙書。入值鴻德殿。適兩江總督何桂清以玩寇棄城。逮入刑部獄。輿論皆謂死有餘罪。某公獨上疏力救。爲言路卞寶第等所糾。士大夫誦其彈章。交口稱善。由是清望益減。蓋好賢惡不肖。宰相職也。某公於賢者嫉之如仇。於不肖者愛之若命。觀其好惡。可以卜其相業焉。又有相國某公者。以咸豐初年入政府。後遂爲首相。力薦何桂清兼資文武。必能保障江南。迄蘇常告陷。猶不悟。力庇桂清。謀貫其罪。與端華肅順等共事。肅順尤橫恣。某公未嘗迕之。庚申之變。乞病予告。亦以同治初元徵起。某公條議時事。頗備不自上疏。詣軍機大臣請代陳之。其大旨謂楚軍徧天下。曾國藩權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於所以撤楚軍。削曾公權者。三致意焉。是時曾公負朝野重望。天子方倚以平賊。軍機大臣見而哂之。由是不獲再用。但有旨。督權都察院事。以疾篤辭。遂卒。(下略)

裁抑楚軍之  
續

捫。談。虎。客。曰。所。謂。某。公。某。公。二。人。者。前。者。爲。祁。文。端。後。者。爲。翁。文。端。云。使。其。說。得。行。則。曾。文。正。之。末。路。亦。將。與。李。秀。成。等。耳。亂。亡。之。不。恤。而。媚。嫉。之。爲。務。以。視。文。文。端。何。其。遠。哉。何。其。反。哉。

### 三 記陳玉成苗沛霖之伏誅

陳玉成之勇

粵賊據金陵控長江。垂十二年。自楊秀清死。賊所仗以力抗官軍者。惟陳玉成李秀成最強。玉成黠猾。與秀成頡頏。而鷙勇懷銳則過之。海內稱爲四眼狗者也。嘗攻李忠武公續賓於三河鎮。覆其軍。與張忠武公國梁相持江上。迭有勝負。大敗德興阿勝保二帥之師。縱橫死咋。所陷城殺將爲最多。胡文忠公在上游。與曾文正公協謀。以安慶玉成分地。其父母妻子皆在焉。進規安慶。以致玉成。玉成果悉銳西上。是時大帥則曾胡二公。左文襄公與今伯相合肥李公皆在幕府。合多隆阿忠勇公鮑武襄公超諸將之力。苦戰累月。初不利。後乃大創之。玉成反旆而南。攻陷金陵。大營張忠武公死之。蘇常諸郡皆陷。於是道員今

官軍之戰略

江南大營之



陷

近世中國秘史

二〇六

二 官軍之戰略

敵軍之戰畧

三 官軍之戰略

威毅伯宮保曾公。以兵萬人急圍安慶。多公率萬人圍桐城。禦拔賊。李勇毅公續宜以萬人駐青草塢爲兩軍援。鮑公以萬人爲游軍。東西馳剿。水師將楊公岳斌扼駐濱江要隘。并助守圍軍內外長濠。集厚力。張遠勢。以待敵。玉成自江南掃境而至。與多公李公鏖戰於掛車河。大敗。進薄圍軍。不克。玉成私念湖北江西楚軍根本。衝其腹心。必撤圍自救。乃從英霍間道入犯湖北。連陷黃州德安隨州武漢襄樊。皆大震。嗾悍酋李世賢黃文金各挾其全部。轉徽饒信三府。李秀成糾賊十餘萬圍撫州。攻建昌。進陷吉安瑞州。以逼南昌九江。皆援安慶也。曾公胡公分遣諸軍。且防且戰。竟不撤圍軍。玉成乃分黨踞所陷城。自率悍賊東援安慶。多公邀擊於練潭。於高河。舖於掛車河。皆大敗之。玉成之黨入自集賢關。築壘菱湖赤岡嶺。以圍我圍軍。曾公憑濠拒賊。與鮑公軍夾擊。破賊四壘。賊將劉瑄林跳而逸。水師捨磔之。復展外濠。環賊十八壘於圍內。伴斬無脫者。翁林玉成部下驍將也。既失之。軍勢遂不振。告急金陵。金陵賊益縱。玉成復

玉成之失計

苗先生

率楊輔清等三僞王分據安慶桐城。晝夜疾鬥。屢近屢北。賊衆趨潰。其江西授賊。則左文襄公以一軍特起。鮑公亦以全軍馳往。連與賊遇。大敗之於樂平。於景德鎮。於豐城。於河口。羣賊失勢東遁。官軍遂拔安慶桐城。徇瀕江郡縣。皆下之。李公由青草塢回援湖北。悉復所陷城。玉成退入廬州。拒守。同治元年夏四月。多公軍克廬州。玉成以皖鄂脅從數萬人奔苗沛霖於下蔡。欲與同拒官軍。苗沛霖者。以諸生爲團練長。劫其衆以叛。大帥勝保招降之。猶持兩端。意叵測。受官於朝。不肯冠帶。使其下呼已爲苗先生。攷巡撫翁同書於壽明。陷之。殺衆族之不附已者。有詔褫沛霖布政使銜。川北兵備道。將進兵討之。沛霖乃復求撫于勝保。亦陰通款玉成。玉成僞封爲平北王。累書招玉成。謂鳳穎二府形勝可踞。諸鄉寨練丁。皆習戰守。足備徵調。玉成信之。旣去廬州。多公以勁騎蹙其後。脅從敗散。畧盡。惟餘親兵三千人。沛霖出城迎玉成。執禮甚恭。見其親兵。皆百戰精銳。欲奪有之。乃給玉成駐衆城外。僅以百餘人入城。沛霖分兵防守。諸

苗沛霖賣玉成

玉成可人

沛霖氣餒最  
張時代

門多具酒食。陰令部卒引玉成從者入帳酣飲。而以盛饌饗玉成。伏兵齊起。藥之。送勝保軍中。勝保欲降之。不屈。因述勝保敗狀以爲誚。檻送京師。行至延津。有詔磔死。玉成既死。親兵三千皆降於沛霖。爲致死力。沛霖以是益橫。明年。科爾沁忠親王追剿捻酋張洛行於穎北。沛霖引兵犄其後。設伏守隘。而洛行就禽。自謂連立大功。當受上賞。願以前罪削籍。三年未復。軼軼不平。進據壽州。懷遠。斷臨淮大營饒道。南畏楚軍之威。欲北趨中原。號召羣捻。而蒙城扼其衝。乃悉起練衆攻圍之。連營百餘里。勢張甚。將軍富明阿總兵王萬青唐啓綸等引軍赴援。皆堅壁不敢戰。俄而科爾沁親王督大軍南下。以總兵陳國瑞爲先鋒。王之誅張洛行也。彌雍積寇無遺種。淮甸之民。震其餘威。聞王將至。則已心膽欲碎。竊竊私語。謂苗先生陷我於死也。陳國瑞以數千人先至。連日夜攻擊破沛霖數壘。沛霖之黨皆夜驚曰。王爺率大軍數十萬至矣。今其先鋒軍威如此。况王爺親至。我輩其能免乎。親兵三千人相與謀曰。我輩故英王舊部也。苗

至成部卒之  
復仇

先生、肆其詐、愚誘殺我英王。復以威、劫我使爲之用。是苗先生乃吾仇也。我輩何苦爲之盡力。卒令自就死地。孰與報讎、雪恥以激爵賞而紆死乎。一夕沛霖登營、墻有所指揮。親兵二人掖以赴之。外挺矛、舂之。殞。報唐啓綸。啓綸不僧。拒之。漏明。報王萬青。萬青往驗之。信。到其首。迎獻於王。淮南北練黨聞沛霖死。數百里間。皆啓城寨。降王嘉王萬青之功。奏賞黃馬褂。萬青甚二親兵之分其功也。殮之以滅口。還至高郵。暴病以卒。人謂二親兵爲祟也。

捫竅談虎客曰。陳玉成一世之健者也。胡文忠爲軍事。盡瘁以死。人人知之。而使胡文忠類年。斫食者實陳玉成。其人也。玉成死而文忠亦亡。於是龍擊虎。躍之活劇。稍蕭條矣。似此傑物爲反覆豎子所賣。惜哉。若苗沛霖之死。於報復自刈。惡果君子其猶快之。

#### 四 記石達開之就食

粵賊石達開與洪秀全楊秀清同起潯州之金田。僞稱翼王。踰嶺涉湖。乘勝循

## 連開之善戰

## 入蜀之戰略

## 奇兵

江而下。攻陷金陵。旋叛。秀全不與通。糾黨踞江西八府。與曾文正公相持連年。既乃突入浙江福建江西以擾湖南。聲勢震盪。巡撫花縣駱文忠公多調宿將。與力角於洞庭衡山以南。僅驅出境。達開乃還騎廣西諸郡。仍繞湖南北。徑窺四川。鴻堵退入瀘黔之交。奔突萬餘里。蹂躪百數城。厥性慣走邊地。避蹇蹈瑕。每爲官軍所蹙。則踰伏山中。倏伺形便。飄然遠颺。自謂生長嶺嶠。善陟奇險。躡幽。得杰其出沒。使官軍震盪失措。莫之能防。然亦卒以此禽滅。同治二年三月。由雲南犯四川。使其先鋒賴裕新率賊四萬。由寧遠冒險深入。裕新敗死。餘衆窮日夜力兼行。飄忽如風雨。闖入陝西。欲引官軍追之。北上俾南路空虛。達開遂自率大隊渡金沙江。將北窺大渡河。大渡河爲西南巨壑。賊由越嶲冕寧大小兩路而來。必走安慶壩及萬工汛。緣河二百餘里。有渡口十三。處若西繞土司轄境。皆仄徑。可北越松林小河。由上遊瀘定橋及化坪林徑渡。入薄天全雅州。是時駱文忠公總督四川。長沙劉蓉爲布政使。綜理營務。贊畫軍謀。偵知松

林地諸土司受賊賂。將讓路。駱公乃調總兵唐友耕一軍專防安慶壩。至萬工汎。檄知府蔡步鍾率雅州勁勇馳往助之。檄諸軍陸續馳扼雅州榮經及化坪林。以張聲援。檄松林地土千戶王應元率所部土兵駐守松林小河。檄邛部土司續承恩統夷兵截斷越嶲大路。逼賊使入土司境。伺賊入險。即抄其後路。使不得退。先重賂續承恩王應元夷兵土兵。並許獲賊財物悉償之。布置既定。連開率衆可四萬繞越嶲冕虜前進。知越嶲諸要隘嚴兵以待。果由小徑趨王應元所轄之紫打地。其旁兩山壁立。隘口險仄。易進難退。前阻大渡河。左阻松林河。右阻老鴉漩河。連開以土司之納其賂也。夷然信之。長驅入險。是時大渡河北岸尙無官兵。連開使其下造船筏速渡。渡者已萬餘人。會日暮。忽傳令撤還南岸。謂其下曰。我生平行軍。謹慎。今師渡未及半。儻官軍卒至此。危道也。不如俟明日畢渡。還明。遣賊探視。忽見大渡河及松林河水陡高數丈。連開謂山水暴發。一二日可平也。當少俟之。越二日。水勢稍平。忽見官軍已到北岸。用槍礮

被匪人險

隔水擊賊。有死者。達開欲退出險。遣其黨回視隘口。則土司已斷千年古木六  
 大幹。偃於地以塞路。且有夷兵把守。欲索兩旁小徑。則皆千仞絕壁。無可攀躋。  
 賊衆遊弋大渡河松林河南岸。晝夜伺間衝突。皆被官兵土兵擊退。死亡者萬  
 餘人。嶺承恩復由後路鈔入。攻奪馬鞍山賊營。絕其糧道。夷兵或三五爲輩。伏  
 險狙擊。或自山巔隕木石殺賊。官兵亦不時渡河雕剿。達開進退無路。約書於  
 矢。隔河射入王應元營。啗以重利。求讓路。應元不應。復以利誘嶺承恩。承恩攻  
 之益急。達開徇於衆。曰。吾起兵以來十四年矣。跋險阻。濟江湖。如履平地。雖遭  
 時艱難。亦常竟而復奮。轉敗爲功。若有天祐。今不幸受土司汪。陷入絕地。重煩  
 諸君血戰。出險毋徒束手受縛。爲天下笑。則諸君之賜厚矣。因泣。稽顙。衆皆泣。  
 稽顙。剋日加造竹筏。誓於死中求生。四月夏癸巳夜。達開盡斬嚮導二百餘人。  
 祭旗。悉衆分撲大渡河松林河。每數十人乘一筏。人以攜牌蔽身。皆披髮銜刃。  
 挺矛植立。衆筏同時齊奮。爲官兵土兵槍礮所擊。悉隨驚濤飄沒。浮尸如羣鷺。

死守匝月

被擒

真一世英物

確評

蔽流而下。達開在圍中匝月。糗糧既罄。殺馬而食。繼啖桑葉草根。皆盡。官軍與承恩應元四面兜剿。直入紫打地。盡燬賊巢。達開喪其輜重。率餘黨七八千人奔至老鴉灘。復爲夷兵所阻。妻妾五人。携其二子。自沈於河。達開望見官軍。暨投誠。免死大旂。乃攜一子及僞宰輔等三人。與其餘黨呼曰。石達開降。嶺承恩等羈之營中。訊其餘黨之旆倪及脅從者。逾四千人。分塗遣散。其積年老賊二千餘人。唐友耕派營分駐彈壓。五月丙午朔。達開等五人過河。至唐友耕營中。越二日。解送成都。明日。官軍夜以火箭爲號。自合夷兵圍擊。僞官二百餘人。悍賊二千餘人。殲焉。達開到成都對簿。有司訊其前後抗官軍事。甚悉。口如懸河。應答不窮。自稱年三十三。於當世諸將。負盛名者。皆加貶辭。惟謂曾文正公。雖不以善職名。而能識拔賢將。規畫精嚴。無間可尋。大帥如此。寔起事以來。所未覩也。乙卯。礮達開於成都市。是役也。達開不自入絕地。則不得滅。即入絕地。而無夷兵四面扼剿。亦不得滅。然使諸土司中。始無得賄縱賊之人。以達開之善。



於行軍亦決不肯竟入絕地也。知土司之隱情而善用之。則視乎當事者之籌略矣。至賊衆臨渡。而山水忽發。又似天意滅賊云。

按達開初到大渡河邊。北岸實尙無官兵。而駱文忠公奏疏謂唐友耕一軍已駐北岸。似爲將士請獎張本。不得不聲明其防河得力。因稍移數日以遷就之。當時外省軍報大都如此。亦臺吏與將帥不得已之辦法也。達開之衆半渡撤回。係唐友耕親告余弟季懷者。余追憶而書之。其他月日與地名人名。則仍攷駱公奏疏。以免譌舛云。自識

捫蝨談虎客曰。吾嘗論次太平諸將之人物。其所最崇拜者。在前期惟一翼王。在後期惟一忠王。二王真能將兵者。且能將將者。洪氏自壞長城。喪此兩傑。彼其死雖謂皆秀全死之可也。而達開結局若是。無以名之。只得名之曰天命而已。噫嘻。

五 記胡官交驩事

官胡之地位  
及其意見

文忠之盛氣

客言

伯相遼陽文恭公官文總督湖廣時。宮保益陽胡文忠公巡撫湖北。文忠才氣卓犖。以一行省之力。經綸天下事。文恭拱手以聽。遂成大功。海內兩賢之。然二公離合之始末。議者或未之知也。咸豐五六年間。粵賊陷踞武昌漢陽。蔓及旁郡。蹂躪數千里。是時文恭由荊州將軍改總督。凡上游荆宜襄鄖諸郡兵事餽事悉主之。文忠駐軍金口。進規武昌。凡下游武漢黃德諸郡兵事餽事悉主之。二公值湖北全境糜爛之餘。皆竭蹶經營。各顧分地。文忠尤崎嶇險阻。與勅寇相持。獨爲其難。督撫相隔遠。往往以徵兵調餽。互有違言。僚吏意嚮顯分。彼此牴牾。益甚。文恭於鉅細事不甚究心。多假手幕友家丁。諸所措注。文忠尤不謂然。既克武昌。威望日益隆。文恭亦欲倚以爲重。比由荊州移駐武昌。三往拜而文忠謝不見也。或爲文恭說文忠曰。公不欲削平巨寇邪。天下未有督撫不和而能辦大事者。且總督爲人易。良坦中從善如流。公若善與之交。必能左右之。是公不翅兼爲總督也。合督撫之權以辦賊。誰能禦我。文忠遂往見文恭。推誠

交隲之媒介

苦心

苦心

文忠居憂

時文恭之舉動

相結納。謝不敏焉。文公有寵妾。拜胡太夫人。爲義母。兩家往來益密。饋遺無虛日。二公之交亦益固。文忠於是察吏籜餉。選將練兵。孳孳不少勩。文恭畫諾仰成而已。未嘗有異議。每遇收城克敵。及保薦賢才。文忠輒陰主其政。而推文恭首尸。其名朝廷。以文恭督湖廣數年。內靖寇氛。外摺鄰省。成功甚偉。累晉大學士。授爲欽差大臣。寵眷隆洽。文恭心感文忠之力。而文忠亦益得發舒。凡東南各省。置吏將帥之賢否進退。與大同一切布置。每有所見。必進密疏。或與文恭會銜入告。文忠所引嫌不能言者。亦竟勸文恭獨言之。訐謾所定。志行計從。人謂文忠有旋乾轉坤之功。不僅澤在湖北也。既而文忠適太夫人喪。得旨賞假百日。營葬後。即起視師。駐軍皖鄂之交。省中大政。皆歸文恭主持。文恭聽已革總兵樊燮之訴。奏劾湖南巡撫幕賓。今侯相左公。左公爲文忠同學友。文忠嘗薦其才可大用者也。旣被嚴劾。文忠慍不言。貽書曾文正公。密解其獄。且薦左公襄辦江南軍務。文恭有門丁頗爲姦利。奔競無恥者。多緣以求進。文忠所素欲

中間之乖結

閻文介之特  
識

滿漢之界

利用之妙術

參勅者。文恭或薦之。得居要地。府中用財無嘗省。不足則提用軍餼。耗費十餘萬金。文忠積不能平。獨居深念。若重有憂者。當是時。今協揆朝邑。閻公以戶部員外郎總理糧糶。兼運帷幄。往謁文忠。請間言事。文忠屏人以督府事告之曰。方今籌餉如此艱難。而彼用如泥沙。進賢退不肖。大臣之職也。而彼動輒乖謬。今若不舉實糾參。恐誤封疆事。爲朝廷憂。吾子以爲奚若。閻公對曰。公誤矣。夫本朝二百年中。不輕以漢人專司兵柄。今者督撫及統兵大臣。滿漢並用。而焯有聲績者。常在漢人。固由氣運轉移。亦聖明大公無私。剗刮哇吟。不稍歧視之效也。然湖北居天下衝。爲勁兵良將所萃。朝廷豈肯不以親信大臣臨之。夫督撫相劾。無論未必能勝。就使能勝。能保後來者必勝前人耶。而公能復劾之耶。且使繼之者。或勵清操。勤庶務。而不明遠略。未必不顯己自是。彼官至督撫。亦欲自行其志。豈必盡能讓人。若是則掣肘滋甚。詎若今用事者。胸無成見。依人而行。况以使相而握兵符。又隸旗籍。爲朝廷所倚仗。每有大事。可借其言。以得

文忠薨後之  
湖北官界

所請。今彼於軍事饒事之大者。皆惟公言。是聽其失。祇在私費奢豪耳。然誠於天下事。有濟即歲捐十萬金。以供給之。未爲失計。至其位置一二私人。可容者。容之不可容。則以事劾去之。彼意氣素平。必無迕也。此等共事人。正求之不可必得者。公乃欲去之。何耶。胡公擊案大喜曰。吾子真經濟才也。微子言。吾幾誤矣。由是益與文恭交驩。無間言。文恭亦敬服之。終身。迨文忠薨於位。未幾而文恭劾巡撫嚴公澍森去之。威毅伯曾公巡撫湖北。又劾文恭去之。湖北從此多事。其閎整富強之績。亦稍隕矣。後人於是益以文忠之能用文恭爲美談云。

捫蝨談虎客曰。世或傳官文恭嘗爲寵妾。開壽筵。藩司某公不肯往拜。而胡文忠獨折節結之。官妾之母事胡太夫人自此始。而官胡交驩。實全以是爲樞紐云。此事在崇拜文忠者。或諱言之。願其不足以爲文忠盛德之累。昭昭明甚矣。傀儡滿人。使爲我効力。以贊大功之成。斯實中興事業之源。泉而籌餉。用兵。諸方略。直其次耳。嗚呼。民族勢力之消息。豈不在人哉。

六 敘益陽胡文忠公御將

與羅忠節之  
交步

咸豐之世。粵寇傲擾。益陽胡文忠公治湖北七年。威名滿天下。環東南萬里被賊之區。其民喁喁相告。皆曰胡公援我。以余所聞。凡公所以察吏理財養民睦鄰之具。罔不精絕一時。然公所以能指揮羣英而爲天下雄者。其御將之略。尤能超軼古今云。初公以道員募鄉兵擊賊。隸曾文正公部下。追賊至江西。文正密薦公才可大用。俾率師還援湖北。旋拜巡撫之命。公初起。角巨寇。軍弱。連戰不利。潰而復集者數矣。會羅忠節公澤南。以湖北上游地不可不爭。請於曾公。引所部三千人。由江西轉戰而前。連拔數城。薄武昌而壘。朝命聽公節制。羅公故以名儒講學。學者所稱羅山先生者也。曾公初練鄉兵。招之出。楚軍規制。皆所手定。門弟子多崛起爲名將。當是時。羅公以甯紹台道赴援湖北。公一見。執弟子禮。甚恭。雖僚屬語必稱羅山先生。事無鉅細。諮而後行。詢其將軍吏之勇怯材鄙。而擢汰之。羅公亦稍稍分其衆。隸公俾部。勅其士卒。由是盡傳楚軍規

軍制一變

與李忠武明  
毅兄弟之交  
涉

制。變。弱。爲。強。自。此。始。羅。公。力。攻。武。昌。被。重。創。三。日。薨。公。哭。之。慟。以。弟。女。妻。羅。公。長。子。舉。其。裨。將。李。忠。武。公。續。賓。代。領。其。軍。勇。毅。公。續。宜。佐。之。二。李。者。故。羅。公。高。第。弟。子。沈。毅。多。大。畧。公。以。昆。弟。遇。之。而。漸。增。其。餉。俾。益。募。兵。遂。克。武。昌。盡。收。湖。北。諸。郡。邑。悉。銳。攻。九。江。將。沿。江。以。嚙。金。陵。時。李。公。父。母。皆。篤。老。方。事。之。殷。以。不。能。歸。省。爲。憾。公。爲。迎。養。其。父。母。晨。昏。定。省。如。事。父。母。日。發。書。慰。二。李。二。李。皆。感。激。願。盡。死。力。忠。武。既。克。九。江。鼓。行。而。東。師。銳。甚。會。援。賊。大。至。戰。沒。贛。江。三。河。鎮。公。方。奉。太。夫。人。諱。有。旨。百。日。後。起。視。事。公。具。疏。懇。辭。忽。聞。忠。武。死。綏。遂。投。袂。起。以。大。事。屬。勇。毅。公。俾。鳩。潰。散。修。守。備。弔。死。療。傷。期。年。而。後。用。之。且。謂。之。曰。迪。庵。自。任。滅。賊。而。資。志。長。暝。吾。誓。爲。竟。前。功。以。報。死。友。於。地。下。當。與。弟。勉。之。迪。庵。者。忠。武。公。字。也。勇。毅。於。是。日。夜。訓。厲。其。衆。衆。益。奮。南。解。寶。慶。之。圍。北。奠。淮。西。地。大。敗。悍。賊。陳。玉。成。之。衆。於。挂。車。嶺。賊。再。竄。湖。北。再。平。之。勳。望。隆。然。不。數。年。超。擢。安。撫。巡。撫。先是。從。曾。公。起。兵。者。羅。公。李。公。皆。以。陸。師。稱。強。其。專。領。水。師。則。楊。公。岳。

與諸客將之  
交此

與曾文正之  
交此

與鮑超將  
之交此

斌彭公玉麟。功名與羅李相上下。羅李既皆爲公用。而水師諸將亦奉曾公命。先後援鄂。分布江漢間。當是時。兵將駢集。主客抵牾。往往違言。公傾心調和。混其異同。具餉必豐。獎薦愈隆。務揚善表功。以聯諸客將。諸客將皆親附公。與曾公等。曾公久駐江西。不筦吏事。權輕餉絀。良將少。勢益孤。列多陷者。公名位既與曾公並。且握兵餉權。所以事曾公。彌謹饋餽源源不絕。湖北既清。乃遣諸將還江西。受曾公節度。軍勢復大振。曾公素有知人鑒。所識拔多賢俊。公常從問士大夫賢否。聞曾公有一言之獎。輒百方羅致。推轂惟恐不盡力。或昇以軍寄致大用。是時公所擢任於儔人中者。又有忠勇公多隆。阿今一等子提督鮑公超。多公性頗伎。而老於兵事。饒智勇。鮑公後起。以饒果克敵。功尤多。二人不相下。公因激勵而兩用之。謂多公曰。鮑超。蠢悍非兵家。所貴賴吾子庇廕。以有今日。超之功。皆子之功也。幸始終左右。謂鮑公曰。多公言汝勇而無謀。汝能奮功名無蹉跌。則可以間執人口矣。勉之。二郟河之戰。賊來益衆。超將退矣。公遣



騎馳書告曰。寇深矣。如林翼輩。生死無足重輕。君威名蓋世。宜自重。盍少退。超益力鬪。遂大捷。公知多鮑二人。皆好勝。各予卒萬人。當一面。二人爭以戰功相掩。勦伐皆爲天下最。湖北當四戰之衝。爲賊必爭地。備多力分。公乃整樞政。通蜀鹽。改漕章。每月得餉金四十萬兩。養兵五六萬人。驅除群寇。又謂守疆當戰於境外。分兵援江西。援湖南。援安徽。援河南。浙江未嘗不以天下大局爲兢兢。而天下之求將才者。亦不之他省而之湖北。一時以善戰名者。若都興。阿舒保。劉騰。鴻。蕭。翰。慶。皆公麾下之選也。公量能授事。體其隱衷。而匡其不逮。或家在數千里外。輒饋資用。問遺其父母珍裘良藥。使歲月至。公嘗言。天下無不可造之才。惟汨於仕宦。與綠營舊習者。皆屏勿進。其人忠樸。有志節。雖無巨績。揀獎必逾其量。或選奕貪冒。不事事。敗軍政。罰亦不少貸。以是人咸感其遇。而服其公。莫不樂爲之用。昔李勇殺公。嘗告曾公曰。胡公待人多血性。然亦不能無權術。公答之曰。胡公非無權術。而待吾子昆季。則純出至誠。勇殺笑應曰。然雖非

御將之總方略

血性與權術

至誠。吾猶將爲盡力以滅此賊也。是時將帥同心如此。故卒有成功云。

捫蝨談虎客曰。聖賢而豪傑者。曾公也。豪傑而聖賢者。胡公也。李勇毅之評。胡公至矣。然惟有血性者。乃能用其權術。苟無胡公之血性。而學其權術者。殆而已矣。

## 記第一次中俄密約

一 中俄密約之由來 (采橫濱清議報)

張之洞始倡  
聯俄之議

中俄密約者。瓜分中國之先鋒也。而其機實自中東之役啓之。當軍書旁午。風聲鶴唳之時。當局者旁皇無所措。輒欲借他國之力以洩一時之忿。譬之兄弟爭產。而欲倚強盜爲護符。於是聯俄之議。洶洶於朝野。兩江總督張之洞。電奏爭和議曰。若以賂倭者。轉而賂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轉敗爲勝。惟有懇請飭總署及出使大臣。急與俄國商訂密約。如肯助我攻倭。倭盡廢全約。即酌量畫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數城。或北路數城以酬之。許以推廣商務云云。是中俄密約最初發議之人也。當時盈廷諸臣。倚俄之心甚熱。而西后尤爲主持。雖此策未實行。然王之春使俄時。已有所商訂。而俄人亦居爲奇貨。將借此市恩。而求大欲於中國。俄使喀希尼頗露意於當道。以結其懽心。遂有脅日本還

俄使喀希尼

之遠謀

我遼東之事。

三國逼遼東

乙未二月。李鴻章以全權大臣議和於日本。於事前先有所商於各國公使。俄使喀希尼曰。吾俄能以大力反拒日本。保全清國之疆土。清國則當以軍防上及鐵路交通上之利便以爲報酬。李鴻章與喀希尼私相約束。既成于此時矣。既而馬關條約既發布而俄人有聯合德法迫還遼東之事。喀希尼即將舉前者與李鴻章私約者提作正文。以要求於總署。適值和議成後。皇上大怒。李鴻章罷職入閣。閑居於是。俄使暫緩其請。以待時機。

李鴻章與喀希尼之相狼狽

喀希尼知中國實權在於西后。而李鴻章爲帝所嫉。爲后所庇也。乃密賄通內監。以游說西后。且與李鴻章約設法復其權力。而借其力以達俄國之所希望。於是時機適到有丙申春間。俄皇加冕之事。各國皆派頭等公使往賀。中國亦循例派遣。以王之春嘗充唁使。故賀使即便派之。喀希尼乃抗言曰。皇帝加冕。俄國最重之禮也。故參列其間。必一國之名士。聞於列國之人物。乃可王之春

李鴻章之使  
俄

人微言輕。不足當此責。可勝任者獨李中堂耳。於是有改派之事。喀希尼復一面賄通西后。甘誘威迫。謂還遼之義舉。必須報酬。請假李鴻章以全權。議論此事。而李鴻章請訓時。西后召見。至半日之久。一切聯俄密謀。遂以大定。

外交之秘密

李鴻章抵聖彼得堡。遂與俄政府開議。喀希尼所擬草約底稿。及加冕之期已近。往俄舊都莫斯科。遂將議定書畫押。當其開議也。俄人避外國之注目。乃假託籌借國債之名。不與外務大臣開議。而使戶部大臣當其衝。遂於煌煌鉅典。萬寶齊集之時。行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之計。而此關係地球全局絕大之事。遂不數日而取決於樽俎之間矣。時丙申四月也。

密約之成立

其年七月。李鴻章尙游歷歐洲。其議定畫押之草約。達於北京。喀希尼直持之以交涉于總署。全署皆爲之驚愕。皇上觀而大怒曰。是舉祖宗發祥之地。一舉而賣與俄人也。堅持不肯畫押。喀希尼乃復通西后。加甜誘之言。與恐嚇之語。西后乃嚴責皇上。直命交軍機處開議。不經由總理衙門。

至八月間。喀希尼迫逼中朝。其勢益急。故爲束裝就道。馳駒在門之狀。運搬行李車數輛。置於俄使館門前以示意。乃告總署云。若此約不批准。則即日下旗回國。西太后爲所惑。日日教迫皇上。命即畫押。皇上之實權。本在西后之手。安能批其逆鱗哉。于是以西曆九月三十日。揮淚而批准此密約。俄使喀希尼即日携約而歸于俄。密約批准之時。李鴻章尙在英國。及其歸也。謁西后而自入圓明園。坐此受薄譴。非譴此舉也。謂其擅以祖宗陵寢之地。許他人也。及俄人索旅順大連灣之時。皇上召李鴻章責之曰。爾謂俄人同盟密約可恃。今竟何如。李對曰。若以旅順大連昇之。則此後密約仍自可恃云。

二 中俄密約原文 (采上海字林西報譯本)

大清國大皇帝前於中日肇釁之後。因奉大俄羅斯國大皇帝仗義各節。並願將兩國邊疆及通商等事。於兩國互有益者。商定妥協。以固格外和好。是以特派大清國欽命督辦軍務處王大臣爲全權大臣。會同大俄羅斯國大皇帝欽

西伯利鐵路  
之連絡

差大臣出使中國全權大臣一等伯爵賈威譯作喀即喀希尼在北京商定將中國之東三省火車道接連俄國西卑里亞省之火車道以其兩國通商來往迅速沿海邊防堅固並議專條以答代索遼東等處之議。

(一) 近因俄國之西卑里亞火車道竣工在即中國允准俄國將該火車道一由俄國海參崴埠續造至中國吉林輝春城又向西北續造至吉林省城而止。一由俄國境之某城火車站續造至中國黑龍江之愛琿城向西南至齊齊哈爾省城又至吉林伯都訥地方又向東南續造至吉林省城而止。

(二) 凡續造進中國境內黑龍江及吉林各火車道均由俄國自行籌備資本其車道一切章程亦均仿俄國火車條程中國亦不得與聞至其管理之權亦暫行均歸俄國以三十年為期過期後又准由中國籌備資本估價將該火車道並一切火車機器廠房屋等產贖回惟如何贖法容後再行

代中國造東  
方鐵路

妥酌

(三) 中國現有火車道。擬自山海關。續造至奉天盛京城。由盛京接續至吉林。倘中國日後。不便即時造此鐵路者。准由俄國備資。由吉林城代造。以十年爲期。贖回。至鐵路應由何路起造。均照中國已勘定之道。接續至盛京。並牛莊等處地方止。

(四) 中國所擬續造之火車道。自奉天山海關。至牛莊。至蓋平。至金州。至旅順口。以及至大連灣等處地方。均應仿照俄國火車道。以期中俄彼此來往通商之便。

(五) 以上俄國自造之火車道。所經各地方。應得中國文武官員。照常保護。並應優待火車道各站之俄國文武各官。以及一切工匠人等。惟因該火車道所經之地。大半荒僻。猶恐中國官員。不能隨時保護周詳。應准俄國專派馬步各兵數隊。駐紮各站。要以期妥護商務。

派兵保護鐵  
路



(六) 自造成各火車道後。兩國彼此運送之貨。其納稅章程。均准同治元年二月初四日中俄陸路通商條約完納。

(七) 黑龍江及吉林長白山等處地方。所產五金之鑛。向有禁例。不准開挖。自此約定後。准俄國以及本國商民隨時開採。惟須應先行稟報中國地方官。具領護照。并按中國內地鑛務條程方准開挖。

(八) 東三省雖有練軍。惟大半軍營。係仍照古制辦理。倘日後中國欲將各省全行改仿西法。准向俄國借請熟悉營務之武員來中國整頓一切。其章程。則與兩江所請德國武員條程。辦理無異。

(九) 俄國向來在亞細亞洲無周年不凍之海口。一時該洲若有軍務。俄國東海以及太平洋水師。諸多不便。不得隨時駛行。今中國因鑒於此。是以情願將山東省之膠州地方。暫行租與俄國。以十五年為限。其俄國所造之營房棧房機器廠船塢等類。准中國於期滿後。估價備資買入。但如無軍

東方省之開  
礦權

練兵權

膠州租借問  
題

旅順口大連  
灣租借權

務之危俄國不得即時屯兵據要以免他國嫌疑其賃租之款應得如何辦理日後另有附條酌議。

(十) 遼東之旅順口以及大連灣等處地方原係險要之處中國極應速爲整頓各事以及修理各礮臺等諸要務以備不虞既立此約則俄國允准將此二處相爲保護不准他國侵犯中國亦允准將來永不能讓與他國占踞惟日後如俄國忽有軍務中國准將旅順口及大連灣等處地方暫行讓與俄國水陸軍營泊屯於此以期俄軍攻守之便。

(十一) 旅順口大連灣等處地方若俄國無軍務之危則中國自行管理與俄國無涉惟東三省火車道以及開挖五金鑛諸務准於換約後即時便宜施行。俄國文武官員以及商民人等所到之處中國官員理應格外優待保護不得阻滯其游歷各處地方。

(十二) 此約奉兩國御筆批准後各將條約照行除旅順口大連灣及膠州諸款

秘密之範圍

外。全行曉諭各地方官遵照將來換約應在何處再行酌議。自畫押之日起以六個月爲期。

兩國全權大臣議定此約。備漢文俄文法文約本各兩分。畫押蓋印爲憑。三國文字校對無訛。遇有講論以法文爲準。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九月 日在北京畫押

三 李文忠與總署來往密電 (采上海中外日報)

俄人占踞滿洲之局。基於二十二年。我與俄使喀希尼訂立築路租地之約。成於二十六年。東三省守臣之挑釁。人所共知者也。按二十二年之約本埠字林西報館首先覓得刊諸報端。廣學會所撰之中東戰紀本末續篇。從而譯登。說者於故相李文忠頗有怨詞。而歸咎於訂約之王大臣。乃近者有人從京中覓得當時文忠與總理衙門往來之電報。知王大臣與喀希尼未定約之前。文忠與俄國實有在俄訂立密約之事。且其電報中感悅俄國信從

合肥與總署  
罪狀輕重之  
比較

俄國之語不一而足。是則先有文忠之電報。而後有王大臣之訂約。班班可考。推原禍始。豈得徒歸罪於王大臣。意其時文忠新敗於日本。既羞且怒。俄人窺知其意。盡力籠絡。甘言以誘之。厚禮以欺之。文忠乃思與俄人結好。冀以雪前忿而杜後患。而不謂潰禍至今。東三省不必言。幾已盡中國全境而爲所賣也。本館又竊窺近者當局諸公於俄人所爲。雖且懼且怒。而仍不敢竟與決裂。豈果因勢力不相敵之故。無亦中國與俄實有盟約在前。遂爲所挾持。不克自振乎。未可知也。是則文忠誤國之咎。雖百口不能辯。雖百世不能滅者矣。茲將其與總署來往密電及約稿。照原文全列於後。以便留意時事者考覽焉。

喀希尼之恫嚇

二十二年三月二十日。己刻。總署致李中堂電。密。俄使來。（即喀希尼）商接築東三省鐵路。本署允以中國自辦。無須代籌款代荐公司。喀謂果爾則俄必聯倭。其言甚悖。疑非俄廷本意。本署駁論。喀亦無詞。但謂不用俄公司。亦不可

用他國公司。跡近挾制。本署要以中國自辦。擬由黑龍江運料。喀允電外部。茲將現議情形電告。以備隨時見商。內外一氣。

廿一日李中堂寄總署電。密俄戶部徵德來談東三省接路。緣自尼布楚至□□道紆。不若由赤塔過寧古塔之捷速而省費。且可藉紆倭患。中國自辦十年無成。鴻謂代薦公司。實俄代辦。於華權利有碍。各國必效尤。彼謂若不允。自辦又無期。俄擬做至尼布楚。一俟機會。但從此俄不能再助中國矣。此意係徵德主持。其才略爲俄主所倚任。羅拔兩晤。均未提及。合先密報鴻馬。

廿四日酉刻。李中堂又寄總署電。密向例遞書後不再見。今俄皇藉回宮驗收禮物爲名。未正接見。令帶經方傳話。不使他人聞知。先將禮物逐一查問。囑代奏謝。旋出示所藏鑲金托全玉如意。乾隆古稀天子玉璽皆精品。即引至便殿賜坐暢談。謂我國地廣人稀。斷不侵占人尺寸土地。中俄交情。近加親密。東省接路。實爲將來調兵捷速。中國有事。亦便幫助。非僅利俄。華自辦恐力不足。

或令在滬華俄洋行承辦。安立章程。由華節制。定無流弊。各國多有此事。例。勸請酌辦。將來倭英難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等語。較俄德前議和厚。未便壅於上聞。談六刻。歸寓。彼即回行宮。請代奏。鴻有。

廿七日辰刻。李中堂又寄總署電。密。昨羅拔漱赴外部晚飯。與俄德會議。該君臣皆以東省接路爲急。俄謂三年必成。鴻以赤塔至三岔口固多山險。我辦漠河礦。久知漠河至齊齊哈爾省。高山叢莽。人跡不通。必須穿過。亦甚難辦。彼謂多費工而直捷。合算中朝自辦。無欺無期。不如令華俄銀行承辦較速。姑囑安議章程送核。鴻謂此須請旨定奪。至俄皇所稱援助。羅謂尙未奉諭。容廿九請示後再面商。大意以若請派兵。須代辦糧餉。華有事。俄助。俄有事。華助。總要東路接成。乃便。俟約准後。另訂密約。鴻按我自辦接路。實恐無力。又難中止。兩事相因。應否先訂援助。後議公司。請代奏候旨。初四赴莫斯科。更無暇及。鴻池。

攻守同盟之約

四月初一日李中堂又寄總署電。頃羅拔奉俄主命擬具密約稿。面交轉奏。其文云云。惟第四條末二語。係鴻商添。俄無異詞。是否可行。乞速奏請旨示遵。莫斯科禮節繁重。在彼當住十餘日。即赴德東二。

中俄公司之  
成立

初二日辰刻。李中堂又寄總署電。密。俄今願結好於我。約文無甚悖謬。若回絕必至失歡。有碍大局。羅密議時。只微在座。微續示中俄公司合同草底。大意中俄集股。不准收別國商股。無論盈虧。歲貼中國廿五萬元。先交二百萬。俟路成五十年或八十年。中國可自收回。均照各國商路通例。鴻謂事體重大。猝難定議密約。如奉旨准可即畫押。路事須派員在北京妥商。合同甚長。譯出再寄。羅云。喀電擬不復。此議出則喀前議作廢。乞暫勿告喀。請代奏。鴻宋。俄人所草約稿如下

（一）日本國如侵占俄國亞洲東方土地或中國土地朝鮮立即牽碍此約立即照約辦理如有此事兩國約明應將所有水陸各軍屆時所能調遣者盡行派

合肥電總署  
草約原文一

出互相援助。至軍火糧食亦盡力互相接濟。

(二) 中俄兩國既經協力禦敵。非由兩國公商。一國不能獨自與敵議和立約。

(三) 當開戰時。如遇緊要之事。中國所有口岸均准俄國兵船駛入。如有所需地方。官應盡力幫助。

(四) 俄國今爲將來轉運俄兵禦敵。並接濟軍火糧食。以期捷速起見。中國國家允於黑龍江吉林地方（本作邊地）接造鐵路。以達海參威。惟此次接（本作

讓）造鐵路之事。不得藉端侵占中國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國大皇帝應有權利。其事可由中國國家交華俄銀行承辦。至合同條款。由中國駐俄使臣與銀行就近商訂。

(五) 俄國於第一款禦敵時。可用第四款所開之鐵路運兵運糧運軍械。平常無事。俄國亦可不用。（此二句後刪去）但此鐵路運過路之兵糧除轉運暫停外。不得藉他故停留。



(六)此約應由第四款條約扣准舉行之日算起照辦。以十五年爲限。屆期六個月以前兩國再行商辦展限。四月廿日稿寄總署。鴻章時去俄京。碼號嚴戾。

捫茲談虎客曰。十年以來中國既不國矣。而推原禍始。無一不以中俄密約爲之原。自密約中有租借膠州之議。然後德人強佔膠州之事起。自密約中有關於旅順大連灣之權利。然後旅大租借之事起。自有旅順膠州。然後威海衛廣州灣九龍。繼之自密約有開礦築路權利。然後礦路兩項。遂爲十年來外交上獨一之問題。自密約有駐兵保路之事。然後義和之役。俄得藉口以踞滿洲。而釀成今日日俄戰役。要之十年來之事變。懸崖轉石。愈趨愈急。至尋其所自。無不有蛛絲馬跡之可尋。黃河九曲。濫觴崑崙。則合九州鑄一大錯者。惟中俄密約實當之矣。推原此約所以成立。全由馬關和後。蓄怨積憤於日本。遂爲俄國陰謀甘言之所中。謂當局者有意賣國。蓋未免深文要之。吾外交家之頭腦。可見一斑矣。茲役也。結舊史之終。而開新史之始。至新

史之尙爲中國人之史與否非復吾所能言矣以茲爲近世中國秘史之末篇後之覽者其亦有獲麟之痛也夫

近世中國秘史

二四〇

---

近世中國秘史(終)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 1 5 1 ) 近世中国秘史 ( 一 ) · 捫蝨谈虎客编著 · 文海出版社 · 1 0 4 8 4 4 4 5

作者 = B E X P

S S 号 =

加密地址 =

页数 = 2 4 0

下载位置 = <http://book3.5read.com/300-24/diskwt/wt265/13/!00001.pdg>